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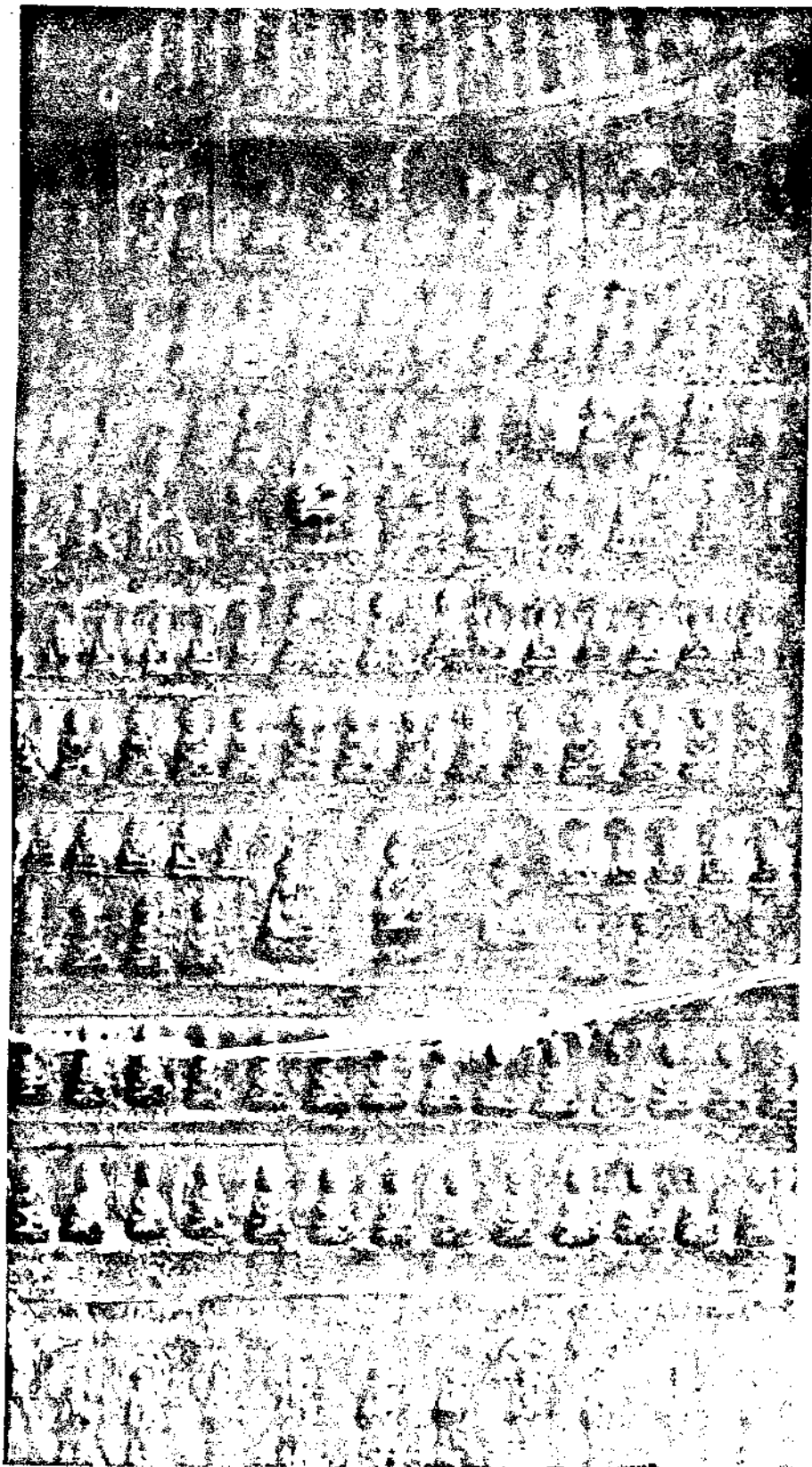
國 藝



期二第 卷三第

行發會協藝文國

中國古代壁畫



廖南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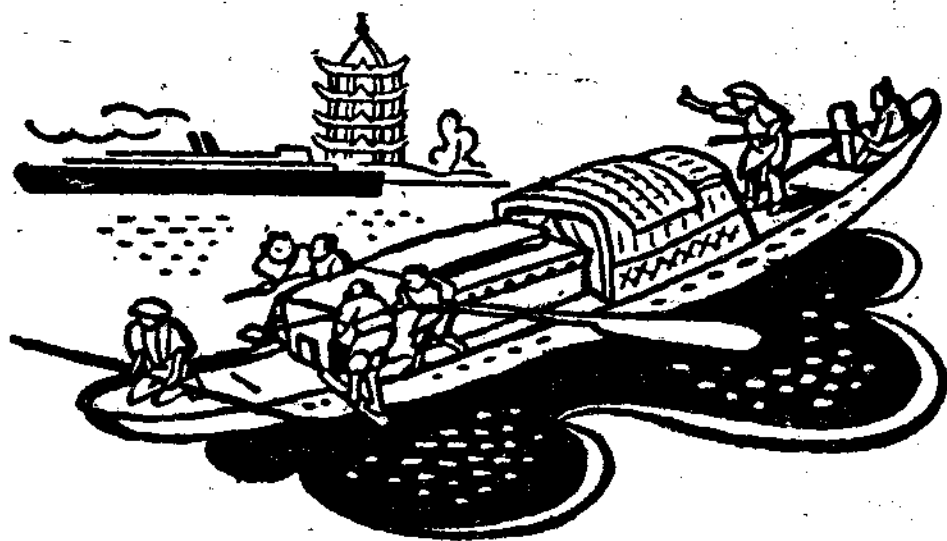
何顛齋贈影

期二第 卷三第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藝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國藝月刊第三卷第二期目錄

插圖

文藝的巨浪(封面) 中國古代壁畫 江南(扉頁) 西域織錦佛像 吳
 展書遺墨(二幅) 吳志抱遺墨 石經殘石(二幅) 鄭蘇戡畫雙松圖 蘇
 曼殊遺畫 江院長書聯 胡位斌篆書 蔡遐長鄒夢禪書畫 段拭畫初
 印樓圖 章萊君畫梅 談月色刻印 金陵古碑拓片(六幅) 紅襟夢(曹
 莫遺畫) 滇中畫版(二幅) 人色間(雨樓子撰文 馬午插圖)

特載

為哀隨園生日掃墓徵詩啓

陳歡湖等

隨園生日公祭文

林徽楨 譚斐

劉韻松

重修鷓鴣寺記

褚民誼

贈日本易學者小玉吞象先生序

周善培

鵝齋讀言序

汪會武

湘潭袁先生文評手蹟跋

崔龍

遺稿

東池三集

明未刊稿本

雙槐讀書齋藏

詩緒輯雅

朱維魚

地學簡明

汪志伊

新術詞補編

張景祁著

十園藏

珠算起源考

廷尊

陶靖節的作品及其生卒考

平子

石經殘石

堅甫

倉音

馬林

王韜年譜

紅樹

陳可園先生年譜

張江裁

褚氏家訓彙疏考

褚民誼彙疏

高齊賢考證

清代藏書家志

蟬翁

戰後之法蘭西文學界

島木正三著

楊叔美譯

清代詩經書目提要敘目

金受申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翠微居士

著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翠微居士

一 二 五 五 六 七 八 一〇 一二 一四 一五 一七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五 二七 三〇 三二 三三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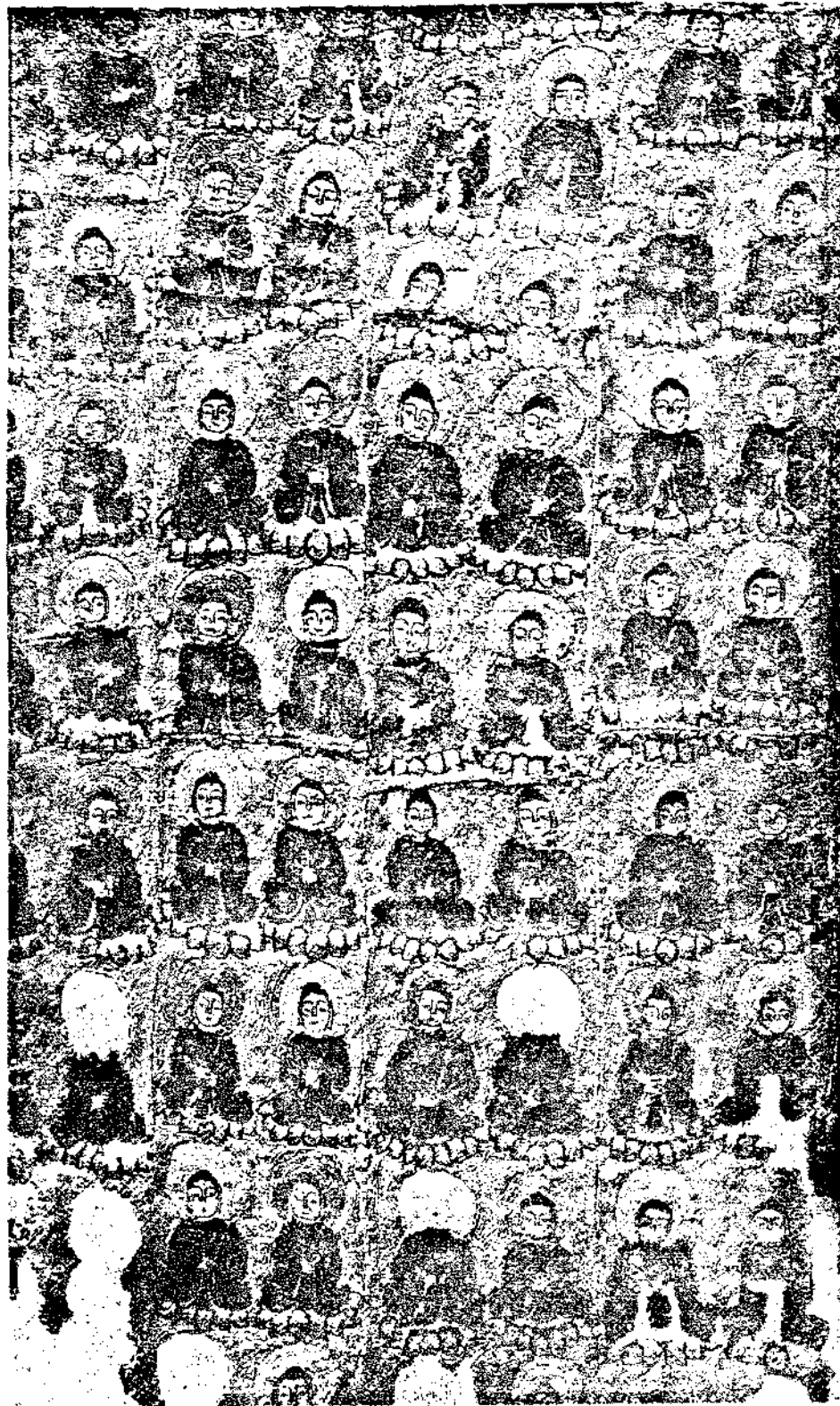




詩	詞	乘筆	創作	譯著	戲劇	遊記	藝術
采風新錄……………贈麓 釋戡等 三五	單雲閣詩……………寥士 四一	硯銘續錄……………眉白 五六	殘年……………耶路 五九	蘇曼殊和我……………村上知行作 鳳介譯 六九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二渠 七六	紫金山……………凡人 七七	書畫同源論之不可據釋誤之檢討……………無染 七九
張蕊馨女士傳題詞……………張國華 張國珍等 四三	悼寒翁專輯……………陳寥士 姜可生等 四七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拜袁堂主人 五七	萍踪記語……………袁笑芙 六一	科學因緣……………柳若譯 七二			
試闡唱和集……………江古懷 王謝家 四六	單雲閣詩話……………單雲 五二	讀姚纂札記……………小雲 五八	銀幕簡……………吳偉 六二				
詞……………鶴齋 天樓 四六			求全……………楊火魂 六三				
			初階的片段……………焚軍 六四				
			蠻子營的故事……………淳 六七				



西域織錦佛像



日本藏本馬午贈影

辛巳三月二日為袁隨園先生生日發起掃墓徵詩啓

夫楚宮泯滅。祇餘宋玉之居。漳水荒寒。獨拜陳琳之墓。伊洛闕九朝興廢。景雲間者。猶說兄解西而弟解東。孟津會八百諸侯。過殷墟者。亦識箕子釋而商容式。固不獨柳下之壟。禁令森嚴。鄭公之鄉。黃巾引退。令後人歎歎而憑弔也。有清袁隨園先生者。運際昇平。嵩生浙水。弱冠列清華之選。耄年稱山澤之癯。江淮四域。絃歌莞爾。東南數省。雲履脩然。成名則日出扶桑。避世則竿拂珊瑚。詩律則摩圍蘇李。文心則方軌齊梁。友聲則粉米張施。尺牘則江湖膾炙。徐李穆玉臺之序。可謂別修選樓。忽思慧飲膳之編。方諸長倚丹枕。龍威插架。讀人間未見之書。虎踞結鄰。分吳岸遊仙之地。過江文酒。邱壑既專。絕代風騷。聲聞最廣。日落而軍門未掩。燈前尚有詩人。春遊則鐵限為穿。園外欣逢士女。四時花藥烏巾岸。迎颺影與鷗波。五色玻璃白晝寒。照廊深而閣迥。概其生平。在唐其為杜牧之。捲起珠簾。但不吟揚州之夢。論其才調。前身應是梁江總。依稀狎客。却未填璧月之詞。郭四朝兩鬢滄桑。沉沉漏刻。張三影半生花月。落落疎襟。或謂公江管生花。離魂雲日。野堂寫景。潤色山川。顧不以漢魏文字。駭孫策帳下之兒。詭商周鼎彝。摹史籍鸞翔之篆。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述作等身高。詰屈不宗盤詰。嚶鳴資神聽。和平源本葩經。用能抗手吟壇。坐人於光風霽月。使其鄙吝不生。其胸次有如是者。若夫挂宏景之冠。急流太早。歸元亮之井。入林不深。綠鬢江籬。豈阿壁問天之世。白衣山館。甯稱兵藩鎮之時。已許國而致身。胡易祿而難畜。斯則行藏之義。或非俗吏所知。夷惠之風。庶幾望古遙集。微惜男女飲食。召致青蠅。賓客園林。飛來貝錦。有如詩傳湖海。字挾風霜。詞控上元。公開戲謔。搖筆徒增威德之累。多口何有日月之傷。等而下之。則少陵詩邊。汝曹致慨。昌黎筆底。羣兒興嗟。舉不足與較矣。公惟識高於頂。才大如江。皮裏陽秋。白分明於兩眼。鄧中雪唱。青繚繞於數峯。雖於尹氏庭階。周旋備至。而於世推山斗。鑒賞略殊。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當時名流百輩。能作此話否耶。假令命宮磨蝎。怨府烏臺。則江南文字之獄。或不免於掃葉樓東。未可知也。差幸江水多情。萋菲罷詠。漢文有道。讒口不張。水郭山村。少微合景星共曜。樓臺煙雨。羽書與鐵鎖俱銷。馴致克享大年。逃犧牲於郊廟。優遊通數。老鱸膾於江東。果何修而至此。恨仰止其來遲。慨自故國山圍。寒砧搗練。春燈燕子。頃刻優曇。江表人靈。與王氣俱盡。蓋已久矣。聞父老閒談遺事。淒然六代沙蟲。數令僕不識姓名。何限重泉蠅蠹。賸茲隨園一片土。州民指點至今。小倉三

尺墳。路人低徊而去。萋萋宿草。沐夜雨而滋生。歲歲野花。問東風其妬否。惟予小子。秋柏榮眸。念彼周京。衰蘭送客。明漆燈於玄壤。劫罽歸然靈光。泣風雨於空山。煮蒿疑有神降。時惟三月。序屬暮春。考哲人之初度。滴上巳之前日。乃邀吟侶。式潔污樽。蕪瓣香以申虔。蒼茫涕泗。掬寒泉而致奠。歷落煙霏。敢謂發潛幽。功歸後進。聊附知人論世。志切景行。詞客有靈。應知五百里瀛池。至秣陵道途甚遠。霸才無主。竊慕二百年風雅。微錢塘墳地安歸。

無錫王蘊章西神 閩縣陳世鏞伯治 南海談 溶月色 閩縣黃孝綽公孟 惠民高鳳介凡人 閩縣黃 燧劫之
宣威陳獻湖鄰袁 無錫蔡 允遐長 昆明楊鴻烈憲武 新會朱庸齋庸齋 金山黃端履芳墅 龍城段 拭無染
閩縣林獻楨霜杰 銅山陳文釗少康 昆明萬孟婉孟婉 杭縣高齋賢見思 懷甯 斐子裁 武進崔 龍雲潛
吳縣張國珍芾亭 嘉定何 嘉顛齋 紹縣金國書寶楚 東莞張江裁次溪 銅山張祖訓式之 鎮海陳道量寥士

隨園生日公祭文

侯官林獻楨霜杰

修福而清。修慧而靈。千秋文獻。一代耆英。人具瓣香。與八代既衰之慨。世方塗炭。抱九原欲起之思。此獻楨等所以於 隨園先生二百五十七年生日。肅具清酌庶羞。冀雲馬風車之來格者也。伏惟先生。以菩薩行。現宰官身。洪範五福。南極一星。所特厚於天者六。而自豐於人者四。綜其始末。可得言焉。文章之士。忠孝為先。三釜未必及親。一行或難作吏。徒懷干祿。毛檄何歎。無補匡時。溫裾遠絕。先生則門庭老友。張仲前聞。刑郡循良。吳公稱最。歸田雖薄。夫宦情。治獄固緣於經術。而五花甘露。一見隨園答台觀。警書。無驚召伯之棠。寸草春暉。獲舞老萊之綵花。懸遂為息壤。板輿能買青山。斯則天相吉人。乃成醇行。此其一也。夫學擅書淫。或欠西江法乳。人稱意聖。每無三峽辭源。三絕難兼。九能莫備。先生則汪洋千頃。蘇海能播其韓潮。錦繡萬花。樂旨且逾於潘筆。飛卿既擅夫八叉。永叔復工於三上。彫鑿造化。非懶祭所能為。鉤門角心。輒驪珠之在握。外則萬事能咨。五官並用。斯誠天授。是曰異才。又其一也。昔浣花堂上。不忘行在西征。老學庵中。長念王師北定。

生即兵塵瀕洞。晚猶詞賦江關。先生則棄筆承平。正禁網宏開之日。中原壇坫。際人文極盛之時。文昌新入光輝。物望主持風雅。虛聲純盜。猶看上鶚清秋。盛典躬逢。奚啻縱魚巨壑。文物燦姚。國家閒暇。天開景運。人值清時。又其一也。向來寒士。未易登龍。自昔人豪。每多磨蝎。子昂憤於推琴。居易見嘲於挾刺。先生則賦傳石鼓。早貢金門。詩誤玉珂。猶膺赤緊。戚里有告存之什。玉堂傳歸娶之圖。官愛江南。遂獲是鄉終老。風清林下。獨多負郭之田。軍府則雲龍契結。公卿則羔雁爭施。六鑿天游。一生隆遇。又其一也。抑修短不齊。春華易謝。孤寒無命。玉樹多摧。長沙與賦鵬之悲。采石感騎鯨之逝。先生則桂薑愈老。常如碩果之存。松柏偕寒。且有生稊之喜。居處警行僊陸地。遨遊如天際真人。勝日尋芳。羣訝凍梨之面。餘霞散綺。時生老樹之花。世承千叟恩榮。人道是翁矍鑠。天錫純嘏。是謂遐壽。又其一也。至如姓名難記。滋愧何劉。湮沒不彰。遑爭盧駱。窺豹徒見其一斑。繡虎難量夫八斗。先生則江東獨步。更無名輩在前。北斗之南。可數一人而已。蜚聲逾黃葉桐花。抗手視南施北宋。紅妝弟子。湖樓爭拜南豐。碧眼胡兒。

海外亦知白傅。驥尾猶彰。豹皮無愧。式憑天福。久享大名。又其一也。所鼎來者。得天既豐若彼。而自致者。去人之遠尤多。食色之好。性所共也。世之擁黨家羔酒者。恨無桃媚天廚。饜宋嫂魚羹者。復羨巢民水繪。堂餐房老。未必俱佳。熊掌蛾眉。豈能兼愛。先生則食單紙貴。海山之異味備嘗。翠被香溫。蠶素之下陳早列。禪參玉版。底須人乳蒸豚。醉索紅裙。未用鶴羹療妬。矧萬羊食料。不貶崖州。駱馬楊枝。尚存履道。爲口則詩吟石首。風懷且錄及明僮。自樂其生。可歎者一。園林之奉。情所寄也。古之綠野平泉。率費十家之產。辟疆金谷。易成再過之墟。是以聞笛山陽。不盡向哲之感。爭墩白下。徒留王謝之名。先生則平地樓臺。洛下無庸作記。羅胸邱壑。輞川不待披圖。秉燭言游。白也尋歡桃李。接蘿倒載。山公拍手兒童。矧濠濮忘機。會却翠華行幸。山林養望。猶思廣廈庇寒。安巢殊開府七遷。掃葉勝遺民半畝。自專一壑。可嘉者二。交游之廣。義所由也。夫隴西士類。不識荊州。杜陵兵間。獨依嚴武。是以義皇有道。冷官慚臺省諸君。憔悴斯人。逐客謝京華冠蓋。先生則仲宣年少。已驚倒屣於中郎。玄德傑人。獨喜受書於北海。太邱廣道。來吳會之衣冠。平仲善交。出越囚於縲綬。况詠歌康樂。一門不乏惠連。耆舊襄陽。四海咸知鑿齒。往來多問字之車。投止有望門之客。自宏氣類。可仰者三。著述之傳。道所載也。夫人刊一集。原多取寵于時。享帚享千金。轉自易糊窗覆瓿。是以一鱗半爪。未足名家。學步效顰。終多小國。先生則神鯨掣海。匪徒翡翠棲者。香象渡河。奚恤蚍蜉撼樹。率爾操觚。元白爲之壓倒。橫空盤硬。藉湜因而走僵。况貪多愛好。咸本性真。語怪述游。亦饒風趣。豈等小文敬禮。遠須後世子雲。自有千秋。可師者四。緣是四端。駭

前六事。天人交泰。仙佛何加。(先生詩云不成仙佛都緣懶) 盱衡百代。誠文范之天驕。零落一邱。歎先朝之人瑞。今者世多胡服。異時恐溺儒冠。人尚蠻書。無地可揮神筆。詩亡迹熄。尚希詞客有靈。人往風微。誰惜霸才無主。積悽愴羣蒿之氣。庶幾仰繼蘇齋。爲纏綿悱惻之文。其或見知樂社。神其格思。伏惟尚饗。

祭袁隨園先生文

懷賓謀斐 子裁

維民國三十年夏曆三月初二日。爲隨園老人降生之辰。旅京人士。等以清酒庶羞致祭於老人之墓。命斐爲文以祝之。斐何人。敢乎。然回憶已卯歲。市長高公冠吾。從在京寓公之請。捐廉倡修先生之塋塚。亦命斐記其梗概。勒文於石。是斐於老人或有所冥契。又惡敢以不文而拂諸公之雅意哉。乃爲之辭曰。嘗聞世之譏富貴者。曰某也市儈。某也卑鄙。又聞評人物者。曰某也沽名。某也好事。搜剔剔穢。以快其肌。充其所論。一若宇宙間無一人一事一物一當其可者。然而反證其人之身之所行。見鉤金而爭狎信矣。普一階而喜沾沾矣。末光初傳。轉以爲名垂不朽。微勞稍効。便以爲功高一世。蓋其氣有所偏。意有所私。故責人也刻覈。學無真知。言隨境變。故行之也無恥。固不若老人率情自得之爲愈也。老人生逢盛世。名動朝野。非仙非佛。非儒非吏。率其秉賦之真。發爲詩文之戲。譬諸瓊花不可以登廊廟。不可以入山林。不可以實園圃。葳蕤道觀。千古一芽。賢者愛之。不肖者亦愛之。老者愛之。少女者亦愛之。見之者愛之。聞之者亦莫不愛之。愛於人者不自知其研蠟。愛之者亦非阿其所好。第覺其可愛而愛之而已。顧當時後世毀老人者不一而足。殆於市井之夫。深情厚貌。矯飾欺世。不能自樹其名。而又欲博名以自重。遂展轉尋思一尊者而侮辱之。於是

鄉里交相目逆以誇曰。是固面折某某也者。而彼僉之計售。意得而名彰。烏乎。何其陋歟。故至於今毀者自毀。而愛先死者不為之稍衰。此同人等所以有祭墓之舉。或有以為世變日亟。吾人祖宗墳墓且不可得而祭掃。奚暇有此逸致而掃先人之墓。為斯言者。毋亦具孝子之心乎。然吾見其承平之日。達官貴人。羈臣游客。往往足不一履其祖宗之陰宅。甚且停父柩於敗刹。露母櫬於荒郊。其有遣一介之使。麥飯墳頭。紙灰壘上。固不可多得而見矣。而况諸公正以旅邸離憂。借墓祭老人一寄其隱痛耶。故吾且為先生歌。歌曰。登彼倉山兮。孰辨夫昔為詩壇歌榭之蹤。陟彼西岡兮。幸馬鬣之新封。清醪一滴兮。敬祝老人無疆之壽於幽宮。某等東西南北之人兮。望河山唏噓其春風。尚饗。

祭袁簡齋先生文

黃崗劉韻松

雪蕉

維重光大荒落終癸之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簡齋先生之靈曰。嗚呼。播溫馨之雅道兮。鍾奇氣於曼蒼。為士林所仰慕兮。溯公望其彌彰。當陸機入洛之歲兮。繡鄧禹之裳。預鴻詞之大典兮。寫鸞掖之文章。御殿歸來兮。燭耀金蓮之色。僊班睡穩兮。袍分蜀纈之香。彈宓子之琴兮。霜

清從岸。繫祖生之楫兮。波靜龍堂。聲名振乎朝市兮。韻事傳於閨房。錦織璇璣兮。巧諧蘇蕙香。添紅袖兮。寵擅聰娘。為政風流兮。澤及東山之綠竹。其人蘊藉兮。陰濃南國之甘棠。不惑之年甫屆兮。遂初之願斯償。棄軒冕若敝屣兮。貯詩句於錦囊。樂隨園之泉石兮。奏梓澤之笙簧。堂開大雅兮。集玉臺之吟咏。山號小倉兮。引金谷之壺觴。緬閨閣之才人兮。都承青眼。羨門牆之弟子兮。半屬紅粧。祝八秩之上壽兮。拂雲璈而鏗鏘。喜二難以俱備兮。舞霓裳而飄揚。感百年其有盡兮。歎三春之不长。日冉冉兮照翠柏。風蕭蕭兮吹白楊。草萋萋兮生荒塚。花寂寂兮開野塘。昔夢雞兮恫恍。今化鶴兮翱翔。松以高而挺秀兮。蘭處幽而葆芳。雖光陰隨流水俱逝兮。幸事業共名山永藏。問先生之音徽兮。誰堪嗣響。惟鄰叟之風雅兮。可以頡頏。緊孔璋之才調兮。憐杜牧之清狂。夢湘江兮如訴輞川之水。望明月兮儼登華子之岡。東園低吟兮奚殊何遜。北窗高臥兮足傲羲皇。既同工以異曲兮。豈背道而殊方。陟鐘阜兮憑弔。歌楚些兮淒涼。插揚柳兮清明又到。泣梨花兮寒食難忘。招雅士兮荐麥飯。借俊侶兮奠椒漿。情無極兮載追載悼。魂有知兮來格來嘗。尚饗。

收到應徵詩卷

- | | | | | | | | | | |
|-----|-----|-----|-----|-----|-----|-----|-----|-----|-----|
| 黃芳暨 | 林霜杰 | 卞耀青 | 徐芷湘 | 陳雅文 | 郁榮甲 | 趙子春 | 薛曼若 | 薛葆煌 | 蔡鼎成 |
| 楊伯平 | 陳歎湖 | 高家傑 | 吳鏡芙 | 王西神 | 譙子裁 | 張國珍 | 黃子逸 | 張國華 | 張伊珍 |
| 徐浣華 | 潘叔璣 | 許者秋 | 俞衡公 | 陳志仁 | 章萊君 | 朱蔭博 | 沈任戡 | 王一軒 | 陳翠士 |
| 江誠卿 | 劉不二 | 張壽衡 | 江卻疔 | 繆溥農 | 王本德 | 葉景秋 | 姜可生 | 廉建中 | |
| 蔡嘉樹 | 葉理焯 | 卓運隆 | 陳尊瓠 | 賈小齋 | 萬裕昆 | 關廣麟 | 夏仁虎 | 廖旭人 | |
| 黃峯秘 | 蔭君睦 | 盧啓賢 | 邵南孫 | 李景綱 | 陳文釗 | 談月色 | 紹平 | 顏也愚 | |



重修雞鳴寺記

褚民誼

金陵扼大江之衝。上承武漢。下接蘇申。經濟交通。並稱便利。吾黨總理中山先生。因定以為首都。予於民國十六年到京。見城郭依然。棟宇凋敝。詢之士著。始知洪楊以後。恢復未完。所幸政府建築各機關。經始務宏。取成貴速。雕甍畫楹。迅遍都中。一時稱盛。詎意中日事起。喋血京門。烽火之餘。未完重毀。治夫和平旣樹。日月重光。國府還都。予董其事。重蒞茲土。何勝憮然。於是督工選料。從事復興。月未更圓。所廢多理。亂離而皆。睹此輝皇。彌復為慰。第政府休美。河與民居。矧夫白下風流。原歸古蹟。黃初人物。望重江東。不有存古之圖。疇為作新之始。爰乘休沐。來訪雉。至則古寺頽零。佛光慘寂。老僧低首。顧我悽然。因念同泰為梁武捨身之寺。景陽為後主見辱之井。倘若聽其衰落。殊非存古所宜。因召修葺政府諸廠商而告之曰。禮佛焚香。無非向善。守先待後。是謂承庥。苟於人世有功。即亦自求多福。况雞鳴古刹。風雨千秋。振而存之。功德彌益。諸商聞義。欣然赴之。截木裁甍。塗朱飾壁。會幾何時。山容帶笑。廟貌全新。所有工料。概由公記永記根記徐發記大東仁昌徐威泰華新華章等九廠分擔。純盡義務。功成之日。住持守慧。勒碑刻石。歸德於予。因特詳其始末。非祇不敢掠美。亦所以昭示未來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紀念日。

贈日本易學者小玉吞象先生序

周善培

自漢以至有清嘉道之間。二千年學者治它經。莫不 庫者。視它經為黷多。蓋易為六藝之原。舍易而治它經。並治周易。專周易者。於它經或略焉。故易之著錄於四。其於見易象而歎周禮在魯之說。將不知其所謂。而易

之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一味焉。乃自放於天地萬物之外。是古之學者之所懼也。嘉道以後。講學浸衰。易則深且幾。又無師爲之說。於是經學微而易乃幾於絕。余不自度。盲而極研之者既二十年。求深且幾者不可得。求師友之啓發不可得。離羣索居。方萬寂。而日本易學者小玉先生。乃過余專爲易之談。且欲充其用以濟民之行。使危者平而易者可以勿傾。空谷聞足音。慶慰已過余望。先生之志。則凡易學者所當志。余雖老廢。敢不勉。雖然。易之將絕。咎爲今之學者之懦。而古之學者過爲崇高幽渺之說。將以尊易適以斬後進嚮往之機。今將充其用以溥及於人人。必使人人知易之簡易。將

鵜盒讜言自序

有爲也。將有行也。必有一卦一爻。適如其境。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且如響。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理也寓於象。數也寓於理。觀象而盡其意。斯盡其理。斯必其數。言乎數。若至崇高幽渺。而實顯示於六畫之中。舍六畫而泥漢宋諸儒易外別傳。近乎術之數。徒使學者因疑而怖。導其入而閉之門。易道猶可弘耶。日本易學者相望。先生幸介鄙旨達之諸賢。苟不以爲淺薄。余卽老廢。尙當自奮。益極且研而時以淺薄所得請益於諸賢。同以充易之用爲的。民之行或有濟。世之危者或平。易者或無至於傾也。庚辰十二月。周善培。

汪曾武

夫積人成鄉。積鄉成國。鄉者國之所繫也。周禮設鄉閭之官。論語詳鄉黨之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之。古人於鄉。顧不重哉。吾鄉原名惠安。自元迄清。升爲直隸州。領縣四。鎮洋同城。吾家注籍。自咸豐庚申。粵匪蹂躪。凡先代創辦之育嬰積穀一切兩邑之卷。蕩焉無存。同治甲子。寇平。姻丈錢敏肅公次第清查。垂三十年。有司視公田爲家產。紳董以公款入私囊。鄉人憂之。乃請大吏遊人清理。會端忠敏公來撫吾吳。以不才先澤所存。諄屬承乏。往來尺牘。遂積成編。其先後之有關鄉里者。有若救拯荒歉之詞。學校興革之議。

甲子兵災之贖。庚申減賦之文。他如上樞府之條陳。抗強鄰之和議。概以列入。名曰鵜盒讜言。而在官所擬之奏議附之。賈長沙之救國。祇託空言。范文正之愛鄉。頓成虛願。嗟乎。士君子不得志於時。未獲抒其抱負。庚癸之呼無補。饑溺之志未償。徒存先憂後樂之心。不免舍己芸人之誚。其遇固窮。其心良苦矣。比者澆風競尙。侈口高談。欲築模範之村。自詡鼎新之國。問其策略。只解稻粱。鄉且不知。遑論乎國。重提舊事。哀鳴如中澤鴻嗷。回溯前塵。浮生等南柯蟻夢。戊辰仲冬。鵜盒自識。

湘潭袁先生文評手蹟跋

崔龍

右先師湘潭袁先生。評龍所爲文手蹟。凡四首。曰
 適程氏姑事略。曰故臺灣總統唐公楹帖跋。曰秋齋讀書
 圖記。曰王母六十壽詩序。今藏於家。蓋文至於今。鄙
 倍極矣。後生小子。撫一二浮言。以爲文貴淺近。飾其
 性行之驚。放誕厥辭。幾無繩墨規矩之可存。而此風所
 扇。及於習俗。於是奇哀恣睢。爲之而不敗悔者。故
 當此之時。自廟堂至於草野。自士夫至於編氓。相率安
 之。曾不稍怪。甚或以荒唐爲自熹。以侈靡爲自適。以
 怪誕爲自高。悉出於鄙倍之塗。未嘗或一顧惜。獨義甯
 陳先生。篤守先正之規。誦法桐城諸老宿。方以闕深雋
 美之文。教化士類。有以承先而啓後。譽之而泊然。毀
 之而確然。是非得失。一歸於心之所安。而不自計也。
 其所引進之士。以文表見者。皆一時之選。而先師尤爲
 特出。師雖生長華隴。顧感於位而不溺於勢。裕於賄而
 不志乎利。固篤於行而文自工也。旣樂陳先生之教。又
 不曲從苟止。故能畢聞舊說。以道自任。於是勇於爲文
 之業。或表顯幽微。或敷說忠謹。或指陳古今得失。而
 示以進退。故所言動關天下之要。必本聖人錫類垂教。

化民成俗之意。人或嫉之者。縱蒙笑罵譏侮而所言不
 改。不以苟同而易其志也。始師官京曹。在農工商部丞
 參上行走。貝子某。方管部。或有諷以幣易缺者。師峻
 拒之。故文之不朽。有由來矣。龍受業於戊寅歲。時避
 地上海。雖時日極淺。而知遇獨深。每侍坐。必訓龍以
 爲文之道。師之言。其大者。以爲文之美。必無作於行
 。行修而文立。有磊落洞達之行。斯有光明俊偉之文。
 或爲堅卓。爲隱僻。亦一一如其人。苟有以貌飾之。知
 道者。如見其肺肝然。又曰。爲文之要。先求其理之安
 。而合乎誼。然後達其辭而不矯。發其蘊而不拘。宜黜
 浮采。修真樸。出諸心之所欲言。而上契於至道。往往
 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師之逝將及歲矣。出師手蹟。
 見其殷勤之意。裁成如此。每爲盡焉出涕。有此身不可
 再得之嘆。今存此數首。豈獨志一己之感遇。所以使後
 世知先師之微尚孤抱。與夫文章世變之推移也。師諱思
 亮。卒於己卯歲十二月初十日。傳世有詩古文辭若干卷
 。其世次歷官行事。有新城陳公祖壬。爲之家傳云。

遺稿

東池三集

明未刊稿本

雙槐讀書齋藏

東池三集小敘

蘭亭脩禊。千古美談。彼時晉室雖微。猶得偏安江左。以鍾詠娛情。亦人世所恆有。而癸丑以後。迄不再見。豈非良辰易邁。勝友難逢。天不靳以富貴陷庸愚。至於烟霞泉石之樂。雖賢達亦不輕予之乎。東池初集。在庚子春仲暮。今且一而再。再而三矣。當此多事。而吾黨數人。獨得以嘯傲咏歌為日用常行之事。雖欲自遜于古人而不得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為何如。西谿吳楚題。

東池三集詩

張雋 十四鹽 時以足病不赴

雨坐空樓罷捲簾。故人雖社寄新占。

自攜頌橘偏多淚。三日前友人奉石墩。

詩想到尊羹未下鹽。稊帖更傳鴛詠樂。

鶴魂虛覺歲時添。春風慘淡都無主。猶

及君家芍藥檐。

沈訥 字靜生 三江

扶疎草木繞幽窗。又泛東池碧玉缸。

竹繫清虛書个个。鳥隨鐵硯語雙雙。

蒼蒿異散香千稔。嶽瀆同臨雪一腔。世

路只今通白髮。冷晚野馬驟空江。

陳忱 二蕭

高陽舊侶不須招。柳色春深暗野橋。

湯謂草萊多逸興。祇憐風雅久蕭條。

山中人往呼裴迪。渡口風迴載鄭樵。遺

老自知耽酒癖。斜陽遮莫話前朝。

姚徵 字玄升一字石經 十二侵

地僻東皋憩隱林。藕塘初暖貯層陰。

風披細柳青山夢。雨濕春禽碧艸心。

鶯鶴不須投世好。攜鳩却病理微音。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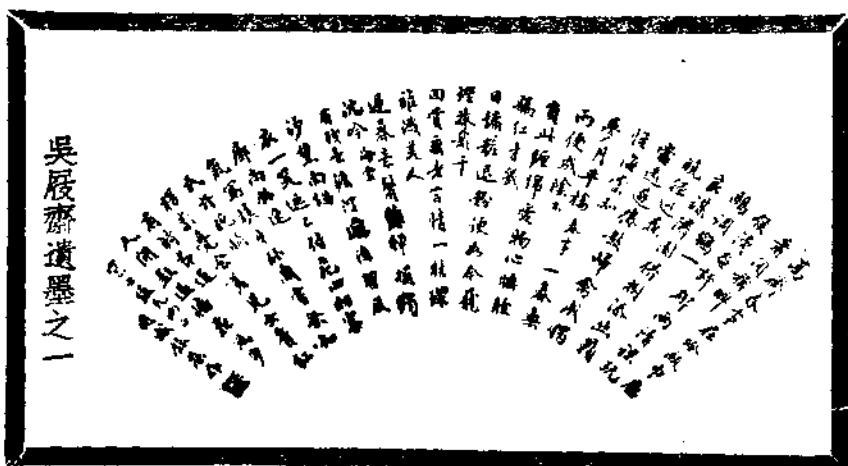
疎竹樹全雲放。賦就伊人慰靜琴。

吳楚 九青

時以兒病不值及青韻遙分而兒已遊泉下矣深愧向隅有傷雅集云

銀燭鑿天風霧腥。又看蘭茁委空庭。

窮途直下楊朱淚。求死頻占處士星。



分得韻牌同玉律。遙知觴詠續蘭亭。羣賢醉後憑蘭否。遠岫何如隔歲青。

原不尚浮名。

水疎鐘催欲別。沾衣夕露夢新秋。

庾明允 字人舉 十三覃

沈旭 十二文

龔鼎銓 字張仲 一先

陰陰柳色俯晴潭。竟日淹留事亦堪。山影借來開北牖。鐘聲聽罷到東菴。高踪幸識林君復。彌志還師鄭所南。勝概古今期不負。且攜斗酒醉雙柑。

許峙 十三元

湯有亮 六魚

紀鎬 十五刪 時日疾不值

雨潤春醴綠滿邨。譚心時復款衡門。

湯疎艸徑自攜鋤。取次旋迎竹外車。

新詩吟罷又重刪。春霽春陰日掩關。遁世欲尋千日醉。看花能復幾回閒。祇憐雲霧空高枕。未許風流到小山。猶憶東池佳勝處。斜陽七十二峯間。

青鞵到處多幽興。白髮相逢感舊恩。高隱傳悲南宋蹟。奚囊句媿晚唐言。洛城花事驚誰譜。鸚鵡歸來細與論。

酒滿鄴筒來野店。錢留黔女送河魚。花雖經雨香猶在。身幸居貧興未疎。每過輒吟金石句。殷殷餘韻繞吾廬。

黃翰 四豪

釋清暉 十一尤

釋顯桂 字香谷 遙同西廡隲字

東橋有信報江皋。還泛看花舊小舸。豈意亂離頻此會。敢因貧賤輟稱高。論交有道思端復。卽事同吟擬謝陶。莫話故山薇蕨老。一春風雨夢空勞。

東池雨歇草光幽。桑柘閒閒不外求。霞影泛波花氣濕。漁歌入浦野雲浮。時多感慨稱詩史。杯到淋漓暑醉侯。隔

爽氣西來撤曉簾。一番韻事又分占。勝情頓覺天開霽。交味無如水著鹽。却寄酒瓢隨意飲。湯搜吟藁逐時添。風光濕漉會遊處。想見新篁欲礙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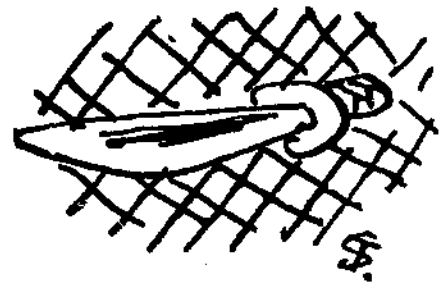
王廣蘇 字天倪 八庚

湖天雲淨遠峯明。新霽

池塘竹樹清。勝集由來多感慨。芳樽相對若生平。情依苔石欲思隱。業在菰田且力耕。三徑時能延二仲。蔣生

仲夏時景為草木漸舒榮公門且喜事休兩園林清涼。水泉動折。泉方為圃齊於延賜。未休庶與此。事既文墨花沖枝。狂打不日。徒使芳華。河漢有秋。去而。生早係。子滿珠者。中間。夏。華。燈。展。新。始。雖。何。浮。少。者。前。此。公。為。春。未。第。一。愧。周。行。十。日。仲。春。書。似。 吳辰齋遺墨之二

吳辰齋遺墨之二



詩

緒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悵藏

葵 陽草也。說原，蔬植三百六十。葵為之長。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本草，古人採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今人呼滑菜。崔實月令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農桑通訣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供食之餘。可為菹臘。枯枿之遺。可為榜篋。咸無棄材。誠蔬茹之上品也。

菽 豆之總名。廣雅大豆未也。小豆答也。脾豆豌豆豇豆也。胡豆躡踈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本莫綱目大豆有黑白黃褐白青斑數色。學圃雜疏菽有一種絕大而有青黑者。味甚甘。可佐盤飧。農書今之赤豆白豆綠豆豔豆。皆小豆也。白豆亦曰飯豆。庶物異名疏梵文以大小豆等為角果。

稻 稌也。爾雅郭註今沛國呼稌。邢疏內則曰牛宜稌。爾雅十月獲稻是也。禮記稻曰嘉蔬。周禮王后獻種稌之種。鄭註先種後熟。謂之桂。說文稻一柘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穀。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粢。錦繡萬花谷本草云。粳米味甘。稻米味苦。字書解林字云。稻也。杭字稻屬也。不黏者。解粢云。稻餅也。明稻米作粢。蓋糯米也。今通呼杭。糯穀為稻。所以感之矣。今此稻米。即是糯米也。顏師古刊謬正誤云。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耳。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田使者。並指粳糯為一色也。食生要集稻亦杭之總名。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肌膚。杭米味甘。主

利五藏。長肌膚。好顏色。杭與粳古今字。

禾 苗秀也。公羊傳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詩註。禾者總名。黍稷稻粱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說文禾嘉穀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彙苑禾之秀特舒散。象火。為南方之穀。

韭 豐本。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爾雅注。俗謂韭根為菹。爾雅翼非者賴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本草。非是草種。乳莖名韭白。根名韭黃。花名韭菁。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乃未出土者。

果 羸 栝樓也。釋草文法。今齊人呼之為天瓜。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

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瓣是也。

草 賴蒿也。釋草，葦藎蕭。註

：初生亦可食。詩疏葉青白色。莖似著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也。全唐詩話文宗問宰相詩云。食野之葦。葦是何草。李鈺對曰。按爾雅是藎蕭。文宗曰。毛詩疏云。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藎蕭。

蒿 草之高者。青蒿也。釋草、

蒿。孫炎曰。荆楚之間。呼蒿為葭。詩疏即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葭。郭璞曰。香中炙啖者為葭。埤雅。青蒿、蒿背之白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中。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

草 草名。詩疏。莖如釵股。葉

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灌木 叢木也、釋木文、木族生為

灌。註族叢也。

樛木 木下曲曰樛。釋木文下曲作

下句。

葛 藤。也釋木諸慮山曼。註今

江東呼曼為藤。似葛而粗大。又攝虎曼、註今虎莖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攝攝。一名虎曼。葛類也。

子如綠豆而葉大。詩疏一名巨苽。似燕蕒。亦蔓延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桃 核果屬。釋木楔荆桃註，今

櫻桃。又旌冬桃註：子冬熟。又樵桃山桃註，實似桃而小。不解核。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埤雅、桃性早花。諺曰白頭種桃。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首雖已白。而其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割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取少桃以興灼灼者。言其花之紅而麗也。內則桃曰膽之。爾雅疏、桃多毛。拭之令青滑如膽。或曰、膽謂杏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家語、六果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大戴禮六月煮桃以為豆實。鹽鐵論桃李多者。來歲為穰。劉熙逸雅桃諸藏桃也。諸儲待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

喬木 上疎無枝曰喬。釋木句知羽

喬。又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又小枝上疎為喬。註疏樹枝曲卷似鳥毛羽名喬。木枝上疎而曲拳者。亦名喬。如木楸上疎亦曰喬。小枝皆翹上句者。名為喬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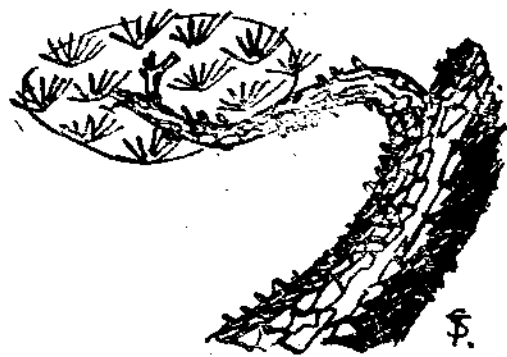
楚 荆屬。格物論、荆小木、叢

生、枝莖婆娑、葉刻缺粗澀。荒坂洲渚間。多有之。又有所謂杜荆山荆杜荆等

名。不一而足。廣志楚荆也。杜 蔓荆也。赤莖木實者名曰杜莖荆。藝文類聚禮弓矢圖楚檄。以荆為之。然以灼止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也。

甘棠 蘋婆果也。朱彝尊曝書亭集

釋棠云。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註北人家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曰。甘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也。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梨者。似華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耳。廣志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擒。一名來禽、言味甘熟來衆禽也。北人呼為蘋婆果。又柰似林禽而大。有白青赤三種。西方多柰。收後曝乾作脯。蓄儲為糧。謂之婆娑糧。學圃餘疏北土之蘋婆果即花紅一種之變也。紺珠俗名花紅。大者名沙果。洽聞記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種林禽實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朱點。味美非常。逾於高宗。種之苑中。謂之朱柰。又名五色林禽。或謂之聯珠果。因賜方言文林郎。故又名文林果。



地 學 簡 明 (八)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然扞得真穴。其去山雖遠。而氣脈亦皆收轉穴內受用。謂之牽前扯後。故力量大却又不可認停驛龍歇穴。作幹龍正結。停驛龍歇之穴。乃是斬關腰結之地。大龍前去自有正穴。此是大龍旺盛。透漏餘氣。小有結作而已。其前去餘氣山。要皆為我用神。非分散龍氣。為鬼劫之比。楊公云。大地皆從腰裏落。回轉餘枝作城廓。吳公云。餘氣不去數十里。決然不是王侯地。故大龍氣感者。方結此穴。小龍無之。不可以過龍虛偽之處而誤下也。

張紫瓊云。大窮盡處。風吹水割。反不受穴。真龍正穴盤泊之處。分牙布爪。結穴外有三五里。或十數里餘氣。真穴必居囊肚之間。如人之巨室。其寢

息之處。必在堂與之中矣。

趙綠督云。却莫錯認大窮盡處為穴。一則脈窮氣散。二則謹從包穴不過。三則風吹水割。四則局面明堂寬廣不聚。五則受氣不感。後托無力。決非大地。縱有地。亦不過一點露華。垂於草尾而已。

朱子四世祖妣程太夫人墓。林護墓。洪忠宣公會祖妣墓馬丞相祖墓張忠定公祖墓。皆腰落格也。可證。

龍有山壠半岡平地之不同。初落中落末落之不一。又有生死強弱。順逆進退福病劫殺之殊。出脈受穴入首結局之異。皆形家之肯綮也。

三勢 經曰。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

相逢已慨劫餘身枯苑何由問風因
強仕年華鷗直上昌期會合雙能申
井梧泥露風生幕籬菊延秋燦耀齒
為頌添壽飛一盞待傾碧海洗纖塵

奉洲

家士先生四十述懷之作敬以為壽即祈

齊政 吳金壽呈稿

吳志抱遺墨



因勢之止。是故氣圍于形。而形分三勢焉。曰山壠之勢。平岡之勢。平地之勢也。何謂山壠之勢。其龍湧躍奔騰。起伏頓跌。磊落低昂。葬書所謂勢如萬馬自天上而下。吳公譬之羣羊之出棧者是也。李淳風名為起伏脈。何謂平岡之勢。其龍逶迤奔走屈曲擺摺之東之西。活動宛轉。葬書所謂宛委自復。迴環重復。吳公譬之生蛇之出洞者是也。李淳風名為仙帶脈。何謂平支之勢。其龍坦夷曠闊。相牽相連。蛛絲馬跡。藕斷絲連。平中一突。鋪毡展席。葬書所謂隱隱隆隆。微妙玄通。吉在其中。又曰。地有吉氣。隨土而起。支有吐氣。隨水而北。吳公譬之。草蛇灰線者是也。李淳風名為平受脈。要之三格之龍。皆起於

高山大壠。而分落平岡平地。蓋山谷以起伏格。雖是峯巖落而平岡平地。亦有星辰。惟是倒地平面。未易檢點。吳公口訣云。眠倒星辰豎起看。却與高峯同一樣。高峯萬仞受風吹。不似平坡龍氣旺。如及天下大形勢論之。隴蜀黔廣多山。冀周齊魯多平洋。吳越多岡阜。而人才在在有之。可見壠支之融結。其稟造化一也。

三落 龍之落局。融結不一。而其大要有三。有初落中落末落之穴。李淳風云。龍有旺於初者。有感於中者。有歸於盡者。初落者自祖山發下。離祖不遠。即結頂降勢。過脈起星。結穴開局也。中落者。去祖已遠。中間忽起高山。以為少祖。自少祖下。或六七節。或十數節。再起星辰。結頂降勢。過脈落局。東咽融結。其大龍猶自作勢。遠去而分行。廖公云。中落餘枝作城廓。吉氣如斯泊。末落者離祖極遠。山勢將盡。前去或臨大江大河。或臨大溪大湖。或臨田坂小澗。而於將盡未盡之際。頓起高山。以為少祖。自少祖而下。或數節。即結頂降勢。東氣結咽。成穴。或據江湖。或據溪澗。或下山一臂橫欄。或翻身逆張大局。而有隔水外洋朝拱。或脫落平洋。藏蹤隱跡。如蜘蛛墜

樓。流星度漢。拋球閃跡。鋪毡仰掌金盤。金盆。而作平地之穴。隔江隔河遠山朝應。凡此規模宏大。局勢廣闊。三陽六建。莫不俱備。然亦不必拘於據江臨河極窮盡處尋穴。必結穴之外有餘氣。方是大龍末落之穴也。

穴法

夫地理龍穴之說。乃天造地設。生成自然之妙。初無一毫勉強。纔有勉強。便非真造化。經曰。恐君疑穴難取裁。好向後龍身上別龍上生峯是根核。前顯形穴是花開。根核若真穴不假。蓋從種類生出來。是謂有真龍方有真穴。龍若不真。縱有天然可愛之穴。亦為花假虛偽。而生氣不鍾矣。然辨穴固在審龍。而有龍無穴。法亦不葬。夫所謂有龍無穴者。乃假偽之龍。非真龍也。子微云。假龍亦有穿心開帳。有星辰秀麗。有棹橈手脚。亦有擺布。但無迎送。或蜿蜒四五里。或縈紆數十里。至大盡處。乃無穴可下是也。今之言地理者。往往有龍無穴。指作龍真穴怪。勉強安扞。自謂功力之巧。不知龍真穴怪。乃是有穴。而特醜拙奇怪。非若假龍之無收拾結果。而為粗惡脹腫。急峻頑硬。散漫懶坦。蕩闊軟漫。蟻巖瘦削。突露孤寒。陡瀉崩陷。飽肚綳面。墜足貫頂。諸般

凶惡之形。無穴可下也。楊公云。尋龍易。點穴難。古歌云。望勢尋龍易。須知點穴難。若還差一指。如隔萬重山。誠以千里來龍。入首惟融八尺之穴。來生氣注死骨。造化全在於此。地理家穴法。自有一定不易繩墨。纔失毫厘。便有乖戾。變吉為凶。朱子山陵議狀。定穴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厘之差。誠確論也。且如方諸取水。陽燧取火。不爽毫髮。始得無中生有之妙。楊公云。截穴要知聚水火。遠近高低皆不可。聚光若能得中正。火却炎炎水傾墮。鑑取於水月中精。鑑必凹深取月明。其光圓聚方諸上。一點精光似水晶。太近光時水不滴。太遠光時亦不溼。只要當中取正光。頃刻之間水盈溢。陽燧取火亦復然。日光聚正却生烟。莫令太近莫太遠。只要當正火即然。若會親自取水火。便識高低皆不可。日月在天幾萬里。陽燧方諸毫髮細。聚光回射當凹中。水火即從生聚起。要識截穴亦如斯。穴聚前朝山水氣。來山既聚眾氣來。下了須臾百祥至。取水取火須自為。方識陰陽論氣聚。故點穴不可有差尺寸。高低左右深淺向首。俱要合法。一或少差。遂失生氣。縱是真龍。亦為無益。

新詞補編 (一) 錢塘張景祁遺著

引言 陳 寥 士

辛巳春仲，偶於首都莫愁路冷攤中，得抄本新詞一冊，錢塘張景祁所作也。景祁字繁甫，又署樊圃，別字韻梅。著有學雅堂駢文詩，新詞。陳衍近代詩鈔曾收其詩五篇，許邁孫榆園叢書會刊其詞。仁和譚獻復堂篋中詞，清代詞人略備。其第五卷錄韻梅詞一闕，下注云：「詞綜續編，錄吾輩詞皆少作，自張韻梅以下，有待論定，不悉錄也。」此在復堂口中，已以張韻梅居吾輩之首。篋中詞續第二卷，又錄其詞九闕，評高陽台云，掩抑如訴。評八歸云，石帚遂有替人。評天仙子云，骨清辭綺。評一枝香云，茵溷飄零，感韻頑豔。評小重山云：高尋歐晏，參異已之長。評雙雙燕云，繚曲往復，不數梅谿。評木蘭花慢云，清新相接，婉約可歌。評秋霽云，笳吹頻驚，蒼涼詞史。窮髮一隅，增成故實。其推許可見。下繫跋語云：「韻梅蚤飲香名，填詞刻意姜張，研聲判律，吾黨六七人，奉為導師。故山兵劫，同好晨星。亂定重見，君已摧鋒落機，謝去斧藻。中年哀樂，登科已遲。又復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國之韉板，不無黃鍾瓦缶之傷。倚聲日富，規制益高，騷騷乎北宋之壇坫。江東獨秀，其在斯人乎？外集集古，多長篇奇製，如洞仙歌解連環之組紉石帚，真無縫

銖衣，當以全集沾被藝林，不悉登也。」一則稱為吾黨導師，再則推為江東獨秀，固非阿好之詞也。是冊乃黃會樾蔭亭手書。凡上下二卷。余與蔭亭為神交，往于梁丈衆異，童君次布處，熟知其行誼學殖。抄本殆于金陵事變時，失之，今乃入於吾手，亦奇遇也。上卷之詞，凡七十三闕，均已見於刻本。蔭亭跋語有云：「先生以名庶常，宰香閣浦城連江等邑，屢分校文闈，先考淡齋府君實出先生門。府君戊戌廷試報罷，適先生解連邑篆，寓榕垣，乃堅邀府君臨其家。值先生刊學雅堂駢文詩集，府君遂膺校讎之役。詩文集成，將刊新詞，不幸府君病而歸，然仍為先生校字不輟。遂以手書詞稿一冊付府君。迨府君棄世，先生來索者數，一時竟無從覓。後於無意中得之，則先生已歸道山。」按先生生於道光八年戊子，至光緒九年癸未，新詞始刻成，共六卷，外集一卷。復堂篋中詞，刻於光緒八年壬午，當時新詞尚未刻成也。據蔭亭所抄下卷跋，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先生與淡齋府君書，有請將此詞付吳玉田刊入詞集之語，而蔭亭亦未見續集刻本，是續集會否行世，尚一疑問。下卷四十闕，乃先生五十五歲以後作，世多未見。先生自序，所謂「班扇藏篋，素琴不張。翠竹天寒，窈窕空谷。碧雲日暮，嬋娟未來。采靡蕪以遺誰？盼江水其焉極」者，溝境窈眇，集中往往遇之。深恐潛光不耀，遷延湮沒，輒復壽諸梨棗，與當世詞人共誦之，聊以表彰先哲之墜緒云爾。民國卅年花朝。單雲閣主人。

珠算起源考

廷算

中國之算學，已有數千年之歷史，黃帝時隸首創算數，其後羲和造歷，章亥步地，以及鄒衍談天，絳老疑年，周髀作經，散見於傳記百家者，代不乏人。唐代舉行算學攷試制度，釐定算經十種，尤為前代未有之盛典。宋元之際，亦頗發達，以明算著稱者，有秦九韶沈括楊輝等。降及明末，徐光啓等篤信西人利瑪竇湯若望之西法，於是算學者漸崇歐化，棄古算如敝屣矣。

古代習算之工具，最初時為籌算，蓋算之古文為「示」，由字形觀之，有一束之象，籌以竹為之，長四寸，以效四時；方三分，以象三才。——見甄鸞注數術記憶。桐鄉勞乃宣曾著有古籌算考釋一書，則籌算之起源及方法，均可循是以求。

獨於闡閩間通用之珠算，可稱我國之國粹，昉於何時，殊少稽考，是亦學術界之憾事也；爰不揣誦陋，撰成斯篇，以供當世鴻達之指正。

古籌算考釋勞氏自序云：「古算皆籌也，珠盤興而籌之用漸微；西法感而籌之傳遂絕。」於珠盤之興於何時，却未提及。三國時魏人徐岳所著之數術記憶中，記天目先生之言曰：「隸首注術，乃有多種，及余遺忘，記憶數事而已：其一積算，其一太乙，其一兩儀，其一三才，其一五行其一八卦，其一九宮，其一運算，其一了知，其一成數，其一把頭，其一龜算，其一珠算，其一計算。」此所稱珠算，是否與今日之算盤相同？而隸首係黃帝時人，年代久遠，能否發明此多種算學？抑係後人所偽託？均為學術界應有之疑問；否則即可據此斷定珠算之起源，實遠在黃帝時矣。而徐岳數術

記憶原文又云：「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此寥寥數語，殊難索解；後經甄鸞注云：「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位為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其珠游於三方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日本三上義夫，疑當字之下脫落一五字，即「其上別色之珠當五其下四珠珠各當一。」以為如此方可解釋。

據右之記載，板上中下三段，上下二段置游珠，中間一段紀十、百、千數算位，略似今日算盤之制；惟稱板而不稱盤，殊屬疑問？而上段只一珠，下段只四珠，却與今日本人所用之算盤相同。但是否有軸貫珠？則不可考矣。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以為陶宗儀輟耕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實則據明程大位算法統宗所附之古算書目中，已有宋代紹興淳熙以來刊刻之盤珠集走盤集兩書。清梅穀成註云：「觀書目，元豐紹興間所刻，有盤珠集走盤集，其昉於此時歟？梅氏疑珠算之起源在宋代元豐紹興間。」

其他見諸載籍而可考者，為明景泰元年錢塘吳敬所作九章比類算法大全一書，其中河圖書數註稱：「不用算盤，至無錯誤。」河圖書數歌訣云：「免用算盤並算子，乘除加減不為難。此蓋以籌算舉例，而提及其效用與珠算相等者。明程大位所編之新編直指算法宗一書，更詳述算盤之制度及其用法，並載十三位算盤圖，與今之算盤完全相同。

近人李儼所編之中國算學史珠算略云：「按「歸除歌訣，」見於宋楊輝乘除通變算寶卷中，及元朱世傑算學啟蒙；

而算學啓蒙「九歸除法」，與程大位算法統宗「九歸歌訣」字句，大體相同；其明著「撞歸」「起一」歌訣者，有元丁巨賈享諸人。『是李儼亦稱宋元時已有珠算者。』

至算盤之梁上只有一珠而下仍五珠，始見於明黃龍吟之算法指南；梁上三珠，則清代始行，見潘逢禧所著算學發蒙；而近人壽孝天氏，亦主張梁上三珠，以便演算多位乘除時之應用者。

據上所考：則三國至南北朝時，殆為珠算之濫觴時代？

讀雙照樓集

荒浪煙厓

吐奇含秀照樓書。汪子雄吟手定餘。年少聯聯神鬢髮。
 中山後勁萬人推。
 慨然許國事乖離。易水悲歌彼一時。獄址感深榆勿伐。
 椒山手植獨藏艱。
 里昂郊外犬羊吁。生被鞭撻死送廚。法國寓言憐弱肉。
 譯成吟淚濕人奴。
 病臥柴門得小休。一篇陶集樂尋幽。孤松挺節君身似。
 未必桑麻結隱俦。
 廬山飛瀑莽雲煙。多羨蘇公筆欲捐。精衛一經滄浴後。
 朔然唱出十餘篇。
 錫蘭島外樹蒼蒼。憑弔瞿曇古法場。與亞如今精進際。
 慈魂定論米英狂。
 重慶脫身俱奮奔。不圖河內瘞忠魂。曾君遺教汪君泣。
 心血淋漓手澤痕。

宋元兩朝，殆為籌算珠算並行時代。降及明清，始為珠算盛行時代。茲再引柳下居士梅穀成之言，以為證。梅氏云：「算法至珠盤，簡妙極矣，而珠盤上之退法，尤為快捷。……持籌之法，變而為珠盤，亦籌籀八分之變楷，封建井田之變郡縣阡陌，皆變之極而不可復返者也。」

梅氏之言，的確論，蓋明代徐光啓等雖崇尚西學，清末科舉廢而學校興，雖以筆算一科為主要科，而民間因珠算之便捷，相沿至今，仍視為通常運算之利器也。

次均答和寥士

章萊君

莽莽成周慨黍離。吟來襟抱入哀詞。論心良夜西牕靜。
 觀弈長安秋士悲。虎嘯谷風相應和。燕歸鄉信尚淹遲。最難
 酒入愁腸後。到眼人丈異舊時。

沁園春 歡送褚大使星軺東渡 程龍驤

萬里雲槎，使星煥耀，東去扶桑。正滄溟波沸，神州劫盡，陰陽剝復，天地玄黃。此意從來，何人會得，太息中原逐鹿場。須知道，是濤情誤我，多難興邦。者番大任天將。算借助他山有主張。仗絲綸妙手，樞機默運，補吾之短，挈彼所長。紐轉乾坤，挽回造化，一舉功成判弱強。歸來也，早河山再整，日月重光。

陶靖節的作品及其生卒考（下）

平子

四時詩也有兩種說法：湯漢說：『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許彥周詩話說：『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近人陸侃如著的中國詩史，也承認這詩應當刪除。

辨別靖節作品的真偽，既經得了相當的解決，那末便要研究到他的生年，這個問題，為本文研究的核心。我們先從他作品真偽說起的原因，正因各家的主張皆不一致，而且越說越攪纏不清。史傳的記載，本可以參證的，但隨處發現破綻，使我們無從捉摸，還不如根據靖節的作品攷定，比較的確當一些。因此，作品有沒有問題，就成為先決條件了。且靖節為自然的寫實主義作家，後來的詩人，很多受他的影響，假如不把他的生年獲得確實的了解，那是於一代的學術思想，就要連帶而發生謬誤的觀察的這時，我先把四種不同的推斷寫在後頭。

一、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三五二）

二、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三六五）

三、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三七二）

四、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三七六）

靖節卒年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四二七）各家皆無異說。如依第一說推算，其卒年當為七十六歲，這是宋人張績據辛丑游斜川詩『開歲修五十』句逆算上去。至晉穆帝永和八年，適如此數。餘姚黃璋會著辨數則，表示贊同。實則『辛丑』一作『辛酉』，『五十』一作『五日』，各本既有異文，當然不能依此立證。陶澍作陶靖節年譜考異，即力闢其妄。

從第二說，靖節卒年於六十三歲，始見於沈約宋書。吳斗南陶公年譜。王雪山，栗里年譜，以及陶澍陶靖節先生年譜考異，都沒有異詞，即晉書隱逸傳與晉統陶淵明傳，也是那麼說。南史隱逸傳，違社高賢僅，皆不標年歲，僅云

卒於元嘉四年，也許是記事的簡略。按沈約著宋書，開始於齊武帝永明十年，壬申，（四九二）去靖節之死，祇六十五年，似乎沒有懷疑的餘地，但試考顏延之陶徵士誄，那就發生疑問了；何以故？顏誄，文選作『春秋若干』和其它各本不同。顏延之卒於宋孝武帝孝建三年，丙申，（四五六）距靖節之死更近，僅二十八年，然則顏尚不明靖節年歲，沈約反能道其詳，其誰可信！況就靖節作品考之，祇說『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早終非命促』（挽歌詩）而顏誄也說『年在中身』可見靖節卒年不滿六十，那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說是梁啓超主張的，近人陸侃如著中國詩史，即附和其說，推定靖節卒年為五十六歲。梁氏提出的重要證據凡六。

一、『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

二、『早終非命促』。——挽歌詩。

三、『年在中身』。——顏延之陶徵

士誄。

四、「閉居三十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五、「開歲倏五十」——游斜川。

六、「奄出四九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一至三沒有問題，可以置而不論；第四種陸氏說。「陶集中記年各篇，大都有異文，不能作證，惟辛丑還江陵「閉居三十載」無異文，依此推算，卒時年五十六，當生於三七二年。「這是陸氏左袒梁氏的說法。但按梁氏所著年譜，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三九八）至四年庚子。（四〇〇）靖節之年為二十七歲至二十九歲，還在建威將軍劉牢之軍幕則「閉居三十載」一句，便不能成立。第五種游斜川，上面已經說過：「辛丑」一作「辛酉」，「五十」，一作「五日」各本既有異文，當然不能取證，梁氏乃從「五十」，以符合其推算的確實，已屬牽強，而陸氏一方面批駁張縯，（中國詩史，國學論叢）一方面附和梁氏，前後的矛盾如此！至於第六種，那更加離奇了，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中有句云：「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各本統作「四十」，「絕無疑義，不知梁氏憑何根據，把「四十」改

為「四九」？遷就推算而擅改數字，甯非笑話！以梁氏生平治學的謹嚴，見聞的廣博，不致有這樣武斷的態度，也許他所根據的版本如此吧？

最後的一說，偶自古道——層冰，依他的推算，靖節卒年為五十二歲。他把歸園田居詩，「一去三十年」作根據，而斷為晉安帝義熙元年乙巳（四〇五）所作，再摘取飲酒詩第十六章「行行向不惑」，第十九章「是時向立年」，及「亭亭復一紀」等句；以圓其說。同時；他很大胆地將辛丑還江陵「閉居三十載」的「三」字，改作「二」字，游斜川序「辛丑」改為「乙丑」；藉以彌縫他謬妄的痕跡，實在是多麼滑稽啊！

這時，我們索性直截爽快把上述的四個推算一概推翻，從新在靖節的作品裏面來尋覓根據，使糾纏了多時的問題，獲得確實可信的解答。徵俾得很！靖節全部作品，標出甲子和年歲的很多不妨依此推考，大概不致錯誤吧！

一、標甲子的：

1.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四〇〇）
2.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四〇一）
3.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四

〇三）

4.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四〇三）
 5.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經錢溪。（四〇五）
 6.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四〇八）
 7. 己酉歲九月九日。（四〇九）
 8.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四一〇）
 9.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獲。（四一六）
 10. 游斜川——辛丑（一作辛酉）正月五日。（四〇一或四二一）
 11. 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四〇五）
 12. 祭程氏妹文——丁未歲五月。（四〇七）
 13. 祭從弟敬遠文——辛亥歲八月。（四一一）
 14. 自祭文。——丁卯歲九月。（四二七）
- 二、標年歲的：
1. 「一去三十年」。——歸園田居
 2. 「僮俛六九年」。——怨詩楚調

3. 「僂倭四十年」——連兩獨飲

4. 「行行向不惑」——飲酒。

5. 「是年向立年」——飲酒。

6. 「奈何五十年」——雜詩。

7. 「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

8. 「我年二六」——祭程氏妹文。

從上面舉出的作品研究，最重要的
是：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和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兩詩。飲酒詩第十六
章「行年向不惑」，第十九章「是時向
立年」，以及「事亭復一紀」這三句，
也同樣的重要。因此，我們祇須依據這

野人語

王程會

種也。故先王仁既平。而日與寺僧坐蒲團相晤對。閱覽之。卒
不。行。也。亂。世。而。任。事。隨。地。有。陷。阱。也。故。隱。者。之。不。得。行。其。志。而。遭
蓋。乎。飢。凍。乃。受。無。疆。也。
急。就。法。也。余。以。為。近。日。用。青。麥。粒。炒。熟。碾。成。細。條。謂。之。碾。轉。子。其
味。頗。新。鮮。是。即。晉。景。公。之。急。就。法。也。又。謂。是。包。孝。肅。公。兒。不。遵。父。命。
此。俗。語。射。水。經。注。襄。水。文。以。為。芒。神。我。由。來。不。幸。數。今。從。命。盡。散。家。財。聚
石。水。中。以。祭。父。也。很。了。是。前。漢。人。我。由。來。不。幸。數。今。從。命。盡。散。家。財。聚
其。聲。轟。然。如。雷。陰。歷。十。一。月。十。八。日。味。爽。有。大。流。星。自。西。北。而。東。南
赴。津。星。當。去。地。皮。不。其。遠。臥。塵。空。氣。而。過。也。西。鄉。有。四。五。人。聲。聲。隨。之
魂。魄。之。狀。也。行。至。王。慶。地。西。隱。空。氣。而。過。也。西。鄉。有。四。五。人。聲。聲。隨。之
者。欲。撞。之。而。村。鄰。人。不。得。見。開。敷。丙。子。臘。月。河。北。省。天。空。圍。白。虹

點兒資料，便可考定靖節到底生於何年
了。按辛丑還江陵一詩，乃靖節作於乞
假歸里時候，是時年三十三歲。辛丑以
前為庚子（四〇〇）己亥，（三九九）
考之史傳，這時靖節在劉牢之軍幕，「
閉居三十載」云云，指戊戌（三九八）
無疑。陶淵陶靖節年譜考異，既然忽略
過去，未會加以注意，於是，後人便一
誤再誤了。戊戌以前為丁酉，（三九七）
這時年二十九歲，即飲酒詩所謂「是時
向立年」，復由丁酉至丁未，（四〇七）
又加一紀，為三十九歲，和飲酒詩「
是年向不惑」，「事亭復一紀」句適相
照合。丁未之後為戊申，（四〇八）證

之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奄出四十年」
一句，不是很符合的嗎？那末，我們如
果承認這樣研究是能以成立的話，依戊
申四十歲逆數上去便可證明：——
陶靖節先生生時為晉帝奕太和四年
，己巳，（三六九）至宋文帝元嘉四年
，丁卯（四二七）卒，得年共五十九歲。
此外，如靖節的名字，世系，址貫
等等，各家也有爭辯，我們以為沒有多
大關係，所以本文便不加討論了。假如
以後有空餘的時間，我還想做一番考訂
學譜的工作，以供文學家與文學史家的
參考。

一大匣。八方共八太陽。俄而滅四。旋又滅二。在日暗時。（已忘何
日）所謂白虹貫日也。
余生平癖好硯石。然年四十餘尚不知磨墨法。以故硯凹不深者
皆鑿之。此弊蓋源於米元章。米元章云。用硯須用對斗式者。以其
著墨多也。
硯池水多。浸墨而陷之。磨不加速。而渣滓四面旋散。墨汁久
而不成。墨已腐爛。此通弊也。嗣於喪家見顯人。研製鉛粉
其法先滴膠水一珠許。便傾力研粉。粉之渣滓漸融。而粉細膩無
比。因悟磨墨亦當如是滴水硯中。研至濃燥。再滴少許水。墨汁之
成速。而無渣滓。汁濃厚。則以別貯他器。欲其汁中加水。不難也

石經殘石（本文接第二〇頁後）

往讀三體石經五碑殘石嘗以今本校之異同已多今以此
二片石究其上下前後之文第廿一石商賈百姓以下三行今本
每行各多一字讀在中間殘缺處無從審其何字也所冀殘石由
茲續出使今之人復讀古文尚書春秋之全居正始之世與衛觀
韋誕諸子游窺見孔子壁中書也則為幸於天下後世孰大焉
歲在戊寅中秋之節西充白壁書於北京東華門外與石居

石 經 殘 石

歲在丙子十一月四日之夕，游於日本大阪淺野竹石山房，得曹憲正始三體石經殘石二片，拓之如上：

第廿一石上方殘字，蓋尚書君奭篇，自伊陟臣扈至今汝永念之文也，可讀者三十四字。第八石上殘字，為僖公廿有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宋人之宋字至公子，遂如齊之如字，中間之文也，可讀者十九字。

以此二片殘石，破裂相錯，合之若符節之相契，固一石也。不知以何年代破裂為二，今乃於茲復合，豈古人有靈，欲使今世猶得審古文尚書，及春秋之真歟何為乎，出於禹域不於禹域遇之，而於茲遇之也。

此石上半截，尚書一面，為無逸君奭之文，春秋一面，為僖公廿有八年至文公二年之文，距今年十六年前，壬戌之歲，出土於洛陽金村漢太學之故墟，翌朝即裂為二，今分存於洛陽博物館，及張鈞家者是也。此蓋其下端一偏之足，第廿一、第八字上，有橫綫一痕，是插入碑座處也。

第廿一云者何也，識尚書至此之碑面數也。第八云者何也，識春秋至此之碑面數也，由此第廿一石上之文排比，至廿八面之碑，則古文尚書為有終也。尚書完於第廿八碑，其陰為春秋經之所始，於春秋經為第一碑面也。由春秋第一碑面排



比至此為第八，其陽當尚書碑面之第廿一，春秋與尚書平分碑面，則其終篇，必第廿八碑，其陽當尚書之第一碑也。

由此獲審正，始三體石經碑石之數矣。

今之究正始石經碑數者，或牽於棘釋所引之三體，左氏傳於是莫能窮碑石之數與刊經何所止，遂以未畢工斷定之，其較審者，依據洛陽伽藍記所見二十五碑之數，於是納尚書廿九篇，與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於二十五碑之中，見其不能容，則致疑於或篇之有無又見堯典之文，有品字式者，其字較小，以為每碑所容字數較多，要以二十五碑為典，要所謂約足以適屨，從不敢致思於二十五碑以外，此又一誤也。疑以待今獲此石前疑頓釋，乃審伽藍記所記廿五碑，殆就當時所見矗立者而言耶，其時因顛仆者，或未之及耶，不然，則誤記為惑千載矣。

今欲審古文尚書，春秋之真，莫善於正始三體石經矣，三體碑石之數，苟有未明，則治古文尚書春秋者憂無由釋，撫茲殘石如入幽得燭時，照見廿八碑之全數，從碑數以求行數，從行數以求字數，校其異同，則古文之真無從遁矣。

(下文接第十九頁)

堅 甫



倉音

馬林

懷壽馬孟莊先生。為軍事先進。且為小學專家。積三十年之句稽探研。發明中國文字諧聲學。著書二十餘萬言。書名倉音。凡經史之古音古義。皆明若觀火。於古注之孰正孰誤。亦燦如列星。及切韻所失之音義。以倉音諧聲之法御之。無不如探囊取物。誠二千年來之創作。亦中國文字復興之機也。顧亭林先生所謂字之音義復古。有待於聖人復起者。今此書足以代之。毋持聖人而後能矣。稿成待梓。今覓得原稿。先為露佈一二。以饗讀者。 編者附志

倉音序

天地間之有聲音，猶宇宙間之有日月，日月不冥其光，聲音不戢其響，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至而至者，事之順理之極也，故盈天地者萬物，發萬物者聲音，如雷霆之辟歷，波濤之澎湃，氏崩山裂，河滄海嘯，獸嘯鳥語，蜩唱蟲吟，為聲之鉅細不同，所諧之節奏亦異，然必聲其所聲，諧其所諧，理無二致，又如風之感物也，如怨如怒，如泣如訴，呼號叫吼，莫可端倪，天地之大用在五行五行莫不有聲以顯其始微妙若夫其聲其妙不顯，所以發其天籟，鳴其遭遇，聲其聲，諧其諧者，皆有一自然音律，令人入耳心通，有不言之喻，來默契之妙，皆此自然音律以為之主也。凡為聲合於自然音律者，則於理無不通，義無不叶，否則方圓鑿枘，勢難諧矣。夫天地萬物雖有自然音律之聲，然過而不留，滅焉無迹，若而人則不爾始以結繩備忘紀事，漸興書契，垂久行遠，以其天籟發

之為語言，以其語言記之為文字，以其文字協之為音律，諧以六律五聲，叶以八音七始，彙為載籍，徵為文憲，如是天地萬物之聲，有足以感人者，乃得有託，此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艸木而為萬物之靈者，非徒方趾圓脛，美衣豐食，蓋以有史乘以為之懲前毖後，有道德以為之煦義含仁，始副頂天立地之名，庶免飛鳥禽獸之謂，皆倉聖，造字遺音以為之權輿也，逝者如斯，日月如邁，貫日而積，去古愈遠，音無準繩，義隨乖舛，文獻失考，載籍徒存，邪說披猖，大道漸滅，如是毀聖滅經，用逃禮教，亡義無恥，藉利私圖，豈聖人初書契重典模之初意哉，蓋以音律失諧，厥義不昭，知之者稀，和之者寡，毀之者衆耳，推其所由，孰為之厲，實以孫叔然之反語，陸法言之切韻，以鼓杜絕諧聲之門，遂失字之自然音律，有以致之，撥厥初衷，未嘗不以溝通文字，統一音讀，羽翼聖經，詎知變古誤今，其謬一至于此，後世述作，有以二百六部為經者，其無與於三代之音，蓋

可知矣，試觀古人吹律合音，音以律定，後世訶聲等韻，音以口分，所取不同，所差已甚，再來字外之切語，不識字內之諧聲，自是諧聲日亡，謬音日出，古義日淹，使諧聲徒具數典之名，經史空存詰屈之句矣，古人造字，聲在字先，後人讀書，字依聲識，未有不知聲而識字，亦未有不識字而能通經致用者，此周禮大行人，所以使瞽史論書名，以審天下之聲，以通天下之義，皆以正名也。故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未有名不正而天下不亂者，惟正名之先，莫先於書，書名正，則百物皆正，諧聲即正書名之大本也，夫諧聲天籟也，字不改易，天籟自無不同，反切人為也，聲若有差，人為豈能無異，蓋以反切之聲以人分，故歧途而殊歸，諧聲之聲自字生，故百慮而一致，此諧聲為自然音律之反切，反切非自然音律之諧聲也，慨彼孫陸諸君，不能推諧聲之反切，乃言反切之反切，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其此之謂歟，又觀魏淵謂法言曰：我輩教人定則定矣，是切韻出諸數人之口，以定天下古今之音，聲之不叶，理勢然也，孰若諧聲之音元一定，律叶自然，雖天下人欲異之亦不可得也，或曰：古人首重庠序，未有字書，漢學猶有師承，書止音讀，何來諧聲之反切，遑論反切之諧聲，曰是不知倉沮造字之諧聲，即是反切，不特反切之名後出，即諧聲亦後附之名也，究其實用，散見於羣經

題王西神秋平雲室填詞圖卷

注精衛

秋風從何來。瞬息已千里。澄懷縱遠目。天地浩無滓。
山川與城郭。一例化碧水。將心作芙蓉。飛入彩雲裏。
詩人好悲秋。頌放託沈醉。夢覺獨佼佼。落筆見英氣。
霞巖一鶴詠。千載有同契。西神南社徒。志節夙自勵。
團焦不獸小。樂此邱壑美。偶然琴臺古。也雪興亡涕。
茫茫殘霸迹。歷歷在屐齒。晏安自耽毒。何與江山事。
且勿笑夫差。但當學種蠹。

者，指不勝屈，爾疋釋名，純係諧聲，此即諧聲字書不祧之祖也。迨夫魏晉以後，諧聲中絕，此指不明，殆亦久矣，或曰：諧聲為六書之一，烏得以之說疋，曰六書中，康成曰諧聲，叔重曰形聲，說文云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此造字諧聲之形聲也，如指事象形會意轉注假借之字，均依其形，以求其聲，此為造字之諧聲也，又如爾疋釋艸薇曰垂水，釋水汙曰小渚，釋獸惇曰黑膏，亦即垂水切微，小渚切汙，黑膏切惇，聲隨義發，義與聲兼，似此類者，乃用字之諧聲也，故倉音之諧聲，分造字與用字二種，諧聲實大名耳，夫諧聲之於聲，其應如響，諧聲之於義，其隨如形，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亦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至而至，蓋亦事之順理之極也，謹以說文之造字，爾疋之用字，約舉諧聲例釋，以冀自反於倉音之舊，非敢自詡發明，示非鄉壁虛造，藉為通經門徑，識古坦途，苟執此法以尋古音，易如拾芥，如明爾疋之重敏經法柳為五聲與五行以求古義，迅如探囊矣，之合音等是其證也詳釋樂譜釋例以求古義，迅如探囊矣，如發明唐風有杖之杜章所有杜秋爽為繼伯仲叔季以後次序之稱又左傳之復陶為袍等是其證也更字詳例八十五惟以羣經浩繁，勢難備舉，且書為草創，疏舛或多，理而董之，以竣賢者，時維民國上章執徐之歲，暇月陸軍中將懷甯馬林孟莊叟敘於滬濱之難廬。

前題次雙照樓主人韻

陳寥士

人才不相及。甯止三十里。荒圃澹作華。清秋淨無滓。
金風吹碧雲。長天激於水。殘客工倚聲。高情徹表裏。
有酒莫辭澆。不飲渾疑醉。更于無聲處。迴腸鬱秋氣。
古調彈朱絃。知音托深契。選字務諧律。絲絲必知勵。
一唱復三歎。曲盡音節美。所遭今何世。朝昏雜笑涕。
兩者將焉取。啼顏與笑齒。肯向譜中求。詞外尚有事。
曠懷吾所冀。短詠敢測蠹。

王 韜 年 譜 (一)

紅 樹

小 引

王韜先生是中國新聞界的前輩，清季曾任循環日報與申報編輯，在同光之際，幾是一時知識界的權威。

先生長洲舟直人，原名晚，因上書太平軍當局被清軍查獲，為避禍才改名韜，字紫荃，一作紫銓，世稱瘦園先生。（詳見拙著瘦園先生評傳）

這年譜編完于去年三月間，大半的材料是根據先生的著作，同時亦兼採其他文獻，每條都詳註出處，凡與先生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人事亦一併附入，以幫助觀視先生生活的一個時代變動。編完以後，在五月中又增補了幾條，今年又增補了幾條，但遺漏一定還不免。尚望刊出之後，海內學者能給我多多補正，得于將來出版單印本時，再加一次增改和修正，使全譜得比較更完整一點。治學本來是須要人合作的，何況學者年譜是治學者公有的東西，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先生生。

先生生年未見記載，著作中自記年

歲閱歷甚詳，據之逆推，先生當生于是年。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字劍人，太倉州寶山縣人）二十一歲。

道光九年己丑（一八二九）先生二歲。

是年李慈銘生。

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先生三歲。

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先生四歲。

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先生五歲。

是年王闈運生。譚獻生。

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先生六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先生七歲。

據先生親戚楊君清標談：先生

少多疾病，家甚貧，凡藥餌之費以

及一切，皆賴母朱氏典簪珥勤紡績

以供給。（參據「陳振國」長毛狀

元「王韜」一文）

道光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先生八歲。

是年秦中張小浦出為江蘇學政（見

先生：瓊臚餘談張小浦師殉難）。

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先生九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先生十歲。

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先生十一

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先生十二

歲。

隨其父讀書吳村。

「十二歲從先君子讀書吳村，

一住五載，一切學問，悉基於此

」。（見先生：珊瑚舌離談初筆序

）。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先生十三

歲。

在吳村讀書。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以東南海警，上書言兵事，忤及當事者，因是削髮為僧。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先生十四歲。

在吳村讀書。

是年龔自珍卒，自珍號定庵，子公襄號孝拱，為先生摯友。

「龔孝拱名公襄，仁和人，湛深經術，而精於小學，性嗜酒，與余交最善，晚間賦閒，必詣其寓齋，與之作康駢之劇談。為劉伶之痛飲，上下古今，逾晷罔倦，……孝拱為閩齋方伯之孫，定庵先生之子，世族蟬嫣，家門鼎盛，藏書極富，甲于江浙」（見先生瀛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先生十五歲。

在吳村讀書。

五月，英夷入寇吳淞，提督軍門陳化成死難。

是年浙人吳樵珊赴英國，作有「倫敦竹枝詞」（見先生瓊牖餘談，星使往英）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先生十六歲。

在吳村讀書。

是年秋秦中張小浦為江蘇學政，先生應試，拔冠邑庠，張氏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年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

「逸史氏曰：余於乙己（原文記年有誤，乙己先生十八歲）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見先生瓊牖餘談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先生十七歲。

先生之父返里授徒，及門甚感，里人許起（壬瓠）亦來肄業，先生與壬瓠同年生，文字切磋，尤覺莫逆。

「十七歲，先君子授徒於家，乃返，於時及門頗盛。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余與壬瓠，同歲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顧未及一年，以母病去。」（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己（一八四五）先生十八歲。
是時（甲辰乙巳間）先生應試崑山。

（見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前四卷先生序文。）

「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見先生自傳）

「十八歲入邑庠，遂棄帖括，乃得肆力於詩文」（見先生；擬上合肥相國）

按崑新青衿錄中道光二十五年乙己，張宗師科試新學榜中，有先生之名，署王利賓蘭卿。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先生十九歲。

館於錦溪顧明經滌齋（名惺字日瞿，著有滌庵詩鈔，又精岐黃術）門下。

「十九歲余館錦溪」（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先生性甚狂，居常目空餘子。

「自昔師門結契，謬託淵源，而今滬曲棲遲，遂嗟離索，憶在弱冠，志銳氣壯，自以可奮迅雲霄；凌躡堂奧，講學則摧鋒折角，談詩則挑宋宗唐，初不料憂患乘之，而竟至於斯也」（見先生；奉顧滌齋師）。

陳可園先生年譜 (九)

張江裁

同治六年丁卯先生三十一歲

正月學使鮑花堂按臨。列先生一等十名。二月開縣亭兩事方伯。選書院高才生。月一會文於官署。凡十人。先生得與焉。四月先生長女詒美生。七月二日先生妹于歸周氏。其秋尊人口口公舉于鄉。先生報罷。八月十五夜。先生登貢院明遠樓望月。有詩曰。桂花香透一天秋。人在瑤階玉砌遊。淨洗塵心緣愛月。欲凌絕頂且登樓。白衣樓接人如境。畫角沈沈吏唱騶。斗柄漸底天未曉。五雲深處聚奎樓。九月九日。先生侍尊人口口公出遊。經駐防城。訪明宮遺址。小憩半山寺。寺在北安門。王荆公故居也。出朝陽門觀孝陵。繞西華門入。登雞鳴山絕頂而歸。先生有時曰。金陵古大都。形勝天下甲。我朝設駐防。尚存封建法。哀哉咸豐初。慘值紅羊劫。婦孺無孑遺。白骨互枕壓。近喜天宇清。占籍重安插。城荒人跡稀。草亂徑途狹。狐軍靈驚奔。鬼火夜相狎。觀此景淒涼。淚下交承睫。路轉洪武門。大道堪馳控。直進即故宮。地闕空梁棟。橋水流淒淒。聲如琴筑弄。層層台殿基。石破苔侵縫。高皇與福藩。同此受朝貢。一則起艱難。一則耽驕縱。仗劍事最奇。投壺典難中。祖孫相終始。江山成一夢。徒令弔古人。秦離再三詠。久聞王半山。卜築昇州地。晚歲基程疊。

捨宅以為寺。人笑佞佛愚。我謂保身智。十年政柄專。一朝初服遂。元祐諸君子。競言新法弊。誠恐推禍始。誅戮無可避。有託逃於禪。庶全君臣體。此情亦堪憫。誰能窺其際。人去蹟空留。供我小息憩。默坐誦公文。千載託深契。其再說爭墩。少年狡獪事。出郭日未午。豁然心目開。前湖填未盡。紫漲逸城隈。鍾山何高高。蒼翠鬱千堆。其陽為孝陵。翁仲猶崔嵬。佳哉此園廩。本為誌公台。相地偶得中。函骨不容埋。逸之數里外。梵刹表如來。松林繞甃街。劫過亦成灰。我欲往相尋。仄徑多蒿萊。問路無樵至。東望心悠哉。晚歸興不盡。繞道傍曲隈。仰視雞鳴山。屋宇懸峯坳。循途曲折上。不知身漸高。憑闌一縱目。辨析窮秋毫。南望但闌闌。華巒同一器。後湖當其北。荷老葉黃焦。台城留一角。藉知齊梁朝。勝境不易得。良時莫空拋。願去沽斗酒。來此持霜螯。

同治七年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先生專人赴禮部試。閏四月回。皆由海道。洪琴西觀察致致吾齋會。課古文。汪梅村先生主評閱。先生得入會。始交汪仲伊崔琴友。嘗與友人夜泛秦淮。有詩曰。秦淮水色如油碧。畫舫風流感裙屐。六朝燈影豔長橋。十載泥痕迷舊跡。楊柳毵毵冷白門。城頭月上又黃昏。酒闌燭

或增惆悵。丁字簾前何處存。友人以隨園圖求詩。先生爲題二首。其一曰。有客遮清來。示我圖一幅。水分內外湖。山巒高低屋。亂紅點砌花。寒綠森禱竹。既非羅門園。亦異上官谷。審視尚依稀。路接清涼麓。知是倉山翁。當時遂初服。其二曰。全點一園勝。最數山中樓。我曾杖策往。直登樓上頭。香海梅成雪。淨軒梧報秋。千房蜂聚密。一徑蛇蟠幽。披圖重指點。惜哉成土邱。回頭望鍾山。萬古滾青浮。九月學使曾薇硯。一華。按臨。古學取八屬第一名。賦題鳳皇來儀賦。覆試尋烟染芬賦。歲試取第一等第三名。文題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同治八年乙巳先生三十三歲

正月。先生二妹卒於穎州。三月先生次女貽芬生。季春與汪少符（紹曾）。朱仲我（孔彰）。同遊瞻園。先生有詩曰。夙慕瞻園名。未識瞻園狀。無意得茲遊。心目皆清曠。微風曲沼邊。落日平台上。釋竹未成林。新荷頗出浪。亭高撐虛空。石疊成奇嶂。亂後小安排。經營心頗匠。中山遺故園。規伊庶有當。感衰事之常。生晚每惆悵。不見南巡時。翠華森羽仗。按瞻園在舊藩署內。石極奇峻。清高宗南巡。曾駐蹕焉。相傳爲明徐中山王邸。亂後草草完茸。僅十之一。有峨亭最勝。先生又有和孫琴西衣言濬泉詩曰。林陵地居江之干。瞻園樓榭雕重樂。兩地相望數十尺。深宵月浸琉璃架。自從亂後久淤塞。微風不復生波瀾。前政李公簿領暇。泉流疏濬平台完。作亭勝之曰峨翠。蜀道遠分故部山。山下小池無半畝。浮沫不動遊魚閑。塞渠迤邐向南去。豁然開朗水氣寒。今春不雨流漸乾。早愁欲出行蹒跚。夏秋淫霖苦積潦。水車日汲力已殫。我公旬宣憂伐檀。撫茲疲瘵愁心顏。委蛇退食坐小閣。代籌民

食真艱難。藁杖偶來林泉間。掛龍矢矯猶未驗。瀾流激石速如箭。緣溝直瀉鳴海濤。安得輕風蕩雲去。倚石側聽亦足歡。陟亭周覽信大觀。萬家生聚胸際蟠。則此詩亦可作瞻園掌故觀矣。

同治九年庚午先生三十四歲

五月科試取二等。夏。謠言金陵拐匪。以華迷人。道無行者七月盜賊總督馬端敏公於射圃。其秋先生應鄉試報罷。遊莫愁湖。有詩曰。莫愁湖裏泛輕舟。水氣溟濛溼翠樓。欲下揚州打雙槳。有誰相送楚江頭。燕雀在東元武北。盈盈環繞帝王都。一般爭及濃湖好。填卻前湖勝後湖。蘇高瓊瑤燕雙棲。樂府休爭宋與齊。山展眉圖湖展鏡。美人只住石城西。一泓淺碧淨於指。十里香風蕩酒懷。僕自心如湖水潔。搖船從不到秦淮。勝棋樓下日前晴。說是中山舊賜湖。僕自不知前代事。徐家歲歲取魚租。亭子高高立翠微。清涼山色認依稀。一聲清磬出僧寺。鶯散鷺鷥何處飛。城上鸞鸞月子黃。蓮花吹得滿船香。與歡盞漿湖中去。消受清宵一味涼。是秋始輯金陵通記。閏十月十三日與朱子翔（紹頤）何善伯（廷慶）循秦淮步月。有詩曰。良夜已堪惜。招尋况有明。多聞天所與。高詠我猶能。波漫長橋月。樓明遠市燈。峭寒留不得。風緊雁如繩。次夕又與子翔開步。有詩調善伯曰。湖枯猶留岸。柳瘦不生烟。橋影臥波曲。霜華洗月妍。塵埃那許洗。狂態自相憐。遙想何文學。殘燈手一編。又有白下吟八首。仿香山秦中吟體。錄其燈舫一首曰。秦淮從東來。演漾穿城中。每當五六月。畫舫青溪通。彩棚輕如霧。蘭棹疾於風。小燈懸百盞。星月光相同。前船挾遊妓。後船載歌童。衣香與人影。來往何匆匆。風景復前日。豪華亦足雄。我心獨私憂。騎盈將惡終。不見夾水岸。樓台今皆空。

褚氏家訓彙疏考(三)

褚杏田先生家訓

褚民誼彙疏 高齊賢考證

杏田公訓諭第四函

慶生男覽，前接法西十月十七日夜間所書之片稟，並附安候片數張，均已分遞，所云除談世事外，毫無趣味云云，此言差矣，出洋求學，為難得之機會，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故予屢次叮嚀誥誡，總要自己想出身，求畢業。予極喜文明進化，決非野蠻頑固，但凡事太過不近人情，亦畢生難以做到；爾謂東洋雖強，亦非極致，然則中國富強之效，果如何然後始遂爾望耶？爾須知之，金錢世界，何能久為長鍊之歌，有人謂爾在巴黎，英文算術，亦竟拋荒，不及在國內時之認真，予聞之，未嘗不瞿然悚異也。前至蔣元春處，雅琴云：我在蘇時聞人言，外甥在法致家書，稱君為杏田仁兄大人，然乎否乎？無中生有，令人心疚，予答曰：小兒身雖在法，心實未忘祖國，尊君之念縱差，親親之愛，固未易也。栢年聲名甚好；小三因吸受香士屍氣生病，至今廢學在家，惜哉！出洋之人遇此阻力，無如何也；可見體質薄弱之人，仗義亦當諒力，一旦病至，父母雖甚愛，亦莫如之何。再者，蘇杭甬鐵路，外務部強借英人之款，欲思壓制民權，現在各省開會共表同情，要求代奏兩宮，收回成命，倘不蒙允，恐暴動不復可免；實則此事既論運在前，即不宜以汗於後，過在當道，不可隱也。劉君澄如，自認百萬元，合各省認款，大約已近三千萬，緩緩湊成，五六年足矣；民權振作，大結團體，努力不休，終能奪回自辦也。前借方氏柳公權帖後有欽崇公碑字，朝夕臨玩，必多佳益；再訂一本日記珠，有始有終，心神不亂，循序漸進，自能日獲無疆矣，書此聊為訓言，至希銘佩為囑！此問聲好。父荇手泐。美月十六日午後書。

民誼謹疏

右為先父寄法之第四諭也，時在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十月十六日，即公元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一日，後於第三手諭寄發期三十六日。民誼抵法以後，即從事於社會主義之研討，以學理衡世事，故對於當時各國政治結構，社會組織，均不謂可，並於安桌中有『除談世事毫無趣味』之語，及『東洋雖強亦未至文明極致』之言，蓋理論與事實，本處懸絕之地位，以事實質理論，符而至於十之三四者，已屬大佳，脫五六焉，則過望矣；少壯之性恆堅緻，懸

七八而為至低之的，以觀世事，宜乎其百不如心；然所用以觀測實證之具者，猶東西富庶強盛所謂先進之邦也，先進諸強猶若是，後進類我將何如？以吾國清末政治社會之情形，以較社會主義最高之論據，其是非文野之相距，擬諸天地，猶未盡觀，嘗渾九京，直相若也；是以每當比附論駁之際，則覺燭隱濁而，頓領是道，意亦軒昂，過此，則憂疑失望，與致索然矣，予性篤樸，閱世又淺，故不免憤世疾俗之意，先父知其然也，故手諭之中，鼓勵振導，使其

脫離好高務遠之樊，而代之以人生現實自想出身之勇，並現身說法，指點文明，歸結於「太過不近人情，畢生難以作到」，然後知中庸之為德，其實踐人情之謂乎？復以橫議訛言，發人深省，慈父之於其子，固若是也。而委曲周至，以潛移默化之力，軌其不肯子於腳踏實地，協洽人情，如先父者，恐無多焉，此先父率志曲愛之烈，民誼所以無終食之間不在念也。

栢年自號覺，名延齡，周琴軒先生之長公子，仲鴻學長之兄也。賦性豪俠，敢直言，無隱諱；書宗北魏，極妖嬈古拙之能事，嘗贈民誼二楹帖，已付裝池，傳之久遠；函牘往來，所存尤富，已擇其要者裝成長卷，以永朋思。仲鴻幼時，染自瀆癖，耗喪至深，身以大弱，民國二十一年與兄栢年，後先謝世，其叔湘齡先生，亦以是歲歸道山，耆舊凋零，思之邑邑。栢年尚有二弟，君常行七，留德業醫，畫聲瀟瀟；君梅行八，為靜江先生第二坦腹，留學美國，執業醫藥，蓄志甚宏，行見兩浙三吳四千六百年來之絲織事業，同被其改進之光也。

當光緒丙午之時，吾國社會情形，已然逐漸開化，但鄉村內地，聞見較狹，故對於負笈去國之人，仍不免懷疑抱惑之思，懼鬼驚神之感，偶一不慎。則杯蛇市虎，詭語朋興。夫多事好怪，本為鄰里談笑之常，惟處之不當，轉足以債事傳訛，見絕里閭；其始原甚可笑，其終不幸隨之，鄉黨中恆有事也。當時對於民誼，無中生有，物議叢然，賴先父明達，僅以祖國之恩親親之愛二語，逸然翻之，卒使橫來蜚語，有如過耳秋風，不知扶搖何所；此雖細事，亦足證當時風氣之鋼蔽，及先父處世之精神也。因並記之。

國人迷信觀念最深，尤注意於風水之說，淤濕鐵路之購回拆毀，北京鐵路之止於馬家鋪，不能直達都門，皆當時風水癡迷之笑柄也。然事實利弊，不久自明，會幾何時，而有商民爭路權之風潮，二百餘年不亡於太平天國及庚子拳禍之滿清，竟失其統緒於鐵路國有之導火線，俗諺「明末修廟清末修道」之說，髣髴不幸而言中也。論中所述蘇杭甬鐵路云，當時確有是路之名，各省開會，共表同情，若忤商情，恐生暴動，則是時民氣蓬勃之狀，於此可見一般。

。然此尚不足道，蓋開會計事，責在眾人，專制縱有淫威，不能逐人示法，故劉澄如先生之自認百萬元為爭路歸商之倡，其事至足多矣。夫以百萬鉅款，投之於築路，已不能不謂為開風氣之先，矧直接為築路投資，間接即為援助商權，抗爭政府；質言之，即振民權張革命也，使欲加罪，其能避乎？其事可嘉，其見解與魄力，尤不可及，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勇。按，澄如為南潯富紳，前清進士，四品清廉；子翰怡，名承幹，為南潯嘉業樓主，版本賞鑒之精，收藏之富，傳刻之多，均早已著名當世，又滬杭築路之爭，周湘齡先生不徒出款甚多，而且躬與其事，亦足稱也。

當時風氣已云開，蜚語無端誇我來；百萬有人爭築路，澄如畢竟是賢才！

齊賢謹誌 蔣元春先生，為吾師繼慈蔣太夫之堂弟，故呼師為外甥。

栢年姓周氏，為南潯望族，尊人字琴軒，有二弟，即琴史湘齡兩先生，湘齡尤負兩浙人望，即海上晨風廬主周夢坡先生也。栢年天賦輪囷，器宇儼莽，才思卓犖，志節精純，有時病狂，自視甚高，目無餘子，生平率真敢言，疾俗如敵，光緒辛丑（二十七年）元旦，栢年偶出遊，見邑人翎頂靴帽，絡繹於途，即歸取素紙墨筆作畫曰：「今日大看走屍」；書已，張之途側，路人怒目，不顧也。蓋前清殮葬，多以品服，與賀歲吉服，初無二致，其憤世者有如此。栢年會入震門，膏一襟，光緒乙巳，（三十一年）東渡留學，故日文極有根底；漢文書法，亦皆樸秀。光緒丙午，（三十二年）吾師赴法，舟次新加坡，與靜江先生同日入同盟會，並於舟中定抵法後創中國印字局發行報紙之議，吾師即於舟中作書致留日友人，託購鉛字，後此項鉛字至法，發行「新世紀」週刊，為革命宣傳最力之刊物，吾師及李石曾吳稚暉，皆曾親執手民之役於此項鉛字，當時在日受託代購者，即栢年也。

新世紀發行後，繼有世界畫報之創刊，栢年即任世界畫報社上海分社長，與陳英士于右任等奔走革命，因服膺進德會不作官之會約，直至民國十五年靜江先生在粵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時，始

被迫不得已擔任中執秘書長。

柏年生於前清光緒六年，其年月日時所占之干支，皆爲庚辰，故今年適爲一週甲，娶雙林蔡原青氏女怡生，長柏年五歲，結婚未久，即歸甯母家不復返，蔡氏二女皆如此，亦異稟也。柏年無已，另配小梅女士，生二子一女，長公子世安，任職中國航空公司；次爲女公子名雪寶，歸今中央醫院院長羅廣霖先生，三公子世和，尙在就學，亦良器也。

夢坡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歸道山，時柏年方臥病於首都，八日計電至，送電報者方叩問，柏年即曰：「吾叔哀耗至門外矣」。言已而逝，異哉！其三弟仲鴻亦以是歲歿，惟因太夫年甚高，故二子之喪，至今祕焉。

柏年弟兄五人，三九兩弟均去世，七八兩弟均有盛名如上疏。容史先生生一子，名延年，字子美，爲聖約翰大學名教師。夢坡先生亦一子，名延初，字健初，克承先業，所至有聲，對於鹽務，尤有深切之研究，刻在上海爲律師，其妹倩，即現任外交部秘書俞則民先生；健初與吾師爲異姓苔岑，故以盟兄事吾師也。

去年吾師集柏年往來存函二十餘封，檢取十二封裝成長卷，並自爲長跋，所餘之函，因羅廣霖夫人之請，故又檢四函，加以詮釋，裝池歸贈，以慰夫人仰慕先人手澤之思，夫人感焉，自爲跋文，述陳一切，其文深秀，轉錄如下。

先嚴柏年公生時，馬背船唇，居恆在外，直至民國二十二年棄不孝等而去，亦在首都逆旅中，生平雖日與筆墨爲緣，但以履止無常，隨作隨失，故不孝手中，竟無片紙隻字足以寄孺慕而若侍先君座，此誠無從補救之痛也。

民國二十八年秋，聞世伯褚秘書長民誼，有整理先君遺札，付之裝池，以慰幽冥，而永朋好之舉，遂不禁砰然有動於中，念先君精墨，既有存於天壤間，則向所以爲無從補救之痛者，或且資吾以免此終天遺恨也；於是心之碎然者愈甚，而希望之意亦愈濃。

褚伯與先君爲總角知己，清末革命之際，褚伯在巴黎有新世紀及世界畫報等發行，先君受託，組世界分社於春申，主持國內推銷事

，羽翼革命，鼓吹民權，所事既同，函牘自富，因拘誠陳請，乞

褚伯以選餘之件，惠賜數函，俾獲重睹先人手書，使不孝一縷幽思，得默然與先父之精神相會，褚伯慨然許之。二十九年元月，既以先父遺牘十函見賜，並於十函之內，特選四函，檢定其時日，詮釋其事實，使不孝不維得睹先君之手書，且能曉然於其書可以紀念之價值，彌可感也。不孝遺痛既捐，感慰靡已，因記原委，並付裝璜，先君有靈，當亦爲慰，孝思不置，子孫寶之，時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也。不孝羅周雪寶謹識。

柏年函多記光宣之間上海革命事，於章太炎劉師培陶成章等所記尤詳，容另纂柏年函考，茲不更贅。

蘇杭甬鐵路爭商權事，夢坡先生年譜內記述至詳，容另纂述。

小三，即柏年之三弟仲鴻，留日習印刷製版術，與柏年同年去世。

香士姓徐，烏鎮人，會爲柏年家西席，柏年仲鴻及栢年夫人小梅女士，均從受學，死之日，仲鴻往參殯禮，歸即病，羣以爲衝撞屍氣使然，實則仲鴻身體本不健也。

栢年尙有堂叔一人，即鶴齋先生，生子四人，長子延訓，字頌西，幼與吾師同習英文於南潯電報局蔡局長，並同學於灣溪公學，平生以未曾留學外國爲恨事；畢業後，任教職數年；革命成功，參加黨務工作，北伐以前，隨汪主席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與何士楨等努力反共；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浙省任名縣長多年；此次和平運動亦多贊助；刻因病已退休矣。次日延紳，字佩箴，現任中國農民銀行行長。三日延濂，字景溪；四日延圻；均有成就，周氏一門，誠佳士之所從出也。

清代藏書家誌 (二)

蟬翁

沈叔埏

沈叔埏字劍舟號雙淺嘉興人乾隆進士所居曰頤無堂，藏善本書甚多。

盧文弨

盧文弨字召弓號抱經，餘姚人，喜藏書，精校，所刊抱經樓叢書十五種，最稱精審。

鮑廷博

鮑廷博字以文號涑飲歙縣人，流寓桐鄉之郎鎮，藏書極富，四庫館開，進書六百餘種，又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世稱善本。

錢熙祚

錢熙祚字雪枝一字錫之，金山人，富藏書，校刊守山閣叢書及指海珠叢列錄凡數百種，世稱善本。

江昱

江昱字賓谷，江都人乾隆廩生，嗜學安貧，擁書萬卷。

王振采

王振采字貽六，無錫人，藏南北宋雕鐫版本甚富。

史兆斗

史兆斗吳江人，徙居長洲，博學多藏書，齋居蕭然，惟事校書。

吳焯

吳焯字尺鳧號繡谷，錢塘人，所居

張若筠

張若筠字竹鄰，丹徒人，乾隆貢生，精鑒賞，藏書逾二萬卷，嘗冒雪至揚州，購得宋槧書數部，猶子崑為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流，皆為題詠。

畢沅

畢沅字篔簹，一字秋帆，鎮洋人乾隆進士，博學好古，藏書數萬卷。

孫宗濂

孫宗濂字栗忱，號隱谷，仁和人乾隆舉人，築堂曰壽松，藏書數萬卷。

孫星衍

孫星衍字淵如，陽湖人，乾隆進士，富收藏，精校勘，有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又輯刊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世稱善本。

馬曰瑄

馬曰瑄字秋玉號解谷，江都人，乾隆間，與弟曰璐，同以詩名，嗜學好客，家有叢書樓，藏書甲東南，其園亭曰小玲瓏閣，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多主其中。

秦恩復

秦恩復字近光號敦夫，江都人，乾隆進士，所居五筍仙館，著書萬卷。

金檀

金檀字星輅，桐鄉人，好蓄異書，築文瑞樓以藏之。

李宗瀚

李宗瀚字公博，臨川人，乾隆進士，喜聚書，收藏極富。

李調元

李調元字雨村綿州人，乾隆進士，藏書數萬卷，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

周厚培

周厚培字仲育，婁縣人，富藏書，高才淹雅，乾隆間，開四庫全書館，厚培進書數百種。

周永年

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乾隆進士，棄產營書，積五萬卷，約曲阜桂馥築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許慎，聚書其中，其學淹博無涯矣。

曰瓶花齋，所藏多宋元舊槧與舊家善本。

張士俊

張士俊吳縣人，自號六浮閣主人，喜聚書，會刻宋本廣韻玉篇及佩觿字鑑羣經其辨為澤存堂五種。

陸烜

陸烜平湖人字子章又號巢雲子，工詩，藏書甚富。

吳壽

吳壽字槎號兔牀，海甯人，藏書五萬卷，黎拜經樓以貯之，黃丕烈願其室曰百宋一廬，壽聞之，自題其居曰千元十架，請有千部元板也。

吳泰來

吳泰來字企晉長洲人乾隆進士家有遂初園藏書數萬卷。

戈宙象

戈宙象字小蓮，元和人，所居曰半樹齋，藏善本書甚多，皆手自校勘。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乾隆進士，家世殷富，業經於准，晉芳獨好儒術，購書五萬卷，日夜搜討，聲華籍甚。

楊復吉

楊復吉字列侯號蕪樓震澤人乾隆進

士，從王鳴盛游，家富藏書，文行爲時所重。

黃丕烈

黃丕烈字義圃，號復翁，又號佞宋居士，吳縣人，乾隆舉人，喜藏書，得宋刻百餘種，顏其室曰百宋一廬刊士禮居叢書爲收藏家所重，乾嘉之際，東南藏書家以士禮居爲大宗。

李文藻

李文藻字素伯號南澗，益都人，乾隆進士，好聚書，所藏數萬卷，皆手自評校。

張燮

張燮字子和，常熟人，乾隆進士以詞章名世。喜藏書，與黃丕烈有兩書淫之目，其藏書處曰小鄉福地，有味經書屋集，小鄉福地隨筆。

阮元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於學無所不窺，藏金石碑版圖籍極富，有文選樓藏書記又彙刻學海堂經解等書。

陳鱣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海甯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藏書甚富，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

後之人，其鑒我。

吳翌鳳

吳翌鳳字伊仲號枚庵，吳縣人，嘉慶時諸生，喜聚書，手鈔書數千百卷，皆藏書家所未見。

汪士鐘

汪士鐘字闕源，長洲人，好藏書，黃丕烈所藏書多歸之，有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

倪模

倪模字迂村，望江人，嘉慶進士，藏書甲安徽，其藏書處曰江上雲林閣。

胡澍

胡澍字荻甫號石生，績溪人，精篆刻，尤嗜善書。

許卓然

許卓然無錫人，藏書萬卷，子庭堅，能讀父書。

劉珊

劉珊字介純，漢川人，嘉慶進士，喜聚書，有劉氏藏書記。

葉樹蓮

葉樹蓮字石君，世居洞庭山中，愛虞山山水，遂家焉，性嗜書，考訂精審，遇宋元鈔本，雖零缺單頁，必購之。

戰後之法國西文學界 (下)

島木正三著
楊叔美譯

「……」大地的轟擊的聲音，尚未完全消失的時候，我早已從破壞中出來，雖然是執拗的陣的黨員，但是正義早已從破壞中漸漸地顯示出來了。而且高尚的呼喚也可以聽到，這不算是悲劇，那末，屋子裏的喜劇，就是皮肉。

新起的國人，及文學者的人們，你們的漂亮的職業和筆桿，於其說是為祖國，無甯說是為自己的麵包而如此的，有許多事，不是同樣地可以正直的自白嗎？日和見——即觀望——主義者和出鱈目——隨口亂說，即信口開河。——的吹噓，——聲名者的人們，它們是將歷史改造，污穢了偉大的已往，嘲笑着英雄的精神，欺侮了國民而將民族之破產癩了。然而將此種罪惡撤除了的他們，晦暗了慘害的降臨，和逃亡的姿態。

在一九一八年所得的勝利，我們並沒有學得教訓，所以這次的失敗也是當然的事情。我們並不希望，我們所愛的孩子們，將可貴的生命，去作無為的犧牲，並且也痛念着悲慘的大眾。母親與妻子，對於新建設一定是有發言權者。她們的心中，一定發出熱烈的希望，在期待新的法蘭西。」

然而建設之前，預先非將障礙鏟除不可。不過尙有意外的困難，即沒有見到國民外層的再組織。所以精神及方法，也就非有變更不可。在維希——法之新政府——所發表的實行改革案，已有非常的決意。首先，懲戒戰爭的責任者，而且實行斷然的整理無能力者。客夫候等覺得將時間隨意浪費的人，在其自己的職務上，有追究的必要。所以各個國民，非注意到全體的利益不可。因此，加倍的努力，和節省時間，那是當然的事情。

再有在另一方面，對於此種精神亦宜頌揚的。像培奇，白雷斯，呂寶愛等被國民尊為愛國詩人。一八七〇年敗北之後，當時的米希雷就寫了一篇「法國的敗北，傳遍了世界」。這種事，在現在的場合，也是適用的。那也就是法蘭西的所以常常成爲所謂「歐洲劇場的舞台」就是這緣故。

法蘭西人，將一切發明，嘗試着許多的苦痛。那種善惡，勝敗，屈服，自由等的屬於誰，那是不需顧問的。中途的停止，也是不問的，這雖是可說弱點，但也可以說是特長，而且是表現出那種勇氣與寬大。

一九四〇年的五、六二個月，是悲慘的二個月，但不是可愛的法國歷史的終止點。歷史是無所謂終止的事情。尤其是法蘭西的歷史爲更。無論如何，決不會被征服者所用的各種重壓所拘束的。人類的悲哀，野蠻的歷史，那是應該繼續地教給所有的人類吧！

(完)

二九，十一，六，譯成於國立一職。

清代詩經書目提要敘目 (續)

金受申

- 131130129128127126125124123122121 120119118117116115114113112111
- 齊詩翼氏學四卷——乍鶴壽撰。
詩地理徵七卷——朱右會撰。
三家詩遺說考五十卷——陳喬樞撰。
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陳喬樞撰。
詩經四家異文考五卷——陳喬樞撰。
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陳喬樞撰。
詩古微十七卷——魏源撰。
毛詩譜一卷——胡元儀撰。
毛詩天文考一卷——洪亮吉撰。
毛詩詳讀不分卷或問一卷——戚學標撰。
- 120119118117116115114113112111
- 詩集傳附釋一卷——丁晏撰。
詩經釋參四卷——鄧翔撰。
毛詩讀三十卷——王劫輯。
毛詩序傳定本三十卷——王劫輯。
詩義博從四卷——易佩紳撰。
詩經說略——張爾歧撰。
詩故考異——徐華嚴撰。
三百篇原聲七卷——夏味堂撰。
毛詩校勘記十卷——阮元撰。
詩經通論一卷——皮錫瑞撰。
毛詩學三十卷——馬其昶撰。
- 5131521511501491481471461 5144143142141140139138137136135134133132
- 讀詩日錄一卷——陳澧撰。
詩義篇一卷——牟庭撰。
毛詩說三十卷——孫壽撰。
治詩讀詩蒙說一卷——顧志成撰。
詩廣話三十卷——徐璈撰。
詩說二卷——郝懿行撰。
詩問七卷——郝懿行撰。
詩經恆解六卷——劉沆撰。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方苞撰。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毛奇齡撰。
毛詩說三卷——諸錦撰。
毛詩重言一卷——王筠撰。
詩經拾遺一卷——郝懿行撰。
周人經說八卷——王紹蘭撰。
韓詩內傳考——邵晉涵撰。
毛詩雙聲疊韻說——王筠撰。
韓詩遺說續考四卷——顧震福撰。
毛詩小識三十卷——林柏桐撰。
毛詩通考三十卷——林柏桐撰。
詩考異字箋餘十四卷——周邵蓮撰。
毛鄭詩辭義一卷——羅振玉撰。
- 161160159158157156155154
- 毛詩陸璣疏考證一卷——集循撰。
毛詩地理釋四卷——集循撰。
毛詩名物圖說九卷——徐鼎撰。
詩經原始十八卷——方玉潤撰。
三家詩補逸三卷——阮元撰。
詩樂存亡譜——夏忻撰。
詩義折中二十卷——傅恆等撰。
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王鴻緒撰。
詩三家集疏——王先謙撰。
詩小學——吳樹聲撰。
毛詩復古錄——吳樹聲撰。
毛詩辨韻五卷——趙似祖撰。
樂詩考略一卷——王國維撰。
以下五種尚未考出作者亦未作提要
- 168 詩經地理考徵
167 毛詩草木今解
169 詩所
170 詩觸
71 詩錯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八)

翠微居士

- 未軒公文十二卷(明黃仲昭雍正刊)
 (趙忠毅公詩文集二十四卷(明趙南星
 明刊) 條庵野抄十一卷(明蔡士順天啓
 刊) 農丈人詩集八卷(明余寅萬曆刊)
 太乙山房稿(明陳際泰明刊) 馮宗伯集
 八十一卷(明馮琦萬曆刊) 鄒子願學集八
 卷(明鄒元標萬曆刊) 素齋集三十二卷
 (明吳伯輿天啓刊) 樵山堂集二十七卷(明
 吳應箕同治刊) 崔文敏公函詞十一卷
 (明崧鉅明末刊)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
 (明錢謙益崇禎刊) 石臼集十六卷(明
 邢昉康熙刊) 范文忠公集十卷(明范
 景文繼讀叢書本) 陳忠裕公全集三十卷
 明陳子龍嘉慶刊) 左忠毅公集三卷(明
 左光斗通行本) 鹿忠節公集二十一卷(明
 明鹿善繼清初刊) 韓五泉先生集(明韓
 邦靖清初刊) 歸雲別集七十四卷(明陳
 士元道光刊) 孫文定公大全集(明孫廷
 銓康熙刊) 菱谿詩集四卷(明何彝光康
 熙刊) 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六卷(明李世熊
 同治刊) 紫石山房詩文集(清吳定嘉慶
 刊) 讀書堂綠衣集四十六卷(清趙士麟
 康熙刊) 三易集二十卷(清唐時升雍正
 刊) 匡山集六卷(清正沛洵雍刊) 詒清堂
 全集十三卷(清張習孔康熙刊) 大觀堂文
 集二十二卷(清余縉熙康刊) 式古堂全集
 (清張雲翼康熙刊) 嘯竹堂集(清王錫原
 刊) 石鼓研齋詩文集(清曹文植嘉慶刊)
 香雪文鈔(清曹學詩乾隆刊) 志齋堂全集
 (清唐夢賢康熙刊) 秋笏集八卷(清吳兆
 騫雍正刊) 澹餘詩集四卷(清曹貞吉康
 熙刊) 獨且集二卷(清高士奇康熙刊) 懷
 草堂文稿(清梁份康熙刊) 高隱人全集三
 十二卷(清劉壽藜康熙刊) 澹餘吟草(清
 丁繁培道光刊) 弱水集二十六卷(清屈
 復原刊) 青箱堂文集二十卷(清王崑簡
 原刊) 清澗堂詩六卷(清陸澹乾隆精刊)
 青豎詩鈔十卷(鄭大謨嘉慶刊) 施愚山大
 全集八十二卷(清施閏章原刊) 匠門書屋
 文集三十卷(清張大受雍正刊) 矢音集十
 卷(清梁詩正原刊) 松皋文集十四卷(清
 毛際可康熙刊) 英湄詩選十卷(清王又
 旦原刊) 禮山園全集(清李來章康熙刊)
 黃葉村莊詩集八卷(清吳之振道光刊) 松
 物庵全集(清吳鎮乾隆刊) 據梧詩集十
 五卷(清曾掄乾隆精刊) 劉文清公遺集
 二十卷(清劉墉道光精刊) 德蔭堂集十
 六卷(清阿克發乾隆刊) 響泉集二十八
 卷(清顧光旭乾隆刊) 玉井山館文略五
 顧(清許宗衡同治刊) 安致遠全集(清
 安致遠康熙刊) 樵葉集五卷(清李柏康
 熙刊) 經訓堂詩集四卷(清孫起村嘉慶
 刊) 百尺梧桐閣集十六卷(清汪懋麟康
 熙刊) 聽山集八卷(清申泚光康熙刊)
 敬恕堂文集十卷(清耿介到光刊) 姚端
 恪公詩文集三十卷(清姚文然康熙刊)
 藍戶部集二十六卷(清藍千秋乾隆刊)

采風新錄

挽履齋

瞻麓

庚寅辛卯間在杭垣。輪月得見話經崇文諸課卷。履齋未冠。輒前茅。辛秋同舉于鄉。戊寅遇於滬上。知前此固相寓為鄰。今春聞其溢逝。挽賦。

雲章早識話經文。鳴鹿同歌一面君。燕羽差池虛四紀。鳳雛雅道翊三分。佳兵人惜今微管。救世吾慚策對黃。春雨挹殘衰白涕。莫教陣笛更聲聞。

草堂人日默舅有詩次和

釋戡

小築偏臨水。沙鷗笑我閒。會心惟竹石。列眼盡溪山。且醉過人日。休論出世間。春波依舊綠。蟻蠱上弓環。萬里橋西路。風光似此無。梅開方爛漫。春至不須臾。後日立春。趁作琴尊集。聊忘節物孤。老妻運好事。為寫草堂圖。

元夕集橋西草堂

釋戡

朔月華燈耀草堂。招邀十客與倘佯。街寒梅萼齊糖發。帶醉詩聲逸。榻狂換世逢辰。回百念。放懷作健。盤千觴。崑崙夜春。知無分。還。有清芬動綠窗。

正月十六日雨後簡元夕會飲諸公

釋戡

上元月鋪銀。朔吹送宵冷。商燈集歡侶。巡簷輒縮頸。凌晨風頓和。青雨作春靄。園林新沐餘。松石意逾靜。禽言隱竹陰。苔氣盡槐瘴。池成思引。泉積潦忽沒。脛呼。僅拾絲。勝淨水當解。艇續紛落岸。梅仿。標桃源境。道人午睡足。聊此事幽屏。平生百無成。一壺專天幸。春來。

花滿路。排日可酩酊。為報素心人。莫待鷓鴣三請。

立春後八日大風雪

釋戡

一冬煥不雨。孕此春後雪。谿山信鷺淨。吹飲久龜裂。坐令田居人。對雪亦咄咄。吾園新種松。龍拏出巖穴。風摧雪復壓。勢欲眩三折。紅梅乍放蕊。攬以瓊瑤屑。朝曦縱解凍。豔色恐終奪。修篁盡偃。似。羽偶出沒。悲鳴苦向我。生事吾素拙。三年歷喪亂。斗米縲千結。雙餘歲。弗登疲。氓命真絕。沈吟還語誰。駭屑晚益烈。

雪中樓望

釋戡

妙耳雙尖。禿鍾山一望無。庭柯垂欲斷。池溜凍全枯。路沒車輪。轍。村貧酒廩。墟寒鴻。疏滿野。漸塊烙生爐。

鑿沼

釋戡

鑿沼尋泉未得源。却憑一雨聽潺湲。平生不樂貪天幸。遮莫窮成有怨思。

話舊熙春曲呈西園先生

釋戡

鄭海陳。戲文芸。沈子朱。曠俞。著後曠。世知音。有伯鸞。九圓風。塵見豪俊。三年離亂。免饑寒。舊家文物。臨吳越。儒者旌旗。比范韓。從此江淮得清晏。熙春民聚大長干。



挽吳董卿

老話寤寐君亦去。詩人廉吏補工窮。八閭浩浩潮滄海。三晉巍巍

集錄

百舟歌。留此一木撐坤乾。孤學不畏烈風凜。獨立敢鬥雷霆。嗟公志業苦未竟。五載盤錯心力殫。政如神龍閱首尾。示人鱗爪非其全。

蘇唱大風科。少年稱盛事。君子之歸已丑。鄉山故宅問郵筒。君奇詩有。意。良朋死別。問。家。居。句。推。堪。聽。無。限。春。愁。集。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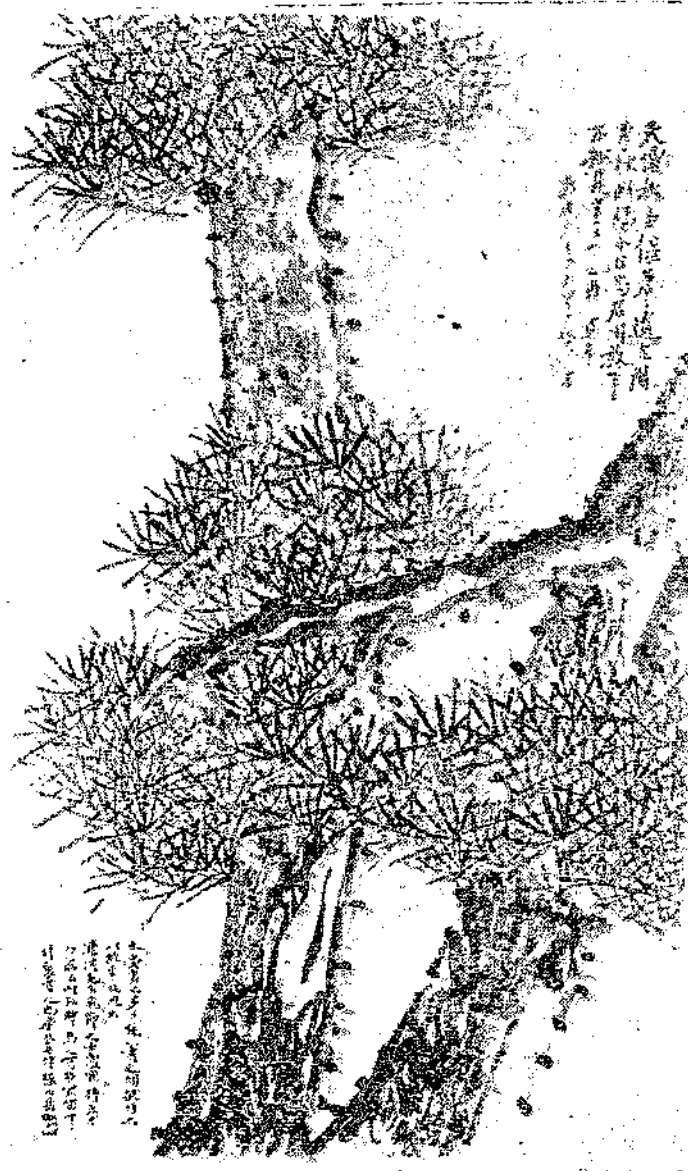
仁翁以海藏翁
畫松移贈楊无
恙并加題記余
從元恙假懸齋
中決月朝夕坐
對肅然如見師
友死者九原生
者萬里感賦長
句不知涕泗之
何從也

今覽

所。而。畫。簡。不。見。土。海。藏。畫。松。不。露。天。地。天。豈。可。與。共。戴。毒。痛。四。海。流。離。苦。心。微。意。托。毫。

素落筆正。值豬兒年。是時英威未貴。斗。舊。臣。遺。子。朝。班。嚴。霜。殺。草。

袂。褫。料。虎。頭。絲。遠。盜。頭。鑿。魚。腸。不。畏。專。諸。故。知。豪。客。難。迎。避。世。上。公。



鄭蘇堪畫雙松圖

吉林成氏舊雨軒藏

海藏老人書法詩翰名滿天下。鮮有知其能畫者。畫不輕作也。吉林成澹堪先生多祿與老人為文字交。甲子之秋。海藏流都。過成氏舊雨軒。酒後乘興寫雙松。並題詩云。壇松壽。長。蒼。蒼。遺。老。潛。來。欲。斷。腸。今。日。為。君。閒。放。筆。不。知。是。嶺。是。風。霜。此。詩。此。畫。皆。有。深。意。存焉。不。得。以。常。作。視。之。余。幸。獲。觀。返。假。歸。寫。影。寄。貽。國。藝。愛。志。數。語。于。後。宜。舟。附。識。

宜舟附識

樓前雙栝後先化。摹寫意態通畫禪。不須身兼較同異。此幅極身。作。龍。龍。移。儼。對。秦。衣。冠。眼。明。紙。角。見。題。記。妙。蹟。何。幸。并。二。難。存。亡。窮。達。各。有。命。仁。人。志。士。傷。脾。肝。豈。與。能。道。其。心。也。丙子。齋。社。會。海。藏。有。詩。即。以。此。句。命。題。

巢園猝遇

暴客幸而

跳兔喜賦

干雅

攬。轡。登。車。氣。自。殊。張。拳。冒。刀。勇。何。如。康。衛。詎。意。遭。街。概。急。智。真。能。斷。

行盡是渠。

挽韋齋師

歷時絃括芥相連。滌海兵塵寄繫款。死及建興誠少憾。名資退

升斗蘇枯鮒。取譬非非想。乞君研池水。淋漓滿吾掌。大鈞本無鈞。坡公偶設想。長憐竭澤心。一竿歎執掌。數罟孟軻喻。漏網史逸想。大魚可吞舟。小魚不盈掌。

谷可無譏。菘蔬奇氣消除盡。鼠采朋從落。托稀。師曠年。將邀壽。保眉。餒。四首。舩。後。紫。念處。拂水。公。舉。詎。忘。機。

過无隅廬里門感作

百衲

暮年貧到立錫無。側頸哀鴛訴已孤。梓臂未妨人世隘。與來轟飲雜屠沽。滌若攤箋近卅年。一屢香火溯因緣。婚胸了了興亡迹。證取洪遵泉貨篇。師古

貨。王。富。立春日風聽開眺

立春日風聽開眺

孝通

卅年塵海錯昏瞶。野處方知闕宛枯。半畝喧陽綠發羽。一畦寒翠摘新股。滿懷哀樂容齊物。別有風情判故吾。日日再來都刮目。可能消息上吟鬚。

庚辰歲闋祭詩呈廖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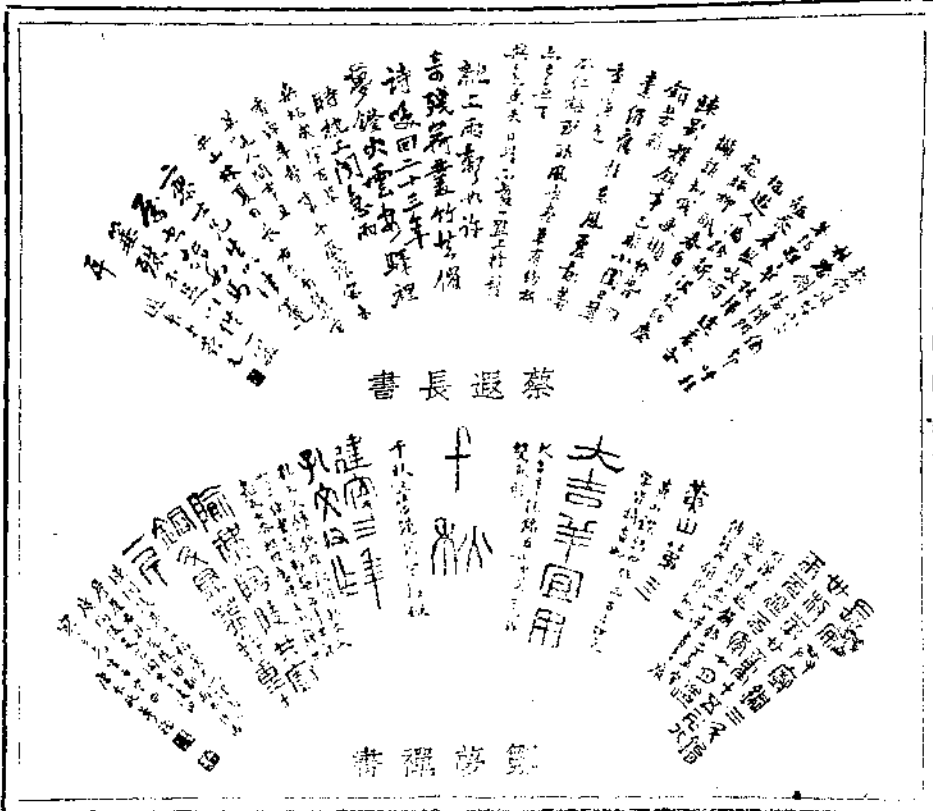
還長

炳燈知無益。絨金馬用文。鳴廊風奏鐸。炙硯石生雲。鷓狗珍前

以畫魚冊贈廖士承惠二十字依韻奉和

還長

綠木豈無災。臨湖亦遐想。元龍湖海士。知魚如指掌。



書長還蔡

書禮勞

負郭吾徒欠薄田。天涯飢聚又經年。就居此亦三三徑。賞醉今非十十錢。放眼送人花外過。扶頭恁我竹間眠。草堂句滿容齋壁。身落南都一惘然。

雪中作

伯治

影堂兒女白衣冠。雪色迷離

未忍看。不待簾曉融作溜。少須盡化淚闌干。

庚辰歲暮懷人

伯治

久別近何如。稍遲問起居。天寒凡事懶。道遠故人疏。欲慰三秋思。憑傳兩字書。相期重握手。尊酒款吾廬。表乞瑣廳頻。秋冬又及春。

軍言壽相。我愧老成人。有骨安非禱。惟望磨不磷。傳聞采芻議。致待慰蒸民。

疎影梅花伴。空銜封題箋。寄慰良朋。新詩酬唱懷瓊鳥。舊夢依稀話杜陵。舍已芸人豈我顧。先憂後樂有誰能。獨憐離索無窮感。吟座添寒冷欲凝。

次韻和太疏雪中樓望

霜 杰

雪後展曦薄。寒煙一縷無。偶開陶徑望。差免庾塵污。道氣存虛室。交情斷舊墟。近來知物力。小火自添爐。

讀太疏鑿沼詩因

廣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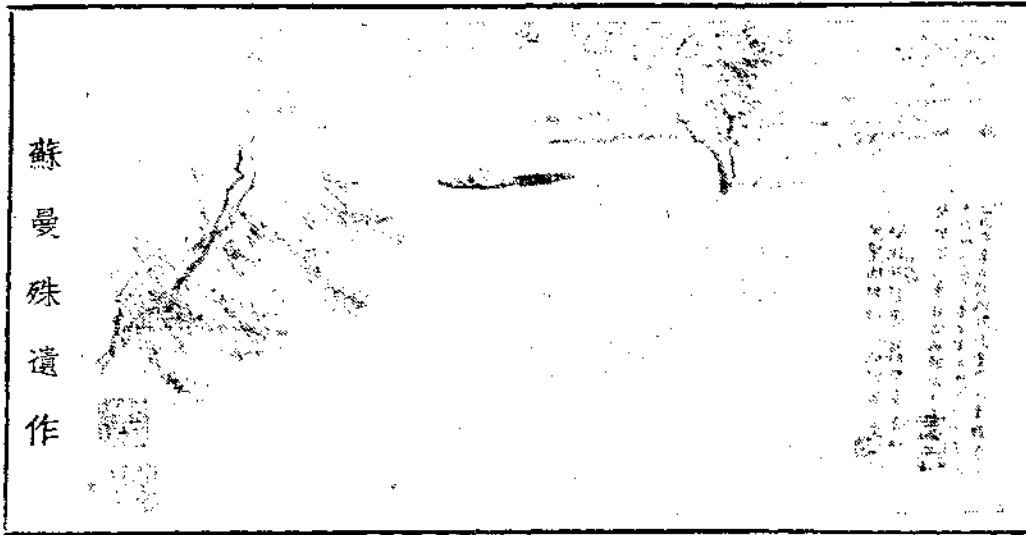
霜 杰

左右資深自有源。底須滄泮助潺湲。却惟一壑能專者。但可無求莫寡恩。冬柳詞用東園老人韻

芳 墅

長亭送客最魂消。人跡依稀認板橋。殘月曉霜天氣冷。楊花無復逐風飄。輕盈翠袖十分寒。雪壓樓頭興已闌。萬縷千絲猶惹恨。問誰青眼為君看。日暖南簷影漸西。某

蘇曼殊遺作



煙暝合鎖階。臺城萬樹傷搖落。多少啼鳥失所栖。

輕黃嫩綠待

晴烘臘盡春回暉

釀中莫惜腰支消

瘦甚。明年依舊舞東風。

辛巳春後大雪口占錄奉寥士

子 裁

執意天公失序時。條風弗作作寒飈。不教綠萼榮春樹。却遣瓊英舞凍枝。種種空花開頃刻。哀哀鴻爪印迷離。兒曾未解人間事。點酒烹茶促賦時。

和寥士雪中眺望元玉

子 裁

陽春吟白雪。雅意寄遙深。哀死三章作。德天子儼餅山兒雪中凍死人作首竹歌三章以哀。眩花萬籟沈。功誇平陷阱。色滯屬高岑。晚見何須慮。堅凝却在陰。

雪霽中央公園看竹

雪 蕉

為憐冷翠入幽叢。僻徑人稀雪未融。十日平安勞爾報。七賢消息倩誰通。須知點點冰凝碧。莫認斑斑淚染紅。勁節凌霜猶不屈。綠何一笑却因風。

辛巳元日試筆

叔 璣

未舒柳眼看新春。先展梅頭笑旅人。沈醉江山如昔日。蕭條詩酒過芳辰。椒盤絲勝簪誰繫。華戶桃符畫不神。閒說流亡空比屋。尋言時復一酸辛。

氣天一閣古
士氣六朝新

早起和碩果亭文韵

叔璣

陽阿啼髮已非吾。忍凍聊親屋角烏。細碎春
聲。熙市井支離。山骨瘦。江湖落紅解怨。東風惡。曼
綠誰憐。弱柳疏。消受一朝。惟早起。不應身共草同
枯。

寥士論詩敦和原韻并示叔璣

善伯

大夢何時覺。黃河待水清。世衰亡道義。國破
見忠貞。羨子詩能顯。嗟余學未成。勸君多飲酒。莫
作不平鳴。

辛巳元旦

初蓉

欲新客況爲年初。獨步郊坳寸抱舒。遠黛含
情波澗澗。清暉照眼柳疏疏。閉門能謝賓朋至。酬
節難教酒食除。歸與梅花報春訊。一枝遙遞數行
書。

次寶楚感懷原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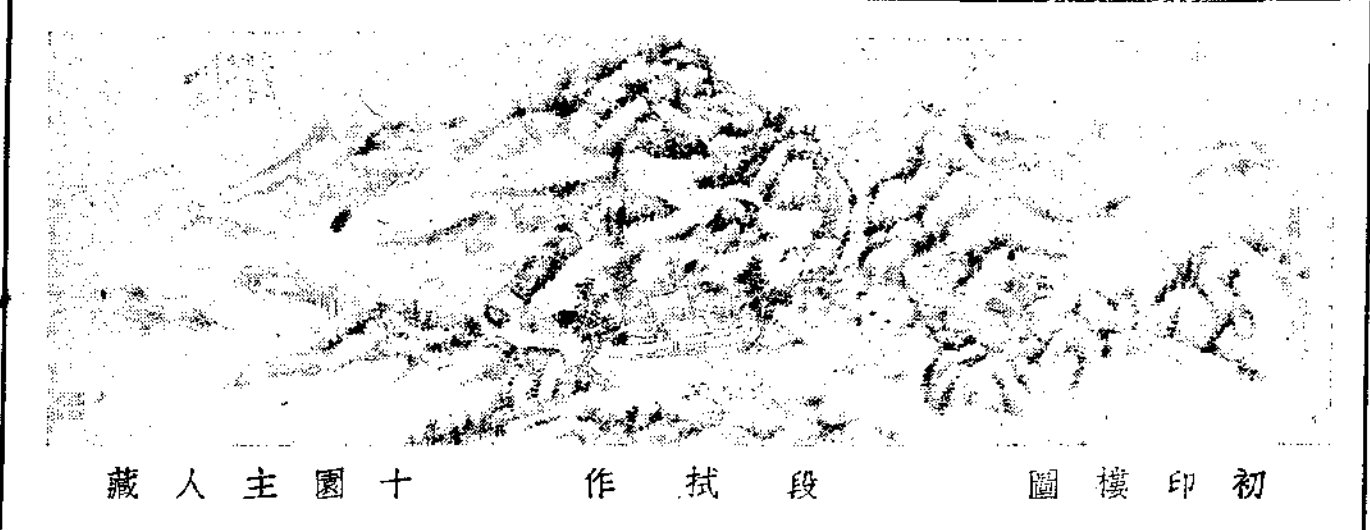
守愚

絳雲燄後苦重整。賤子歸來路再經。烈士暮
年羞苟活。書生健筆侈言兵。無遺枯木含春意。有
價文章觸客情。指點九州勞北望。幾時扶杖見河
清。

寄舍袁五規庵

惆悵

枉書烽燄見情親。千里欣如面故人。忽憶昔
年過客舍。相攜深夜對芳醇。辛未北上留津一宵
夜。枉過遺。草堂既遠風猶在。采芳乘白。離草花等
堂。謂地山先生。



初印樓圖 段拭作 十園主人藏

交輝世罕倫。欲向君家乞輪。謂寒雲。固應先
掃壁間塵。

元夕集橋西草堂

惆悵

橋西松竹看成圍。物候猶遲氣自非。已拓
曲池通野水。更憑小閣納餘暉。高談選勝斯爲
最。作健追歡未敢違。忽憶故園春社好。一年燈
火要人歸。

獲鹿

澹然

淮陰獲鹿自何年。憑軾高歌欲問天。魂在
幾曾消得盡。亂山依舊障寒烟。

葦澤關

澹然

民風樸厚見陶唐。故壘猶餘粉黛香。葦澤
清流隨地有。濯纓不必定滄浪。

題无染撫萬年少像

顯齋

奇氣鬱難平。靈胸雲又生。絕憐縞虎手。辜
負狎鷗情。天地丹青稿。興亡長短秤。空山明月
月。心跡印澄泓。

元旦試筆

劫之

金陵作客又三春。風雪俱無歲序新。昨夜
祭詩持酒脯。故應開筆見精神。

新春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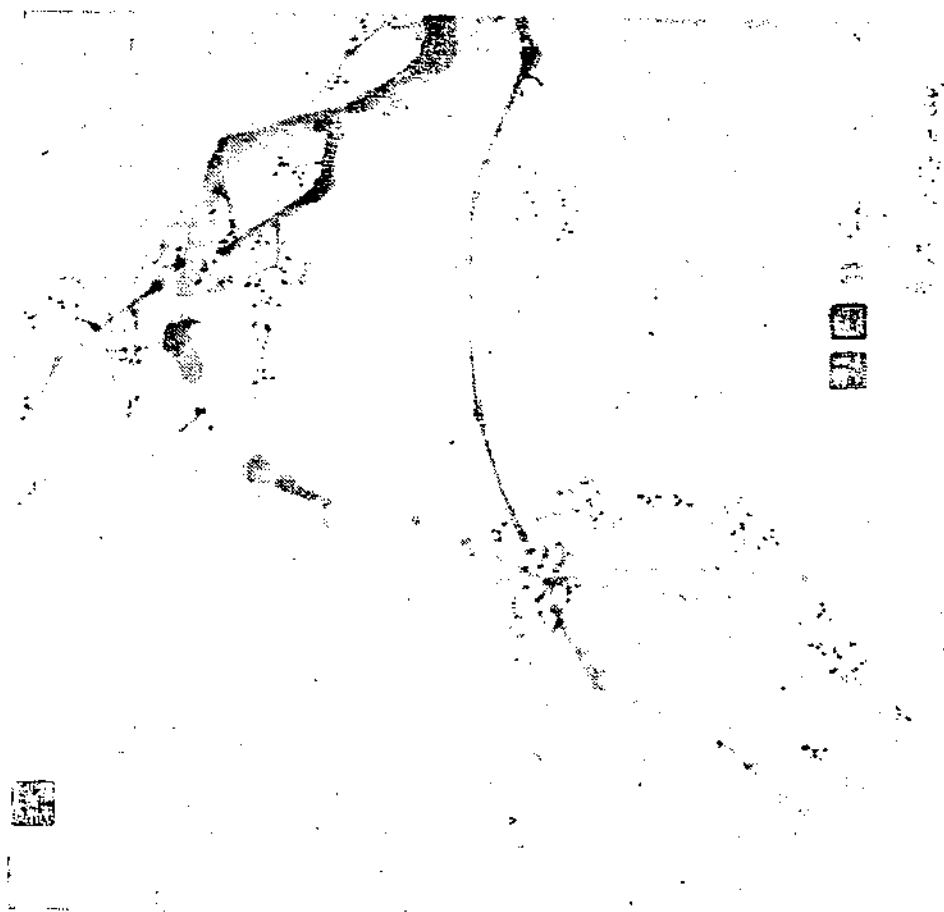
憐玆

夏葛冬裘幾幾更。新年迎首兩逾庚。子生
光緒

梅

章葦君女士作

十園主人藏



六年庚辰風光旖旎懷湘浦。春色歲寒到冷城。老去尚餘浮白興。客中聊慰倚紅情。平生孤抱終何在。且作素吟對短檠。

詠燕

葉君

重尋朱戶恨迷途。一片山河處處殊。落月屋梁空夢想。故家喬木只泥塗。飛鳴幸接青雲近。消息同回寸草枯。聞道江南春社過。烏衣人去長秋荼。

不因烽火誤華筵。款款還來澄舊緣。花雨一身香韻郁。畫簾雙影意纏綿。粧成未有宮娥及。掌舞偏邀漢主憐。珍重西風賦歸去。後期雖近又經年。

元旦虹珊瑚花下焚崖州特產椅楠香木

櫻癡

珊瑚蕾結並頭開。花下屠蘇醉幾回。一片鶴聲頻入耳。不知春定為誰來。

托根崖島雜荆榛。樗櫟無心出世塵。香遠益清熾裏煨。龍筋鶴骨豈炊薪。

秋望

也愚

雁飛有影到江東。紫氣關山萬里通。遙指長安星幾點。近看山下樹千叢。興饒老子胡床上。秋在仙人鐵笛中。檢點新詩題劫後。恨無奇句寫丹楓。

題青山雪霽圖

鶴濂

山色青青不畏寒。雪晴卻又出林端。老僧忘在青山住。却把青山作畫看。

單雪閣詩 盧金題簽

寥士

重行大使東渡何君之碩作持節

乘桂圖以贈屬余題句

雲程最愛浪千層。海外同文久服膺。但祝朝陽輝大地。兵塵澹宕水天澄。

卅年跨海穩如車。使節東行又泛槎。此去待看櫻萬樹。故園送別正梅花。

樽俎雍容體制新。同心同德結千春。慈航彼岸消兵劫。代表中華第一人。

贈圖鏡有古人風。更喜何君筆致雄。他日扶桑求畫卷。紫金富士弟兄同。

和今覺寄蒼虬翁次祇安韻

駘宕中年夢少年。劫灰半燼火還然。睽違日月原無地。交代青黃別有天。虎鼠從來難定判。夔蛟那得不相憐。愁邊好語人爭誦。蠶簡生涯手一編。

庚辰東坡生日與同人會飲作

笠屐蕭然長不朽。趨來九百五春秋。元豐已被烏臺謗。壬戌曾爲赤壁遊。太息瓊樓寒至此。寒瓊下世半月去誰歲暮蘇如在目前。誰知臘月燠無由。一生磨礱千年壽。試問身前計及不。

鄰袁以壽蘇詩屬和次韻

荔枝三百代珍羞。曠代丰神夙慧修。寫貌何妨共蘇陸

。鏡輝誰得比瞻由。圖控笠屐來瓊島。(瓊島莊櫻癡以東坡笠屐拓片見寄)韻門尖又又蔣州。(近與君常唱和)終是愛君天子語。燒城赤口亦堪休。

無題次和太疎

柘枝按節舞微傲。眉淺眉深總入時。往事成塵猶作夢。餘生有味在能癡。難忘水閣溫存語。且遣燈宵窈眇思。消受橫波無賴甚。直須快意換深悲。

馬午得日本盆柏請余詠之

修不滿七寸。而具百丈度。豈染泰岱雲。疑滌黃山霧。貌不類侏儒。精悍自天賦。葉葉分翠色。柯柯根鐵鏹。幾時渡扶桑。白下感相邊。瓦盆不盈尺。何以展天步。種柏如煉劍。藏匣純且固。一朝破空飛。矯矯神龍吐。後凋葆歲寒。紛華那足慕。浩氣鬱嶙峋。萬籟恥依附。

庚辰除夕和寶楚

沈痛三年都已夠。桃符此夕例須更。高歌海日生殘夜。深悔江山付老兵。酹飲豈消飢渴志。竹書難罄亂離情。逢春不遠明朝是。笑我粗官比水清。

等閒一首次和衆異丈

長夜漫漫且可求。杜康聊與解幽憂。心光自照空明燭。身世渾疑不繫舟。豐歲無珠難得米。冷春有鶴敢望裘。等閒莫負逢辰意。如雪梅花也白頭。

衆異丈于官舍庭中植梅十餘株

賦詩見示次韻奉和

春來春去情自牽。花開花落年復年。千紅萬紫極爲主

。看梅常覺心悠然。手植國花當國士。盤根錯節舒還卷。
 李積桃崇肯輕許。官梅惟此全其天。昨夜東風拂焦土。心
 傷為近高樓前。鬢自添絲花勝雪。花亦應憐人華顛。梅外
 不知春何在。占春豈共春爭妍。樹木樹人原一術。和羹誰
 鼎著之篇。

題何顛空山水

與可胸有成竹。庖丁目無全牛。筆端五岳迴盪。尺幅
 便堪臥遊。

謝蔡遐長惠魚類畫冊

何須綠木求。陡坐濠濮想。得魚已忘筌。吾不羨熊掌

立春日劫之招飲

春從無極外。歲歲到人間。去惜花同謝。來疑璧共還
 。深杯清自聖。好句妙如環。浩蕩生機轉。寒梅亦解顏。

元宵太疎招同黃默園高固叟陳

彥通龍榆生鄭屯庵陳伯治劉
 午原龔禮南曹靖陶集飲橋西
 草堂時疇園初落成

好月今年第一宵。疎臺燈影隔谿橋。逢辰置酒情加重
 。闢地為園景更饒。幾樹飄香梅錯落。數峯倚水石嵯峨。
 歡場無定尊前是。不著滄桑意自超。

題無染山水

好山疑名畫。好畫疑名山。眞賞知不遠。祇在心目間

元宵後一夕雪

早冬不飛絮。晴春忽堆鹽。瓊樓作燈節。雙照水晶簾
 。春風未二月。先學剪刀尖。衝寒開淨域。如詩忌熱甜。
 紅梅正威妝。凝冷終不嫌。却反壽陽意。輕粉絳靨黏。冷
 官耐冷趣。詩格助清嚴。凍死骨多少。閒愁一時添。

雪中眺望

天上有初返。人間雪又深。梅邊何密密。竹外復沈沈
 。黑點翻饑雀。青尖失遠岑。瓊瑤環大地。錯認結冬陰。

中年

非狂非俠亦非禪。枉費歌詩一萬篇。作意深參哀樂味
 。奚須平澹過中年。

題劉淑度印存

刻印如作書。用鉄如用筆。眞氣茫無垠。拂拂指間出
 。力比錐劃沙。聲疑蠶食葉。問君何所師。曰師齊白石。
 齊翁負盛名。君乃承衣鉢。豈獨今之純。亦追古之逸。

童惕言挈眷過京即送其歸東流

竹石山莊

剪燭單雲閣。曳筇豁翠樓。來日三山外。挂帆指東流
 。山莊題竹石。阮元遺榜留。力田期有獲。一飽庶無憂。
 與君三載別。執手此唱酬。草草具雞黍。干戈苦未收。君
 看闌干外。何處非吾州。粗官等流寓。舊夢如浮漚。海墻
 歸江表。楚尾通吳頭。聚散細事耳。長歌慰綢繆。

張 蕊 馨 女 士 傳 題 詞

仲姊蕊馨之事三妹既為之傳

而三弟又為之徵詩吾固不

可不紀也爰仿樂府體直書

其事以誌同感焉

張國華

昔吾七姑。嘗割臂療父。而仰藥殉

夫。仲姊慕之。故事父母曾不有其軀。

(一解)父病矣。姊心悲。父愈矣。人

驚奇。久而知之。乃姊之為。(二解)

母疾深令。姊剖心令。一而再令。終莫

起疴之沈令。天乎胡不鑒此忱令。(三

解)夫則不良。女則幼穉。身則中歲而

亡。行之懿矣。云胡不昌。夫孝非求福

也。吾何庸為姊傷。非為名也。又何事

乎旌揚。

追述蕊馨仲姊孝行七律詩成

齡那知此。豈不驚聽聞。其後母病劇。輾轉床蓐呻。刺取心血進。霍然效若神。夫女不暇顧。惟求孝思申。繼而母病篤。割臂心如焚。三瀆天弗許。未次割幾欲殉以身。割股世常有。如姊孝獨純。幼時具異稟。既嫁心不分。始終慕父母。豈不超羣倫。無師况苦學。織錦成迴文。獨憐命坎壈。年正廿七春。吁嗟古忠孝。其過多艱屯。世人乏遠識。咸疑天不仁。豈知百行首。天賦殊凡民。既予以天爵。其他奚足云。竊願與壽夭。天視猶灰塵。糟糠歷七載。盤錯甚苦辛。余嘗屢候姊。談笑心欣欣。以為境頗適。焉知久在陳。有如簞瓢樂。人亦忘其貧。於戲賢而孝。吾豈生哲人。

張芾亭寄示浣花軒主人傳詩

循讀感賦

劉乃勛

季方捧袂廿年前。把晤元方只去年

。此日欣披花蓀集。閨中深佩女孌賢。

門庭孝友雅詩賡。懿行今聞女仲兄

。身世素文袁妹似。他年文苑附傳名。

前題

梁日東

江南遙寄一瓊箋，省識君家兩姊賢。人與斯文垂不朽。應教鐘鼎姓名鐫。千秋孝子藜莪薦。氏族翻憐泯不傳。惟有清河佳弟妹。表揚懿範慰重泉。

讀蕊馨女士家傳其人可敬其

才可佩其遇可憫胡天之不

福孝女如此爰綴小詩以誌

敬仰

朱喬嶽

刺心瀝血肉頻剜。孝行真誠石可刊。命薄業微居下易。綠慳兒女慰情難。七年主饋衣搜盡。十指營貧綫壓殘。味絮有才天誤縱。讀餘家傳再三歎。

敬題張女士蕊馨事略

陳歎湖

一寸之膚。受之於親。為親而毀。

豈曰不仁。(一解)病也如刀。股也如

藥。以刀取藥。心肝茶剝。(二解)生

外有欲。欲甚於生。一身不有。何有於

名(三解)抱義則斷。戴仁則累。曹娥

之投。皋魚之淚。(四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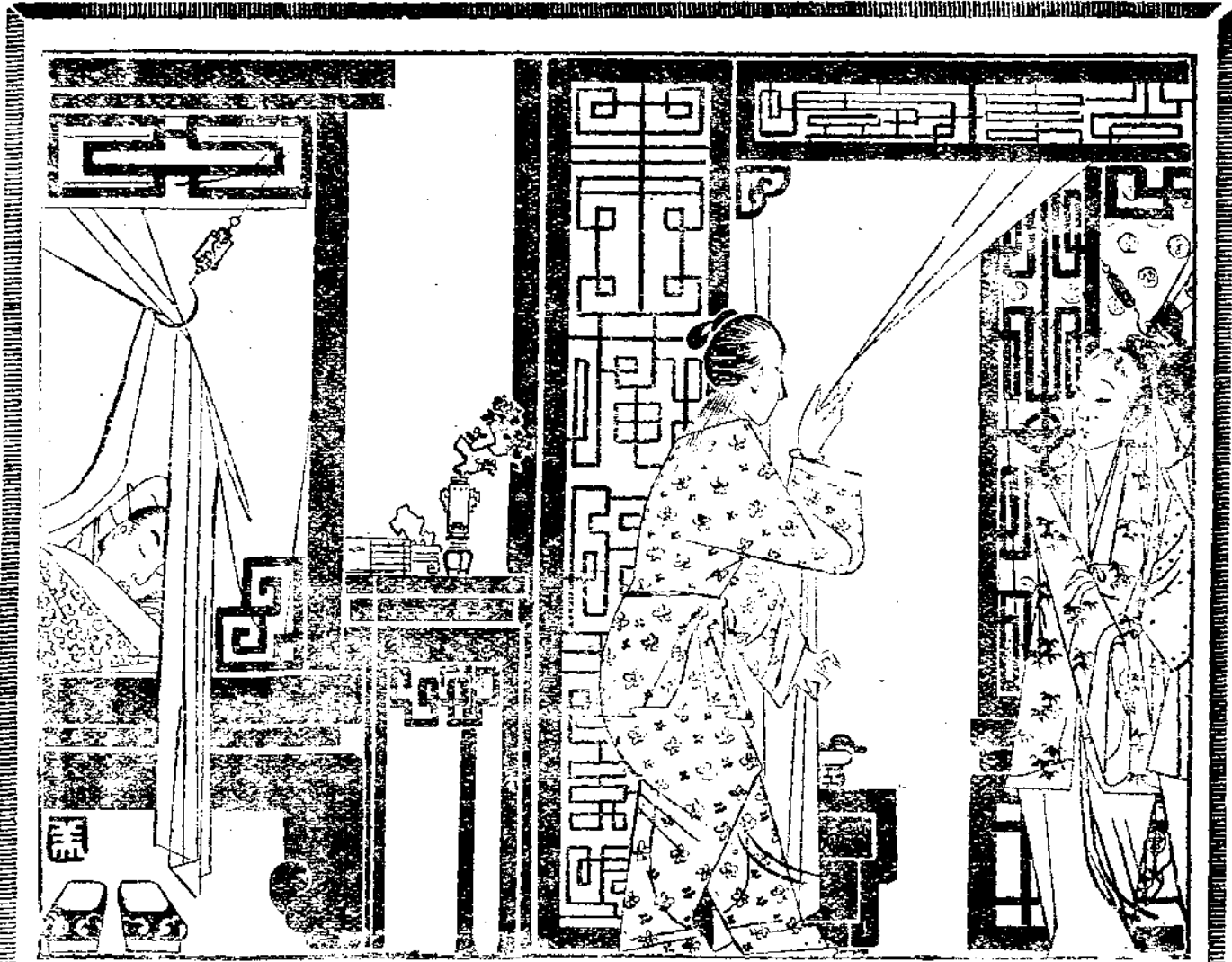
意有未愜另賦五古一章

張國珍

姊年纔十二。已知孝雙親。嫁後復

歸甯。依然全天真。父患牙痠疾。匝月

危屢瀕。傍徨默禱告。割臂沾親唇。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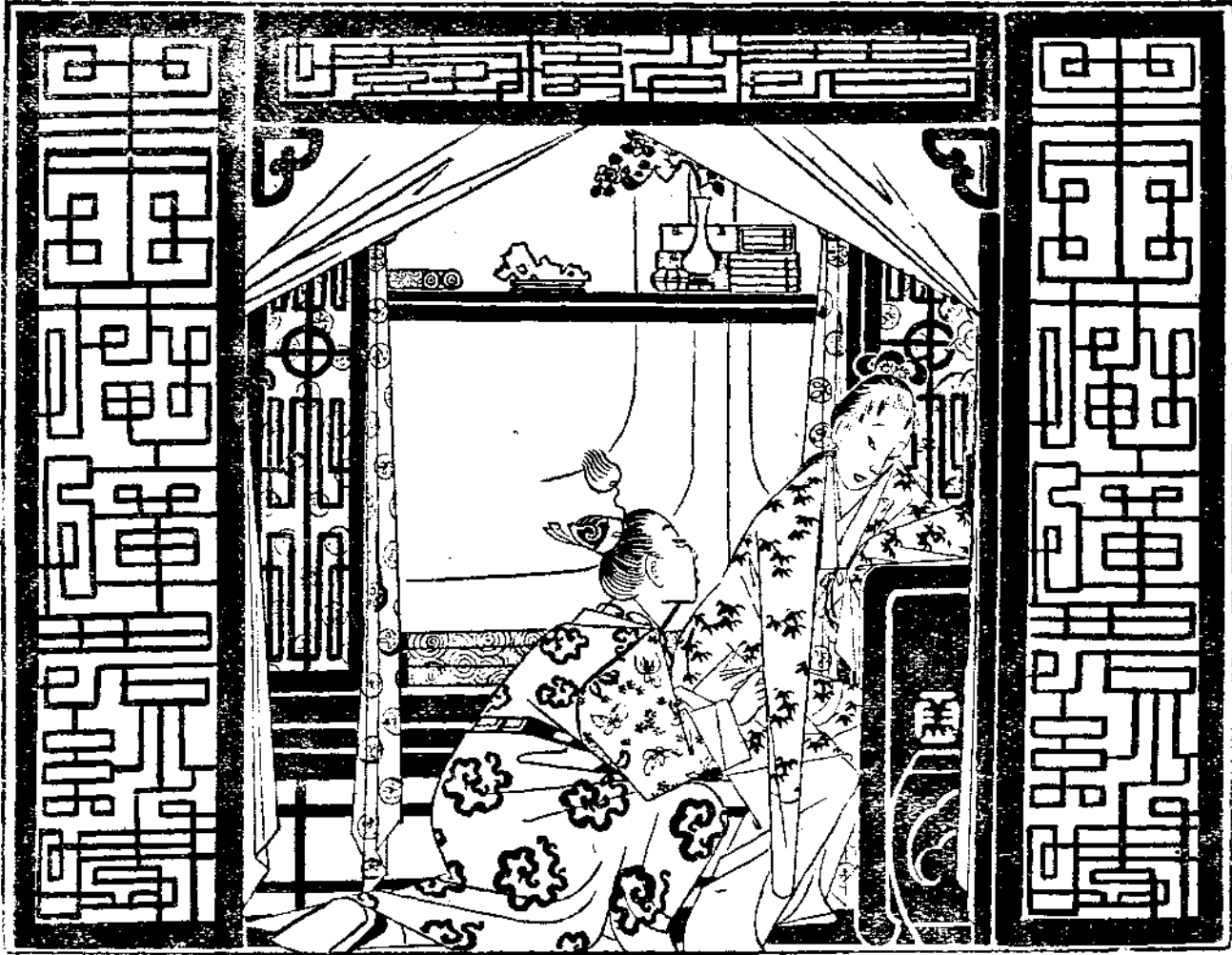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七：多心傷感妹妹還淚

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櫺外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嬭；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嬭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鵲、鶯兒的，與了黛玉。……當下王嬭與紫鵲等，陪侍黛玉在碧紗櫺內；寶玉之乳母李嬭，並大了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牀上。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性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一「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是晚寶玉李嬭已睡了，他見裏面黛玉鶯兒等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牀沿上坐了，鶯兒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



紅夢樓

曹涵美選畫

八：自悔曾撞哥哥賠罪

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敍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所見過，又治席接風。……賈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倒且疏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如此黛玉心中，便有些忿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

試闡和集

宿闡中數日廖劭閑丈有詩見贈奉酬一首

江古懷

鑾院過從共白頭。先師珠玉不勝收。重門排日栽桃李。高枕連宵臥斗牛。文字有緣宵礙老。鑑衡得氣却宜秋。茫茫吾道滔滔水。翠網珊瑚底處搜。丈與余俱與試闡文。試闡者較少故云。

有懷亢公再用前韻

王謝家

銀蟾送躍已深更。高望都堂夜色明。天上風雲成際會。世間文字待真評。三秋鶴駕飛皇路。九萬鵬搏自石城。校士興君第一。禮闈新榜遍傳聲。

丹山老鳳尚聲清。天與賢豪著盛名。笑我措時終措大。羨君門下見門生。新班鸚鵡多天俊。一室嬰龍冷性情。領率羣倫仗先輩。扶搖取次上瑤京。

余臥疴舊京適亢公以闡詩見寄憶遠有懷仍用前韻呈教

王謝家

續院猶才舊典更。鴻詞鉅眼認分明。須知人世風雲會。不外名場月旦評。衣鉢傳遺存正軌。文章價值重連城。他時若啓生徒宴。元白應教有繼聲。

傳到新詩氣格清。文道自昔擅才名。即今冰鏡高懸日。定有銓衡朗鑒生。經術漢廷重家法。朋游瀛海締交情。涼風天末余懷渺。候望文旌賁上京。

詞

聲聲慢

鵝盒

辛巳元旦。漫人用夢窗韻。

酒斟卻意。蕤佩迎年。三元暎又相逢。引聯春明。兒童笑語雍容。羈人這般寥寂。為寒梅悵悵東風。無聊甚。把屠蘇排悶。休放杯空。幾度星移物換。望天涯心遠。書斷飛鴻。細數音塵。吟情試問誰濃。而今墜歡還戀。憶華鐙燭影搖紅。盤園每於元宵。舉鐙唱大會。憶舊雨。皺雙眉。愁對鏡中。

清閒福。到此暫時消受。念人世勞勞升斗。况復飽經兵火劫。逐斯民，幸有回天手。和戰理。為詳剖。垂楊萬縷東風透。傍荒村。野花寂寞。青梅如豆。自愧書生全無用。似聞啼禽憊倦。看水態山容依舊。湖上船孃爭勸渡。奈豪情已落他人後。年少興。總難又。

滿江紅

天樓

敬和 雙照樓原韻

如此江山。惹弔古幽情縈結。看天外青峯依舊。夕陽如血。搔首忽驚華髮短。微吟每苦詩腸窄。聽林梢一片曳殘蟬。秋風熱。劫火燼。頽垣赤。白骨暴。遊燐碧。掬憂時涕淚。頻沾襟濕。謀國不辭心力瘁。回天終見胸懷白。願相期多難足興邦。羣宣力。

金縷曲

天樓

庚辰初夏遊玄武湖感賦謹用 雙照樓韻
蒼燕歸來否。對湖山。撫今懷古。臨風搔首。難得浮生

悼 寒 翁 集

哭 夫 詩

談月色

天半潮頭斷港篙。一聲淒絕燻殘膏。哀猿獨雁吾身是。寸裂肝腸付剪刀。
匏繫生涯只自知。狂歌行邁黍離離。江南葬骨君何恨。同穴他年會有期。

哭 蔡 寒 翁

陳寥士

茶村遺跡有翁攀。彈指翁歸竟不還。寂寞茶亭悲永訣。

九日登高會。相看鬢老蒼。同驚春晚晚。豈料病膏膏。鑒古何人共。憂時亦自傷。元經誰付託。月上好收藏。

斜陽又下六朝山。

相依金石為生命。

幾度摩挲出袖看。

詩札百通搜故紙。淚

痕應共舉瘡殘。

扶病登高上冶城。

塵談娓娓記平生。

藥爐茶灶渾蕭索。撒

手攤天句未成。

翁九日分韻詩未繳卷

寒月行篙兩不分。亦耽篆刻亦能文。從今歲歲荷花宴。

腹痛黃墟愴暮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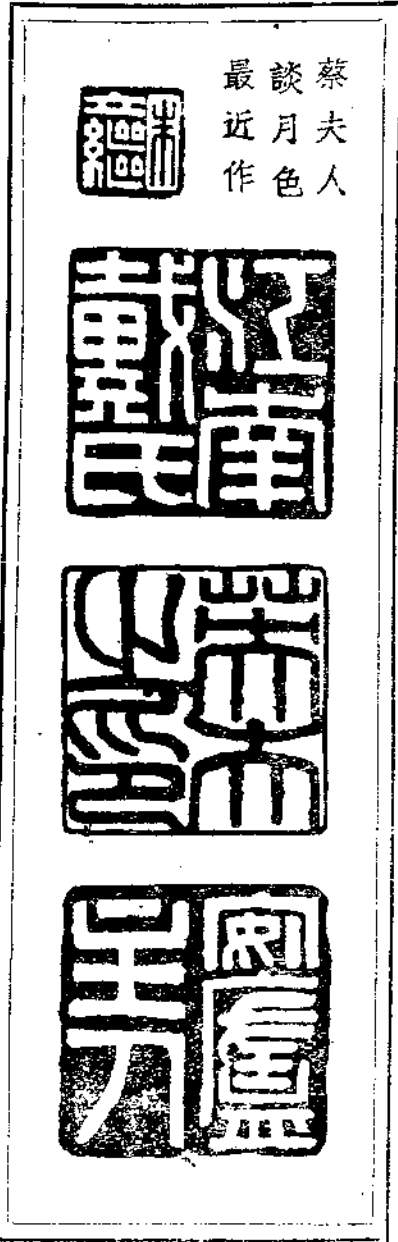
哭 蔡 哲 夫

姜可生

同學兼同社。詩人亦畫人。芝焚餘一涕。茶壽記三春。
幾復存風韻。文章見性真。杜邱重過處。隣遠倍傷神。

哭 蔡 哲 夫

王西神



游仙苑少霞。篋中

留香草。身外出空

花。饑風嗟難飽。

君所居鄰杜寒醬寂

茶村錦鳳軒

不詳。君別署寒香

至憐元日節。凶讎

應龍蛇。君歿於卅年

元日子時

漫唱公無渡。還憐春不歸。牛衣椎髻泣。馬革素心違。

金石深交少。天涯吾道非。城南天尺五。腹痛弔寒暄。

憶 崔 百 游 悼 蔡 寒 翁

陳歙湖

憶呼鷺道左。叱馭樓東。邂逅同遊。瞥眼穿雲履。又金陵白紵。灑滄神州。半肩繡囊琴瑟。淒斷百年憂。幸故國宗周。名山語業。不賦禾油。空沈浮。洪窮未。更病臥牛衣。

蹇步茶邱。話到興亡事，似蟲(作平)談雄快，蒿砌吟眸。膽
向舞邊歌嘯，荆布伴羊裘。歎再過黃墟，山河遶若江自流。

憶舊遊

王西神

哲夫之喪既為五律三章哭之昨見歎湖晚詞觸緒言哀
復成此解

記珠塵在翠，石墨搜珍，同步斜街。短季風流盡，對尊
前酒熟，陌上花開。梅邊款語未了，茶覆掌中杯。又珊網題
香，晶簾寫韻，堂坐歸來。徘徊。斷腸處，是饑風隣軒，殘
蠶飛灰。後仰卅年事，但行窠寒月，寂照莓苔。青霞醉鬱修
夜，奇氣此長埋，剩片偈摩挲，蕭蕭野荻都送哀。

悼蔡寒瓊社友

黃芳聖

南社文章作作芒。無人不道蔡中郎。當年我亦談風雅，
驥尾追隨意態狂。

壇坵東南賴主持。能書能畫更能詩。秦金漢瓦搜羅遍。
觀物思人淚暗垂。

亂離身世等飄蓬。劫後秦淮作寓公。誰斯歲朝驚噩耗。
茶丘何處訪寒翁。

解脫塵緣未覺難。臨終一笑豈無端。淒涼最是牀頭月。
五夜終憐景色寒。

輓蔡寒翁兼慰其淑配談月色

夫人

劉韻松

祭蔡寒瓊先生文

維民國庚辰歲臘月十二日。同邑後學胡吉甫。銜哀致誠。謹為文祭告于蔡公寒瓊之靈曰。余與先生締交。在己巳年夏季。時尙未晤面。僅以
文字相往還。即蒙以手書仿八大人書本尺幅見貽。庚午年。余寓居廣州。曾數到線香街寓所造訪。屢蒙延見。殷殷垂詢邑中情況甚詳。并數以
故鄉物品見取。蓋先生離鄉日久。尤篤念家園風味。大有尊羹之感焉。甲戌以後。余歸故里不久。先生亦僑居白下。雖關山遙隔。而魚雁時通。
滿意後會可期。詎料遂成永訣。嗚呼痛哉。昨歲先生花甲壽辰。余曾撰長詩以賀。覆書報我。近居茶丘。以杜于皇自况。并手書杜句孝陵黃葉向

靈耗自南來。北風淒以厲。悲哉蔡寒翁。跨鶴從此逝。
天上玉塵成。特召翁作記。高處不勝寒。誰復可附驥。憶昔
受知遇。託庇賢侪儷。威德尙未酬。鴛鴦忽折翼。我亦歎黃
鶴。遙掬同情淚。願我遇庸才。彼蒼胡起忌。唁君苦無辭。
憐君空有意。朝露數易晞。人生本如寄。修短豈殊塗。其死
原一致。惟聞金石錄。傳之於後世。君為管仲姬。堪與明誠
配。願君且節哀。而竟遠大計。事業藏名山。遺著待整理。
順變理之常。還斬味斯旨。

悼蔡公寒瓊

荒浪坦

蔡翁扶雅重鄰交。數向海東芬藻拋。石兔橫披黃蓬屋。
梅溪遊夢繞雲坳。筐中隻字蟲何蝕。劫後生涯菜慣咬。二賢
無情春作祟。遽然人瑞化為泡。

輓蔡哲夫老詞長

鄭玉波

文星耿耿墮江邊。靈耗傳來涕淚漣。賈誼賦成傷鵬日。
肅王仙去逐龍年。南都墨客悲先哲。東海騷人痛碩賢。更抱
丹心如務觀。應嗟未覩太平天。

雪夜過寒翁居悽然感弔

謀子裁

幽居隣鐵鳳。時我儘盤桓。懣懣三年別。魂淒一旦安，
瓊英寒舊路。歲月冷騷壇。欲向雙扉叩。心酸未忍彈。

胡吉甫

來一聯見惠。復云舉世亂離。不知有南歸之日否。此言竟成讖語。今後思之。倍形愴痛。先生究心藝術。攷據金石之學甚精。而天不假年。使不能再有所貢獻於世。固我國學術界之損失也。凡屬同文。尚深悲悼。先生之行事。余與結交日淺。弗克盡知。而品性孤高。已略得其涯略。不難由於文辭言行上想像而得之。先生喜研究藝術。兼工篆刻。詩詞書畫。涵味極俊。日夕研求。幾忘寢食。古器圖書。心之所好。不惜巨貲購歸。摩挲賞玩。不忍釋手。碑隳乎其有味也。居室用具。清雅絕倫。不同凡品。即一紙之微。亦自行創製。別出心裁。求異於俗。其消耗于文化事業者。為數甚鉅。雖潤資所得。不足以銷抵之。因是居常困迫。而樂道安貧。不以介意。夫人談月色女史。與先生志趣相諧。唱隨甚樂。雖處窮境。得相慰藉。藉以稍殺愁思。一日。嘗無米為炊。夫婦相與狂笑。聯句為詩。自遣悲懷。有孟光梁鴻偕隱之風。尤為世所難得。與牛衣對泣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先生之能閒居翫古。得力於夫人者為多。亦以家庭美滿有以致之也。先生喜與文士游。知交遍海內。無論識與不識。如以學術相問難。無不舉所知以對。用是書札往還。詩文酬唱。幾無虛日。然大半屬於神交。未嘗親面者也。先生雖負盛名。不屑與世俗相浮沉。苟容取合。尤所深惡。嘗語余曰。當此耗斲之世。閉戶讀書。亦大佳事。雖至餓死。幸毋作出山想。其非參透世情之險惡。人心之澆薄。斷不能作是語。蓋亦有感而發也。故知交率多居顯要。從未應徵。召任要職。偶一為之。亦復辭去。羞與俗士為伍也。人品之高尙。風標之卓犖。有如此者。今先生與世長辭矣。聞之者莫不為先生惜。吾反為先生慶。夫人生雖脩短不同。其終歸于死亡則一也。今先生享年六十有二。足稱為壽矣。孔子曾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先生有聲藝苑。已有名矣。生逢亂世。蒿目時艱。俟河之清。未知何日。今先生得大解脫。不聞不知。遺孀子無何有之鄉。亦云樂矣。反視吾輩瀕跡人寰。受諸苦惱。半生潦倒。憂憤欲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者。又何如乎。君九泉有知。當必以吾言為慰。嗚呼。言有盡而意不可終。抒哀陳詞。鑿我微抱。魂是有知。來格來享。

秦檜曾孫

芸芸

宋史載秦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救援不至。城破。鉅猶以親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死。封義烈侯。立廟蘄州。賜額褒忠。

按秦鉅字子野。秦檜之曾孫也。人皆知檜之奸。而不知其有盡忠殉難之曾孫。用特表而出之。

署中三聲

芸芸

吳縣袁子令精於音律。著西樓記傳奇。優伶咸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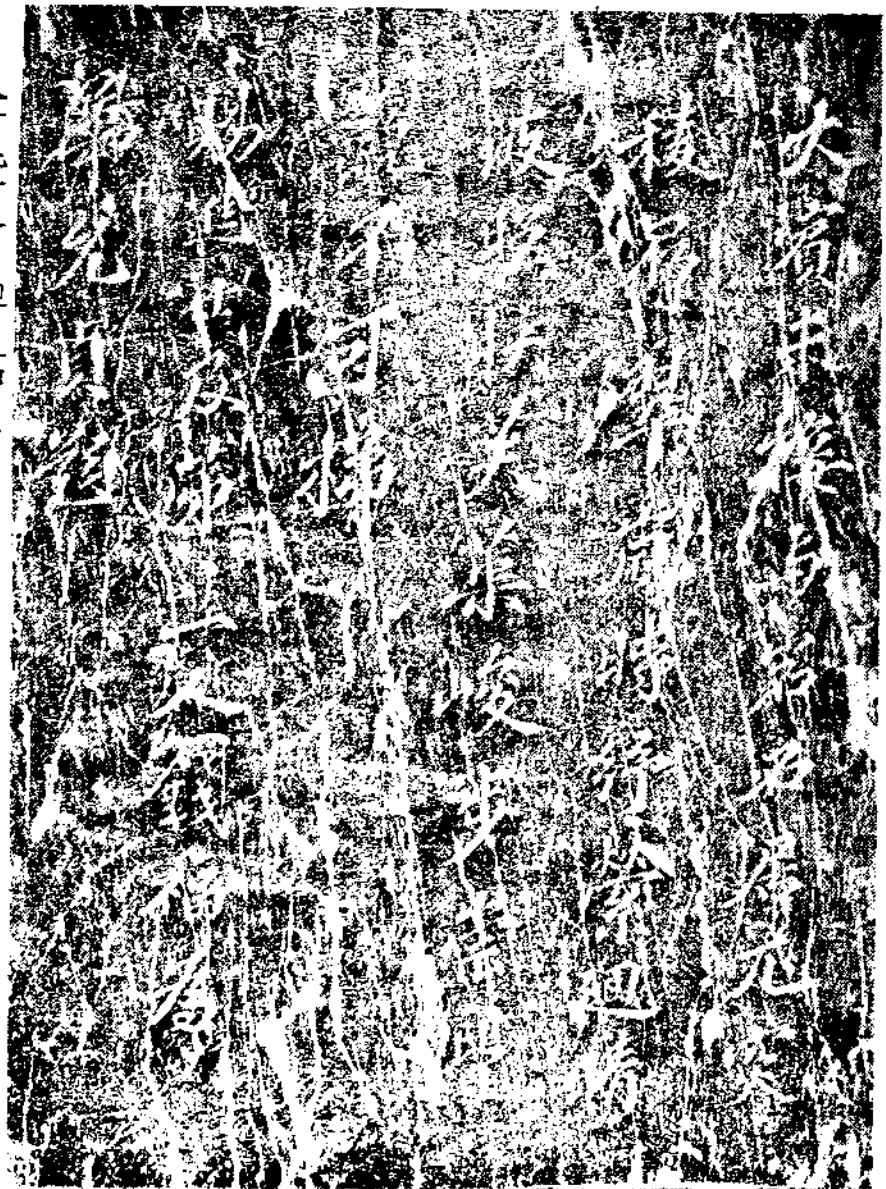
順治初蘇郡士紳投誠。澆子令作表。以京官議敘荊州守。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于令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因揭參之。于令卒以落職。

衢郡聖廟

芸芸

浙衢郡有至聖家廟。自南宋始。道光初元。譚瑞東守衢。倡議修復。於敗壁中得一簡。乃康熙間李文襄師衢郡時。幕友方鑑所遺。鑑工推測。謂百四十年後。當有賢守重修。以年計之。符驗不爽。瑞東有紀事。

去年春夏之交，寒翁雖病，但尙未劇。風日和暢之時，猶扶杖訪碑。手拓六種，曾以持視。翁告余曰：待說明完成，并圖披露，以餉同好。其後翁之病狀，迄無起色，拓本考證，遷延未就，竟至下世，未觀厥成。每覽手澤，輒爲腹痛。特爲製版，以公于世。十園主人識。



金陵古碑拓片



野人語

王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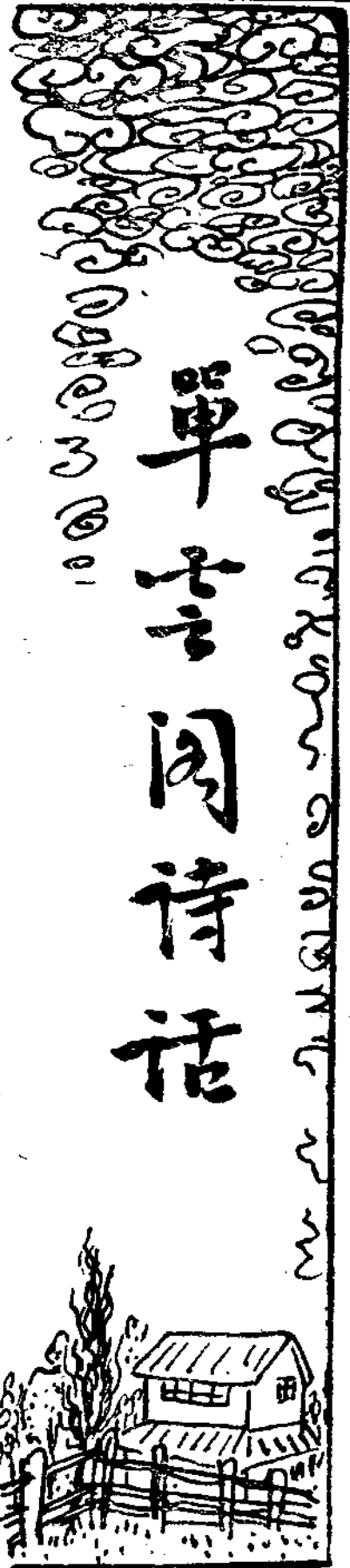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四年。余遊浙東。始知用墨法。除忙迫外。皆當以硯石新磨。余時方拂拭白銅墨盒。爲人所笑。蓋墨汁陳則腐而無神。銅臭穢惡。極不雅。但墨之優劣。近來視爲無關重輕。墨工遂不認真製造。尋常日用品。已迷離於新式模樣。其舊式者幾乎淘汰已盡。然尙晨星落落。非穿鑿斯道者不能辨也。辨認尋常墨既甚難。只得經驗一家。余用詹大有成記墨。幾三十年。知其外不足而內有餘。倘有留意斯物者。務須以成記二字爲確誌。蓋詹大有分數家。各有分記故也。李鼎和之筆。爲者皆佳種。天津市上。近來竟有贗鼎。各南紙局皆有。詢其何以贗人。則曰官署局所。用貨必有回扣。故以贗品與之。其實零買者。倘無鑒別法。亦必受其欺。鑒別法看其管上刻字已可知。真者字體寬展大方。假者刻工終小樣也。

李笠翁評硯。美觀而不發墨。是西施而石女也。論理則似矣。而詞氣何其鄙褻耶。東坡於筆硯茶墨各題跋。極詼詼。然不失爲雅正。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令者也。以此見人品。

吳蘭修端溪硯譜。說硯最精。(天津公園圖書館有此本嚴範孫先生捐)約計石之品七八種。石之疵二十餘種。昔朱竹垞有玉帶生硯。近今清道人有黃龍硯。或徵詩歌。或刻圖章。以寵異之。然帶黃龍。皆吳蘭修所謂石疵也。古董客競尙鸚眼。宗高宗翰墨志云。端硯之美。欲如一段紫玉。磨之無聲。不必以眼爲貴。大抵細而發墨一語。可以括硯之全。取實用可也。

紙之滑而有光者。不宜習書矣。然近日所謂元書紙者。雖屬舊法製。又失之太薄。不能禁(讀如襟)筆墨。且滑甚。不如表心紙。似粗而不粗。可以儘力用筆墨。有古韻。臨古碑者。請嘗試之。知其味。則視元書紙如機製有光紙。不可用矣。





夫椒山館詩集，作者周儀暉，字伯恬。抵贛州云：「層城延翳俯江隈。日暮飛濤泛雪來。貢北章南春去盡。披寒獨上鬱孤臺。」飛來峯云：「落花飛不到。一石忽飛來。更入碧雲去。蒼蒼生古苔。中藏竊冥境。靈蝠相徘徊。披欲聽下方磬。流泉瀉玉階。」示婦云：「天壤何曾並見驕。令人增重數前朝。中原眉嫵慙張敞。江左韜鈴屬小喬。暇但與君謀斗酒。寒還隨我隱團焦。平生薄售長門賦。累典雙鸞玉步搖。」為陸七祁生題羅浮仙館圖云：「故山飛盡木絲花。紅入江城作曉霞。昨向蓬萊邀月色。珠簾青瑣總天涯。」「一種仙姿未可圖。曲江荒草已全蕪。軟塵十丈長安道。二月春風卷得無。」其後數卷，當更多佳作，惜未見也。

廬江吳彥復先生與義甯陳伯嚴，瀏陽譚復生、豐順丁叔雅，並以文章氣節見稱于世，有四公子之目。晚號櫻公，與羅櫻公為二人。北山樓集，詩文各一卷，自定本，刊于光緒辛丑。續集一卷，陳子言丈所輯，丈固先生之門人也。夫人黃裳之紫蓬山房詩鈔，嗣君吳炎世之仲穆贖稿附焉。快庵丈謂先生詩于唐喜章蘇州，柳子厚，于宋喜王荆公，可謂知音者也。元旦試筆示二女弱男亞男云：「比于割心死。龍逢喪其元。行誼雖則美。肢體究不完。而父師孟軻。上書嘗責難。獲全其首領。沈憂摧肺肝。女勿學而父。而父徒空言。西方有美人。貞德與羅蘭。」與鶴柴木庵聯字云：「殘夜凝寒酒一卮。燈前重與說相思。可堪薄醉微吟後。已是沈沈漏盡時。」按聯字古有其例，先師馮君木先生嘗造一格，一人先出一字，其次對一字出一字，其次又對一字出一字，二人三人均可，每聯字足，整理而

成，嘗得奇句。

周畏容登金山云：「迤邐上山六七里。蒼茫懷古四千年。龍蛇隱伏恬波下。虎豹虛躡亂石邊。卻撫洪荒尋往迹。漫因疏鑿仰時賢。江山如畫春隄外。極目煙波意渺然。」畏容名莊，武進人，遺稿藏于家，未刊。律詩不如雜言爲勝，此首作高調，較佳。

李君釋戡之先德會太守于守信州時，課士命題，得文一卷，名曰守信錄。釋戡爲重校付印，其從兄拔可先生又輯補編一卷附焉。所錄之詩，雖祇四章，詠懷古蹟，亦足以激揚風化，汪長祿周公瑾故宅云：「扣舷高唱大江東。弔古重來舊蹟空。推宅有情同骨肉。登壇無命駐英雄。兩朝早鑿臣心赤。萬劫猶驚戰火紅。償得雀台遺恨否。分香依舊怨春風。」毛鷲辛稼軒書舍云：「一代詞人宿草秋。千年遺蹟枕寒流。軍前骨相驚青兕。宦後心情付白鷗。講學時方嚴僞禁。籌邊天未許封侯。劇憐故國山河改。莫問東南奠枕樓。」胡人煦謝疊山祠云：「半壁江河落日沈。鐵夫祠並首湯岑。魂歸北地餘遼鶴。夢繞南枝有越禽。卻聘書增亡國恨。請褒疏見老臣心。故鄉咫尺如相望。對峙文山自古今。」徐玉琳夏桂州墓云：「九關遠絕怨難陳。萬死誰知草土臣。蚤歲風稜傳獬豸。暮年圖畫會麒麟。山中碧血沈冤獄。門下青詞有替人。今日韓陵揮淚過。空尋片石話前因。」

會太守，詩近玉谿，于清代出入陳元孝吳梅村宋荔裳諸家。支社詩拾錄其遺詩八首，晚晴移詩匯錄二首，皆工藝之作。題吳梅村聽玉京道人彈琴歌後云：「水榭西風打面寒。琴絲流怨滿江干。落花情重纏綿甚。冷燕春深去住難。舊院重來默細馬。蕭關一去恨離鸞。曲中無限傷心事。併入沅湘九畹蘭。」題庚子山集後云：「吹沸臺城萬鬼呼。竄身關隴一詩臚。才名早歲千金價。患難餘生八尺軀。犬馬有心思廟社。文章無命託江湖。徐陵老去王褒死。風骨珊珊共畫圖。」治春云：「綺陌韶光眼底收。酒痕狼藉與勾留。連番雨意門前路。到處鶯聲水上樓。裙屐年年鶻板渚。煙花歷歷記揚州。秦娘豔夢無人喚。散作江南十斛愁。」

日本某將校，工漢詩，用力至勤。有句云：「水月無高下。花枝有短長。」爲得意之作。一日，就正于陳君彥

通，彥通以「風」字易「花」字，大勝原作，其人佩甚，後寄詩甚多，欲委贊作詩弟子焉。

餐芍華館詩集，作者周騰虎，字韜甫。集中江水哀，中年諸篇，為包世臣戴望所推許。他如金陵云：「石鏡鱗鱗馳道斜。琉璃碎瓦綴簷牙。當時多少王侯第。換作街頭賣餅家。」兜津女郎詞云：「古屋臨山店。荒祠識女郎。

靈旗蔽空動。叢佩颯雲涼。寒砌苔衣合。長廊柏葉香。紅樓遺句在。餘韻動銀鐺。」江舟見月作云：「江月亭亭自照人。芳華明豔似初春。碧城樓閣疑千里。銀浦星辰隔十塵。寒鵲無枝爭繞樹。大魚跋浪欲投綸。叩絃莫識盈虧理。

擬覓浮查一問津。」山陽草坪曉發云：「危崖斗絕終瘦藤。人馬緣棧如秋蠅。空山寒早霜氣凝。木葉盡脫風稜稜。十指僵縮曲兩肱。豎肩卷脊鞍上憑。崖側絕澗幽寒升。馬嘶卓耳驚奔騰。右壁左壑路一繩。澗中砢砢石硯礧。險

處時有崩崖崩。一墜千尺誰能扔。男兒三十何所稱。拍張上馬身手矜。臂弓仰射天邊鷹。疾驅何不馳幽并。空山窮谷日月仍。偶或齶落堪哀悽。翻思夜來蹈斷冰。馬號不前牽敗芳。星光下燭澗水激。緣澗千千蹶復興。樹叢茅屋露一鐙。急趨如得西南朋。叩門欲絕人聲響。敗扉支榻連豕槽。驢羸槽食聲窸窣。牛洩馬勃吁當膺。柱折欲覆維以繩。

。天光四漏風威凌。布衾如鐵寒兢兢。倦來得臥誰敢憎。美睡快若眠吳綾。起視紅日山頭昇。吳船雙漿飛菰菱。江楓爛爛秋霞蒸。紅稻可食魚可罾。胡為行脚同山僧。擺落世網誰則能。世間惟有齊於陵。」又淮陰首段云：「扁舟

絨長湖。日暮泊淮甸。糧艘蔽空下。夾岸走長繚。纜夫恃多徒。號呼駭村店。奪食不與錢。怒詈唾其面。此輩狼虎心。憑藉張其燄。」可謂繪影繪聲矣。

龔懷希文以甲子手校重印先德端毅公定山堂詩集見惠，詩凡四十三卷，詩餘四卷。在簿書鞅掌中，時讀時輟，越半載而讀畢。端毅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故懷希文以瞻麓名其齋也。集中舊序甚多，周亮工云：「豔冶如

春風，而未嘗無明月前身人澹如菊之雅致。感慨如秋籟，而未嘗無金樽伴客賞雨茆屋之風流。高古如鐘鼎，而未嘗無返虛入渾積健為雄之大力。」吳偉業云：「身為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錢謙益云：

「余讀內書，切利天殿南有波質拘者羅樹，寶華四照，其香逆風行，聞二千里，竊以為孝升之詩，約略似之。世人

讀孝升詩，如切利樹華時，諸天共坐其下，聞香歡樂，樹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則共坐聞香者，或未悉知也。余何足以知孝升之詩，今得共坐樹下爲聞香歡樂之一人，則亦有厚幸矣夫。」余懷云：「人患才少，公患才多。人苦腸枯，公苦腸熱。人見公之擅轡登朝，得時行志，而孰知公之悲天憫人，憂讒畏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用意如此之深，義山少陵，得公而三。」其集以體分卷，茲舉一二，豹窺一斑，鼎嘗一鑊，亦可得梗概也。

七律如吳郎南征賦別，有句云：「還家如出塞。多難賤封侯。」奇警語亦沈痛語也。登京口鶴林寺杜鵑樓用岳侍御韻云：「武帝草猶綠。空堂迥不關。日斜何代寺。松冷一樓山。往事隨花盡。浮生讓竹閒。登臨寬戰伐。旅餐未應斑。」晉宋蒼茫後。青山老故墟。寺荒支遁鶴。碣斷李華書。慧業旃檀現。寒烟金革餘。爲呼殷七七。花恨近何如。」鉛山河口舟中云：「一峯驚壁立。拔地出波心。鳥道攀眞絕。鷗沙汎易深。經霜叢篠碧。近水古苔陰。極目荒寒外。飛雲亦滿林。」江閣初移榭。殘冬畧易斜。斷雲生遠浦。枯竹夾山家。岸草眞冥雨。風篁冷浥花。鵝湖縣一水。聞道發先華。」仲生招同書雲鶴門及吳客數子遊西山飲來青亭四首之一云：「古澗猶殘雪。枯崖幾亂松。河山留曠遠。蒼翠任疎濃。寺入斜陽好。峯連野霧重。憑高何限意。恰到梵天鐘。」其起筆之俊拔者，如「雜坐春星下。風高竟不寒。」如「古寺立深翠。夕陽山已微。」又偶句如「有春須小住。不死是深杯。」十字，沈雄深刻之至。

七律如子雲歸自金陵，以新詩見貽，依韻寄答云：「古雪吹香入早林。西風猶響隔年砧。人歸桃渡春前夢。雁過蘆州別後心。荆楚暮雲迷戍角。關河秋雨濕囊琴。剡溪岑寂思招隱。一棹王獻興淺深。」沂湖晚泛同善持君限韻，時小雨初霽云：「殘霞如綺壓孤巖。夜色微茫客倚窗。北望風烟迷短岫。南來鷗鷺習寒江。驚秋殘荻聲長濕。近水征鴻影自雙。賴有謝家晴練句。爲寬愁鬢向銀缸。」人日和少陵同秋岳賦云：「千門花月春初轉。雙鬢江湖短自看。人意漸隨芳墅暖。日光猶滯早梅寒。鏡筵橫海聲交沸。兄弟開樽淚一彈。詠就草堂須共論。年年長路寄詩難。」佳句如「一輪盡得千峯助。萬里天同兩鬢秋。」「雙杆江山秋盡出。一城蒼翠雁斜開。」「對酒自憐頭鬢白。逢君獨說亂離前。」當風酒是燕丹淚。自古秋爲宋玉魂。」「世路艱難如入峽。酒人歌泣且辭燕。」

硯銘續錄

眉白

余前輯錄硯之銘贊，讀者好之。憶

陳其年湖海樓詩，有書硯一首。起句云

：「文人之硯美人鏡。相需不離若性命

。眉公先生為此言。至今流傳見吟詠。

「可謂有味乎其言之。邇來披閱各家專

集，見有硯銘，輒復錄出，以公同好。

汪鏡硯銘

硯也而應優之。心也而欲誘之。硯至堅也。而猶畏乎塵之侵。而况於心乎

彭秋士硯銘

體純明靜。鐵裏石齋。同山共巖。

又井田硯銘

明靜得壽。良田多有。食我無苟。

又水田硯銘

荒則石。治為田。風雨在人長育年

又鳩硯銘

體山之靜。用鳩之拙。

又圭硯銘

天爵而修。食賤而公侯。天爵而棄。富貴而馬牛。噫。德之不修。孔子之憂。無行所悔。無言所尤。

又結繩硯銘

六經載心無一字。堂如空山不到事

。澹乎此味人知之。獨在結繩上古時。

彭紹升蓮瓣硯銘

純壹志令跂西方。寶華敷令發妙香

。流涓滴令漏何長。彌大千令煥文章。

又七星硯銘

陵霄雲。掛北斗。造化樞。入我手

。吐光芒。出蟠斗。翼皇墳。終不朽。

又文運圓硯銘

圓之又圓。玄之又玄。

又壺硯銘

磨斯涅斯。有口慎之。（製孔如壺

，可樹墨汁。）

又景仁硯銘

至剛者石。至柔者筆。以剛受柔。

唯硯之德。

袁枚隸硯銘

製硯如連鑠。欲維裏我惟汝可。

又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取殺墨如鋒之

義。筆可為刀。硯宜作斧。膏以隴廩。

英雄用武。

又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婉。交墨子。不受染

。墨子遇之，日形其短。

又師恩硯銘

吾師乎。以此為田。授之于吾。而

荒其莊。嗚呼。

又鐘硯銘

有扁斯石。甕氏為鐘。不窳不慳。

搏身而鴻。旋蟲為幹。龍賓作宮。滴用

副墨。摹形考工。扣而鳴之。儒名翁

翁。

又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鑿。

亦元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又方硯銘

面如田。長陌而方阡。潤如泉。細

理而靡顏。居萬石之間。惟汝稱賢。得

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令生愛憐。

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露滴珠研。染盡

湘東八萬箋。慎勿隨無墨者而與之周旋

又汶硯銘

石有汶。密密不罅。墨可永夜。

又貨布硯銘

如貨如布。數硯以對。惟士之富。

又井田硯銘

耕于田。夜得息。耕于硯。夜兀兀

。問胡不休。日期所收。十萬年後。乃

始有秋。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十一)

拜 震 堂 主 人

送 行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間。(明仁和郎瑛仁寶七修類

棋 盤 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遊戲側豔者不存也。道經某園故址云。橫門短巷避塵喧。衆木無聲石不言。多少亭台成廢址。半爲蘭若半梨園。棋盤街云。兩三間屋作行窩。偈仄羈愁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酒。棋盤街上月華多。(金壺七墨)

清衙署所在地

禁城內。(一)宗人府。戶部街。(二)內閣。(三)翰林院。西長安街。(四)外務部。東堂子胡同。(五)吏部。戶部街。(六)民政部。民政部街。(七)內城巡警總廳。南兵馬司路北。(八)外城巡警總廠。鷓兒胡同。(九)度支部。戶部街。(一〇)崇文門監督衙門。崇文門外。(一一)倉場總督衙門。海運倉路北。(一二)禮部。戶部街。(一三)學部。東鐵匠胡同。(一四)陸軍部。鐵獅子胡同。(一五)海軍處。石駙馬大街。(一六)軍諮處。鑼鼓巷內炒豆胡同。(一七)法部。刑部街。(一八)農工商部。西四粉子胡同。(一九)郵傳部。西長安街路北。(二〇)理藩部。皇城根小取燈胡同。(二一)都察院。刑部街。(二二)大理院。刑部街。(二三)欽天監。東四西大街。(二四)太醫院。東不壓橋西路北。(二五)鑾輿衛。刑部街。(二六)步軍統領衙門。帽兒胡同。(二七)資政院。甘石橋西

斜街。(二八)順天府。後門外。

西 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太行山之第八徑。經。一名小清涼。太行首於三危。東極醫無閭。複嶺支巒。不知其幾千里。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皋者是也。沿山諸闌若白塔。上下錯落。與碧雲青靄相間。山中流泉滿道。或自石罅噴出。散漫沙磧中。琤琮有聲。池注爲小池。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今多屬於禁園。而冬積積雪。尤爲奇觀。故爲燕京八景之一云。(金壺七墨)

戒 壇

四月初十日。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聚寺。並駕而出。風日清和。前二日爲浴佛會期。士女遊者甚衆。近山連岡斷隴。村落相望。青蒼合沓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瑚火齊。聯爲纓絡。則櫻桃初實。離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藤蘿倒垂。微風通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迤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度石梁行仄徑中。兩山夾磴。躡級西上。紆迴凹凸。凡十有八盤。有右如門以爲寺也。入門則萬木參天。彌望無際。景純浩然有望洋之嘆曰。足力疲矣。少憩北行。繞懸崖而人。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明正統間勅。如幻律師說。戒寺中爲之立壇。遊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同上)

讀姚纂札記

(三)

小雲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宋賢作文，類祖韓公，六一得其丰神，半山得其拗折，蓋半山從祭子厚文諸篇出，而送楊少尹序，及本篇，又六一之所本也，反復俯仰，此等境界，成於六一，實啓自本篇，後人一再效顰，於是可厭，會湘鄉曰，反復以不得至彼為恨，此等蹊徑，自公闢之，亦無害，後人踵之以千萬，乃遂可厭矣，信然，要尚有一關鍵，滕王閣有王勃之游閣序，王緒之賦，及王仲舒之記，人言已備，不容贅述，故祇就虛處着筆，亦陳言務去之旨也。

反復不得至共三層，愈少時至願莫之遂一層，十四年至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又一層，此二層為實，故簡，其冬至竊寄目償所願焉，第三層中之一節，將言未至，故言儻至，欲縱故擒，蓄勢法也，而用一儻字，古人作文，字字必有分寸，至州之七月，至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乃一大層，先後三層，結句句法無一重複，雖分段已着痕跡，遂以結句變化救之，此死中求活法，一路寫王公政績，而以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二句承上啓下，脫卸自

然。

本篇結處以未得造觀，點清眉目，詞列三王之次，呼應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登望之樂，呼應江南多臨觀之美。

本篇當理新之句，當作當然之當不可解，應作嘗解，嘗音同義通，猶張中丞傳後敘，士卒僅萬人句，僅應作竟解一例。

又本篇看似平順，實字法極重，臨觀之美之臨觀，未得造觀為歎之造觀，登望之樂之登望，皆換字法，或換一字，或換二字，又私喜幸自語之私喜幸，竊喜載名其上之竊喜，亦是，惟或增或減，又有不同耳。

方望溪曰，近時不學人，造言地名官號，不得從古，觀此文於潮曰揭陽，女挈擴銘曰愈為少秋官，可徵其妄，蓋制詰奏章史傳志狀，自應從時，記序雜文，惟所便耳，鄙意以為亦須看是何種雜記，否則姚氏不云乎，記亦碑文之屬，如本篇固饒歷史性，似以從時為宜，所謂文之古與否，非在人名地名，正惟不學之人，索隱以為高古，招斯卑矣。



殘年

耶路

五點鐘下了辦公廳，小陳探頭探腦的跑過來告訴何老大說，有人在處長面前告發他在另一個機關化名兼差，何老大向來胆子很小，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簡直當頭一個霹靂！他的胸膛好像給一塊沉重的大石倒壓住，沒精打採的，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裏去。

他剛剛踏進家裏，他的兒子國威、國柱，緊緊的揪住他的衣角吵着：

「爸爸給我糖糖。」

他祇搖着頭，兩手縮在袖裏，一直跑到睡房躺上床，這兩個剛滿三四歲的孩子，他看見爸爸今天的神氣有點不像樣，大家定着眼睛，露出哭喪的臉，沉默着站在床邊，守着希冀爸爸會從袋裏摸出糖糖來。

國威，國柱這兩個小傢伙，看見何老大總是閉着眼睛，沒有什麼動靜，他們站得有點不耐煩，兩個眨眨嘴就跑到廚房去報告媽媽：

「爸爸可惡，今天沒有帶糖糖回來給我們吃。」

兩個小傢伙向着他的媽媽告狀，差不多要流出淚來，看見這種索酸的表情，真有點可憐。

「乖乖，我燒好飯就跑出來問爸爸討，你們聽我話先跑出去。」

潔芳——何老大的妻——很溫柔的一面安慰這兩個小傢伙，一面忙着燒飯弄小菜。

小傢伙得到他的媽媽完滿答覆之後，一個向後轉就溜出客廳來，經過何老大的睡房的時候，他們還放心不過，把腦袋探進去瞧一瞧看看有

什麼動靜。

潔芳把飯菜都弄妥了，她滿高興地跑出來望望何老大，她跑進房裏去，看見何老大滿面愁容，眉頭深鎖，她心裏感覺得十分不舒暢，她坐在床邊伸過手來按按他的額：

「你冷着嗎？我看你好像有點不舒服的樣子？」

「不，因為今天工作特別多，所以我躺上床養養神。」

潔芳知道何老大沒有什麼，她才回復她剛才的高興，她笑着把胸膛壓在何老大的胸口，雙手抓住他的肩膀，大家的嘴唇溼貼着有幾分鐘的時間，潔芳才抬起頭來：

「剛才我看見你的神氣，真使我有點不放心，現在飯菜都弄好了，我們吃飯吧。」

「好的，時候也不早，吃過飯馬上就睡覺，今天疲倦得很。」

化名兼差給人告發這件事情，何老大幾次擠上齒縫想說出來，但是恐怕潔芳敢憂，所以他暫時不能不隱瞞過去。

今天的小菜雖然弄得很不錯，但是裝着滿肚苦悶的何老大感覺得味同嚼蠟，因為恐怕潔芳難過，祇得像吞沙石一樣的硬咽下去。

強笑為歡，到底瞞不過聰明的潔芳，她看見何老大今天的神氣好像很不自然的樣子，她忍不住又開口向何老大查究：

「文耀！你好像不大想吃飯的樣子，我看你總有點不舒服，也許有點不如意的心事。」

文耀本來是何老大的正名，因為兄弟三人他是最大，所以好些親友都順口喊他何老大。

「沒有這一回事，你放心吧，我的的確確是太疲倦。」何老大強笑着說。

「我不相信，我知道你害怕我替你耽憂。」

「你是我的老婆皇帝，我那裏敢來欺騙你，如果瞞你的話，我是烏龜王八旦。」

何老大勉強笑着像要發誓的樣子。

潔芳聽到何老大發誓，她有點放心，但是她的一種懷疑，猜測，仍不能完全因此而消滅淨盡。

何老大吃過晚飯，真個硬直直的躺上床。

何老大胡思亂想，輾轉反側，兩個眼睛睜開，望着床頂的天花板，他想到沒有了差差，一家幾口，如何能够維持下去，假如禍不單行，連本職都撤去，的確不堪開問了，並且凍天雪地，燒煤的一筆額外開支，已經是甚覺躊躇，他左思右想，越想越覺得前途黑暗，整個腦袋裏都充滿着百結不解的事情，心底的憂鬱的火燄在燃燒着，使他不能入睡，他只是希望快些天亮趕上辦公廳和小陳商量。

二

何老大大清早就起床，他趕快上辦公廳去，希望碰到小陳早點替他商議對付，照他本人的意思，經過長時間的考慮，還是立刻辭去兼職。

「小陳，這一次的確要你老哥替我想辦法了，昨天你告訴我的事情究竟應該怎樣對付才好？」

「你這件事情，我昨天也替你考慮過，的確有點困難。」

「你老哥有什麼意見呢？」

「在我的意思，還是趕快辭去兼職，至於本職有什麼問題的時候，我無論如何向科長替你在處長面前說項。」

「你的意思正和我一樣，這一次得你老哥幫忙，真個感激不淺。」

雙雙燕

題燕歸來窺圖和邦卿

花明柳暗。正王剪輕飛。畫樓清冷。怪春甚事。吹送紅襟相並。解覓舊時鄉井。都不把朱繩繫定。幾回識

小陳是黃科長的表親，黃科長是處長的舅爺，所以對於本職有問題的，小陳總可以替何老大想辦法。

到了下午將要下辦公廳的時分，何老大的事情終於爆發了，處長叮囑黃科長調查何老大是否的確化名兼差，如果真的要奉行政府的命令把他撤職，幸得這件事情，小陳預早已經和黃科長說過，所以黃科長已早有主意，他很肯定的對處長說：「何文耀一天到晚都在辦公廳，那裏有時候到別一個機關兼差，而且這個人很能幹，很用功，我相信是給人家誤會的。」處長聽到黃科長這番說話，他笑了一笑說：「那麼你認為怎麼辦就怎麼辦算了。」

何老大平時已够勤力，但今天連撒尿大便都不敢離開辦公廳，他戰戰兢兢的坐在他的辦公地方，心房怦怦的顫動着等候處長對於他如何處分的消息。

「剛才黃科長對我說，你的事情已經不成問題了，他囑咐我轉知你安心工作。」小陳滿面笑容的跑到何老大面前細聲細氣的說。

「這一次如果得不到你老哥替我說項，真個連飯碗都打破了。」何老大得到這個消息好像得了一服靈藥一樣，他向小陳說了一大堆的感激話。

「大家同事應該幫忙，不過陳厚之這個傢伙，總是把是非做人情，放個屁都要告訴處長，他雖然和處長有關係，但不應該向同事搗蛋。」

小陳對於陳厚之向處長告發何老大兼差這件事，他很抱不平，他願慮到何老大今後每月又短少了幾十塊錢收入，他好像有一些同情的樣子。

何老大雖然沒有了兼差，但是不致牽累到他的本職。差強自慰，不過他聯想到以後每月短少了六十塊錢的入息，生活怎樣維持，應如何計劃緊縮，他的心頭不覺湧上一陣難過的酸楚。

耐充

得人家。當日簾旌波影。穿徑。呢喃語潤。似記取江南。景光清俊。烏衣何處。一片夕陽催暝。栖入新巢自穩。應不誤青溪芳信。問誰擘看桃腮。閉窗窗櫺斜凭。

萍踪記語(二)

袁笑芙

楓葉醉顏，風濤駭浪相搏，在蔓草叢燕，林木杳杳一隅，有座飽經風霜，滄桑剝削了的古廟——鐵公祠。我倆來慰問這古廟的岑寂了。秋色是這樣的幽遠，湖光是這樣的平靜，在這晶瑩皎潔的濟南城，依然兀立着這座古廟。望去窗櫺已空，只餘斑斕的陳迹，像似也遭了炮火的摧殘，我倆悄然的站了好久，見有三沙鷗，翱翔上下，此時我幽幽的心情，如萬古雲霄中漂流着羽毛一般的逍遙，我呆立神馳，幻想着他年浪遊倦了，再有一日來迴遊此地。

這位年青曼麗的劉小姐，她自幼生長這風光明媚的名城，她對於湖光山色具有濃郁的興趣，她說她的朋友是荷花與楊柳；她說她在殘月朦朧的半夜，或人跡稀少的黃昏，她一定來伴着嗚咽潮湧在駁橋，她祈禱着山河的重整，她祈禱着和平的來臨，傾盡她的哀思。我覺得一生飄泊，原無須乎情愛，我遇到像劉小姐這種美妙的可人，許是夢境？抑或是真情？只覺得恍恍惚惚，宛如一個令人沉醉的甜夢的影子，頗感到來不須臾，去時又無從尋覓。

我正和多情的飄蕩，深沉而善感的劉小姐，徘徊在歸途；忽的一羣行人，臉上滿掛着驚

慌的顏色，零亂的奔跑，我打聽這種不平常的舉動：不好！××隊打進來了！

——天涯飄泊欲何之——

遠遠傳來幾聲槍鳴，我和劉小姐在緊張恐怖中，就着歸途飛跑，行人張惶失措，一切都失了常態，黯淡的天空，蒼白的人面，這驚懼織成的現實，充滿了殺氣，脅迫，與嚴森，眼看著縱橫騎士的梭巡。嚇嚇的傳叫，轟轟戰車的衝動，和一個個發着寒光的鐵盔；長槍，白刃，會燎亂了人的心！上帝的責罰，人類的浩劫啊！

幸虧的劉小姐的街道熟悉，每走到斷絕交通，禁止行人的戒嚴所在，她會向我道：「從這裏走！」匆忙的穿過幾條小巷，經過幾次盤詰，才算到了家，在顫抖的聲音中叫門，我見到開門的已是另一個大方的老年婦人。劉小姐，扭過頭來對我說，「我母親回來了。」

走到屋裏坐下來，劉母已知道了我的來歷，本來我與她兒子雖是朋友，但並未到過他家，所以這次還是初會劉母。

在談吐間使我得悉了這劉家伯母是亟慈詳的，她由於我的話中不免想起了兒子的飄泊，母子情切，不覺老淚縱橫，我看到這種景況，

一時倒覺得無以慰藉。

這時門外馬蹄的馳騁，步伐的鑿鑿，亂過了一陣。劉家伯母向着劉小姐道：「慶雲！這兩天外邊的空氣又緊了些，您和這位哥哥在家玩玩吧，不要出去啦，設若避出麻煩，咱家又沒有人，還是在家看書寫字的好」。倒是老人家小心。

在靜默中閱讀，不覺華燈初上，一陣皮鞋聲響過甬道由遠而近，門外一聲「雲妹！」人隨聲至，一豐姿采采之西裝少年躍然入。經劉小姐介紹，我才知道這是他的表哥王亞平，事變前畢業濟南齊魯大學，動作機警，談吐豪爽，眉宇間隱約流露着剛毅果敢之氣，與我足能一見如故，相逢恨晚。遂又與他談起我欲到青島之意，他反大不為然，他並且很慷慨的說：「您如果到青島朋友那裏，沒法安插又該怎麼辦？不如自己早下決心，如僅爲着個人生活，在濟南我敢担保能給解決，以後遇有機會您我自然還要彼此互助哪！」說罷兩個閃閃的眸子在我臉上打轉，像在立盼着我來決斷。這樣使我感到有的得沒有思索考索的機會，同時更顯出了他的英明。

「假使到青島去沒有其他任務的話，倒不

如在這裏委屈一時，也好等待機會，大丈夫要有毅然決然的勇氣！」劉小姐在旁也向我語激了。我聽了實在有些慚愧，一個剛算成年的女子，會講起這般光明磊落的話，如果自己再疑慮下去，豈不是被她輕視，況且「人生由命，富貴在天」，到青島是否有沒困難亦難預卜。想到這裏我遂說道：「既然這樣我也不到青島去了，不過在此一切都全賴密斯脫王的大力成全，雖然一見如故，總覺得這般打擾兒有些慚愧！」

「這是朋友的義務，老兄不必客氣」。王亞平微笑着講。

「表哥的意思中對袁君的事情，想來已有

銀幕簡(下)

車身蠕，向西移動了，她忽忙地跳上了車，把手帕揮着向我告別，我再也沒有勇氣瞧她一下正眼，直到那飄在空中的手帕在眼底消失了的時候，我才透出一口長長的氣來。

從此，天涯海角，我們就這樣生生地隔離起來！離開她愈遠，我愈加思念着她。

路上，我往往會看到面目同她彷彿的人，而以為她也到這裏來了。因為我相信她是不願與我長久分離開來的。當一個人回寓所獨坐的時候，時常聽見門上的一些剝啄聲，總疑心是她在敲門進來了，但去開門時，則闕無一人，我怕我的神經有些異常了。

成見？」劉小姐要問個明白。
「是的。」亞平點點頭，笑。房中又靜下來。
少頃亞平告去，並約於明午見。時已夜深人靜，我憑着燈光細看劉小姐風韻嫣然，柳眉杏眼適增嫵媚，稍談亞平為人，並提及亞平之妹自事變隨婦女戰地工作團潰散杳然後；乃由書架取一簿冊在手，傾目細注，復以右手頻仍取桌上瓜子進唇，嚴不露齒，亦不以發散吐地。我或有所問，她亦微笑而答，名貴之態，得未曾有。我又轉移步至她身旁，作往架上放書狀，偷視之所讀乃「隨園女弟子文選」，由是更重之，一顆高熱志忘的心盡離跳跳然，但亦

不敢作意外想啊！
「亞平的令妹，從前也是風頭一時的嗎？」我問。

「是的！一切行動比亞平還像激烈，不，也許是豪爽，事變前各方奔走，誰不知道王國英是個巾幗英雄，可惜一去沒有音信，我想那人決不會有意外的，她將來的成功要觀乎我們一般人以上」。劉小姐言語間，倒深含着一種贊揚惜嘆的口氣。

壁間的時計，正指在10上面，劉小姐退出去睡覺了。燈前孤影，四壁蕭然，及至熄燈裏，余而臥，見冷月瀉窗，不覺默然魂銷，燕海風聲，身似飄葉，不覺心緒蕩漾感慨備至了。

吳偉

六
不久以前，我專程去看了她一次，她快樂得甚麼似的久別重逢，各人的內心中隱藏着千情萬話，可是見了面，大家又默然地相對着，話都不知從何說起。

大概是哀喜的不常，她竟病起來了。不過那是無關緊要的小病，我爲了假期已滿，不能再遷延時日，於是忍着心頭熱淚，再度與她告別！

昨夜，我夢見了她，夢中她已不像舊時的容顏了，那豐滿的臉龐已憔悴了許多，她向我哭訴她的遭遇，她還埋怨我爲什麼不把她從火

坑裏救出來。我不懂得這是什麼回事，等我向她詢問的時候，她珠淚滿面的說了一聲永別了！這清晰的三個字使我從夢中驚醒過來，我在黑暗中還笑自己的癡。

今天，我突然地接到了那樣使人難堪的信，於是，我重又墮入了那曾經迷惘着我的過去

的夢裏。
但，當我清醒了過來，那時候呵！白的枕上，滴滿了悲痛的淚痕。在破碎了的心臟裏，我覺着，有鮮紅的血在流！

求全(下)

楊火魂

她在春日融融的豔陽時節，感到煩惱，煩惱得連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在秋夜月光透進了窗簾的時候，感到悲哀，靜靜的兀自淌着兩行清淚。她已認識人生的真面目，知道世界是一個廣大的舞臺，人生便是一齣悲劇，那「慾望」，便是醜惡的魔鬼，牠引誘你去登壇，牠支配你的命運，她自己就是悲劇中的人物。她有時候想到了，便自言自語地說：「啊！人生啊！我不希望甚麼了，我需要往舞臺後去長時期的休息了，這個演員，真太辛苦了呀！」於是她不惜作踐自己的靈魂，正像一個飢餓的娼妓，作踐她乾枯的身體。她想離開這個污濁的人間，飛到蔚藍色的碧落，去呼吸新鮮而自由的空氣。

璇華突然的病了，這是長期間的焦急，失望，煩惱，悲傷的總爆發，她覺得軀體上脂肪豐肥的部分，漸漸地瘦出了瘦硬的骨，尤其是兩塊額骨，高得把眼睛深陷了下去，喉頭癢癢的，似小手般在搔，有時起着一陣痙攣的咳嗽，可是喘不透，只噴出了些帶着桃花般嬌豔的緋紅痰，到了晚上，額上發着燒，好像塗上了一層薄薄的胭脂，兩隻腳也像踏在棉絮上面，搖搖地不能支撐全身的重量，而且女子所應有的生理的分泌物，也停止了。她並不恐懼，她認為這是當然的結果，但是她的父親和母親，都着了慌，母親天天為着這個心愛的女兒，求籤問卜，請巫謝神，父親却忙着請醫生調治，親友們也露着驚異和同情的神色。

「這個病是癆病，俗語說：『風癆癆腦，實病難醫。』一時不容易十分起色的，只好慢慢的用營養療法，一方面還要勸她不要動心事。」醫生診畢後，定下了結論。

她父親聽着變了臉色，璇華却悽慘地笑了一笑，她已厭倦了人世的生活，她祈望着早些死，她反勸着父親和母親，不要為她悲傷，不要為她多費醫藥費，她是無望的了，但想到了自己死去後，年邁的父母，更將形孤獨，不山得偷偷地彈着淚。

一劑一劑的中藥和西藥，以及她母親求來的仙方，吃了下去，仍是泥牛入海似的，無影無蹤，一絲也不見效力，身子越發瘦得厲害了，以

前一雙白嫩的臂膊，成了枯槁的柴梗，手指也發着震顫，心房像開足了馬達似的，整日整夜的跳動，可是她腦神經仍清晰地把過去一切的生活全景，像電影般開映在腦幕上，她想起昔日自己受人崇拜時的倜儻狀態，和那些男人卑微乞憐的醜態，又想到小劉溫存體貼的情意，和父母固執成見的求全，以及平時的一舉一動，足夠回憶的，她都尋根究底的思索下去。這些複雜的幻想，在她病中深夜，成了不能入睡的原因。

八

遷延了一個多月，病勢達到最高峯了，高熱度燒得她的唇發焦，有時還大聲的囁語着：「嘩！你們那些賤相，一個也看不對」。只是反覆的胡說，她眼睛費力的睜開時，看見紅的黃的小火星，飄呀飄的在跳舞，合上時又看見各種不同的少男面龐，連成了一長串，在對她微笑，譏諷，鄙夷，她氣得把手亂揮，又再一看時，小劉也出現了，帶着冷酷的神情，似乎在說：「喂！你是一個十足的拜金主義者，你根本不配談什麼戀愛。」她要上去扭住他，和他分辨時，定眼一看，却原來是母親的一雙足。

「啊！阿璇！你為什麼老是神思不安定，要吃點茶嗎？」她母親坐起來，焦灼地問着。

「……嗯！……不要……」呼吸很微弱。

她父母的心，正比璇華額上的高熱，還要沸騰着，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她母親眼皮哭腫得像紅桃子，一天到晚，坐在床邊，望着璇華呆呆的出神，她父親却背着手，踱着方步。房中正中的那盞十六枝光的燈，也無力似的吐着殘燄，反射在病人蒼白的面上，更覺得陰森森的可怕，屋角充滿了怪異的陰影。

在下半年，璇華腦幕上，又出現許多奇怪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呢！在平常是羞於想像的，最後她所崇拜的一白璧無瑕的偶像，又漸漸地擴大，擴大到變成了一個半姿冠秀的美少年，忽然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把這座偶像擊碎了，只有無數的小圓圈，在滿房飛舞，她覺着身子，有點恍惚惚的飄蕩起來。

「爸！我現在曉得了，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要求全，適足以殘缺的，不是嗎？」她停了一會，忽然清醒似的說了這最後一句，然後慢慢地合上了眼皮，呼吸也沒有聲息了。

窗外瀟瀟的秋雨，一滴一滴，打在芭蕉葉上，好像嗟嘆着這位美麗的少女命運，又好像替她的父母，流着傷心的淚珠。

初階的片段(下)

焚軍

歪嘴看了看門外應熱鬧的一眼，然後把心一橫，走到王老師面前，把剛剛在桌上磨得火辣辣的手伸出去。

劈拍、劈拍……

還算好，吳有發僅被打了十板，歪嘴打了十五板，就一齊罰站在教導處裏，等打上課鐘時再准他們去上課。

三

這是最後一堂課的鐘聲，聽來又比下課鐘動聽得多了。

高金寶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整理着書包，莫有發他們站在旁邊等着他。

「喂！報仇不？」小蠻牛提議。

高金寶跳起來，在鬚鬚頭上打了一巴掌，然後說：

「怎麼不報！」

「當然；還用說！」吳有發摸摸他那張發亮的鬚鬚腦袋，附和着就說。

「我不去了，媽在家裏生病！」歪嘴嘟着嘴說。

「他媽的！你媽在家害想思病，要我去呢！」小蠻牛罵。

「沒用的東西，你走就走！誰要你！」吳有發知道他媽的確在病，因為他倆的家裏離得不遠。

「我們書包放在那裏？」小蠻牛問。

「放在我家吧！」高金寶說。

於是他們三人齊向高金寶家走去，等到回到學校時，張秀美已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們只得在操場上無聊的玩着。

後來還是吳有發想起來，連忙說：

「她們一定是到公園裏去了！」

於是他們三人又折向學校附近的模範公園裏去。

在公園裏，他們碰到不少同校的低級或高級的學生，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張秀英。

高金寶找得不耐煩起來，便指着前面五六個正在捉迷藏的小孩說：

「找不着算啦！——你看他們！」

小蠻牛跑過去，把那個被手帕遮住眼的撞了一下，便罵起來：

「×你媽的！玩歸玩，你別撞着老子！」順手把他推倒在地上。

高金寶和鬚鬚頭站在旁邊笑了起來。

其餘的躲在樹後的三四個小孩，一起跑出來，預備打小蠻牛。

小蠻牛可不在乎，他迎上去把走在最前面的一個年約十二歲的先揪住摔倒在地上，然後再衝到其餘的三個面前。

這時高金寶和吳有發兩人也趕來助陣。

對面這三個見不是小蠻牛他們的對手，便掉轉頭跑了開去，臉下的兩個倒在地上哭。

高金寶他們臉上顯着得勝的微笑，向着前面那個叫做這這亭的地方走去。

他們正在走着，不知怎的，歪嘴也追了來。

原來因為歪嘴剛一回家，便看見他哥哥林本達，所以他可以偷空出來找他們玩。

「喂！你們在這裏？你們猜！張秀英在那裏？」

「你又知道，像煞真的！」
「我們找了大半天也沒找着，又偏偏給你知道了！」

大家都應歪嘴。

「喂！你們不相信！就在……就在……」
歪嘴把下面的話給吞了下去，沒有說出來，意思是：你們瞧不起我就算，反正我知道張秀英在那裏，就是不告訴你們，讓你們找去。

後來還是高金寶向他說了好話，他才肯說出。

「老實告訴你們，張秀英在那邊假山洞裏。」歪嘴顯出是在告訴一件極不易得到的祕密消息的那種神氣。

在歪嘴剛進公園的時候。猜着高金寶他們一定是在那假山石堆砌成的山洞裏，做着捉強盜的遊戲，不料却在那裏，碰着了張秀英她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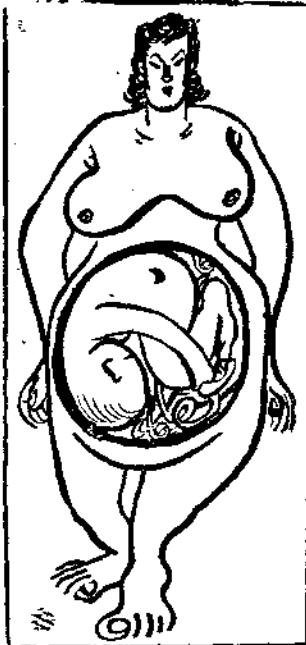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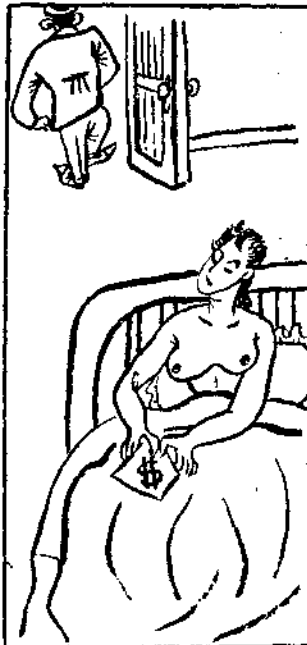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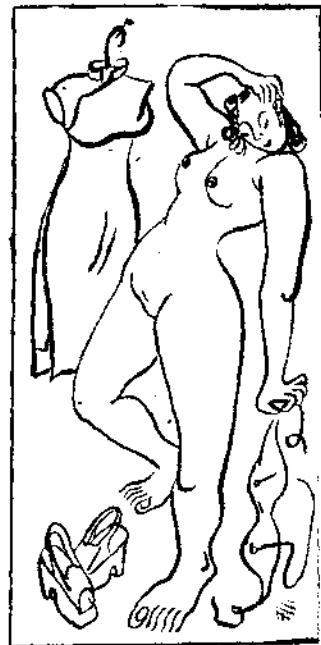
于是小蠻牛和高金寶主張馬上去報仇，但是歪嘴和吳有發怕張秀英明天再去稟老師，那可有點吃不消，所以遲疑着不敢即時行動，並且高金寶也稍微感覺到了這層顧忌。所以他有點為難起來。

小蠻牛可不怕，因為他還有個老蠻牛做後台，上次小蠻牛不知撞了一件什麼禍，夏老師不准他回家吃中飯，罰跪在教導處，後來老蠻牛在家裏等他來家吃飯，等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自己跑到學校裏來找，結果他不管小蠻牛有理沒有理，便和校長吵起來……

這件事更使得小蠻牛越變得無法無天，凡是在學校裏受了委曲，回到家裏，便添油加醋

人 世 間

馬 櫻 子 午 撰 插 圖



有人說：「男性以女性為玩物，但女性亦何嘗不以自己為玩物呢？你看：他們每天總要化費大半天的辰光，從做頭，畫眉，搽脂，敷粉起一直做到修指甲，染指，掛乳罩，換旗袍，穿大衣，套「不同鞋」……還要再三對鏡照照，一顧影自羨……地自己玩個痛快，才得五體舒服。」

上帝將油頭粉面，紅唇皓齒，蠻腰威臂，玉臂雪腿，講成這樣一個「可人兒」，將她謫下人間，媚惑衆生，下盼人士翹首仰望，無不驚為天人，於是互相爭奪，弄得四方烏烟障氣。

妓女用「肉體」，送往迎來地去酬應客人客人把辛苦賺來的「物質」去應酬妓女，藉以滿足自己的慾望，這其間，彼此都感覺缺乏的是精神，無怪乎，「事後」目的已達，分道揚鏢。

上帝造人確實高明，預先教人學得揩油水的本領，生活到這一個「強權世界」來，的確要些「揩油」本領，不然定會到處碰壁，落拓窮途，小孩子在娘胎裏大揩母體油水者，緣故無他，正在學「出世」之方法耳。

地哭訪給老蠻牛知道，好在那位老蠻牛是背着老面皮的階級，自號不怕死的英雄好漢，什麼事他也不在乎，儘可以替兒子搗事端！

上次王老師，爲什麼要打小蠻牛呢？因爲老蠻牛因公出差到外地去了！老蠻牛雖然不往本地，但是小蠻牛還是一樣的鬧，好在他被打上十板二十板的滿不在乎。

但是今天因爲大家都在害怕的心理，不敢再尋是非，所以小蠻牛結果也付和了多數人的意見，以後再隨時找張秀英的錯處，害她挨挨手心。

四

小蠻牛他們在歸途上，碰到了好哭精，大家向他做着鬼臉，歪嘴便唱起來。

『好哭精，精好哭！……』

到了高金寶的家裏以後，歪嘴忽然要先回家，原因是媽在家生病。

於是就賸下吳有發和小蠻牛兩人在高金寶家下陸海空軍戰棋，高金寶做公證人。

高金寶平時在家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那酒鬼父親，除此以外他愛罵誰就罵誰。

這時不知怎的，吳有發趁着小蠻牛不在意的時候，偷看了他一只巡

洋艦棋子的步位，恰巧被小蠻牛發現了，於是兩人就吵起來：一個說沒看，一個說看的……

正在吵得難解難分的時候，高金寶的母親走來就罵：

『都滾出去！吵什麼！』

高金寶正在拾着被小蠻牛摔到地上去的棋子，聽了他母親的罵聲

『要你管！要你管！』

高金寶今天對他母親還算特別客氣的，要不然，早就罵起來了！原來他今天剛吃了一碗怪甜的糖粥，是他母親給他吃的。

這時，小蠻牛和吳有發也停止了吵鬧，呆頭呆腦地站在一旁，一會兒看看高金寶，一會兒看看他母親，顯出十分悻悻的樣子。

高金寶若無其事地仍舊在地上拾棋子。

他母親不知什麼時候已離開這裏，他們又重新下起棋來。……

他們的棋剛下了一半，便聽見高金寶的父親在大門外的咳嗽聲，嚇

得高金寶也顧不到收拾棋子，便帶着小蠻牛和吳有發從後門跳了出去，

然後自己再獨自戰兢兢地折回家裏，他剛跨進後門，還聽見吳有發和小

蠻牛兩人在外面喊：

『喂！高金寶！書包還在你家呢！』

題單雲閣詩思圖

林霜杰

江南杯酒憶逢君。振采飛聲迴不羣。他日四明圖主客。

回風分派有單雲。

白衣蒼狗滄桑改。無已清秋但閉門。參到滄浪香象後。

疏桐清露已忘言。

關於蘭亭

頤

蘭亭摹本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旁註

。因寄之因字中改。會不知之會字旁註。作僧字。向之二

字。痛哉之痛字。悲夫二字。斯文二字。皆改筆畫。則重

稱昔下圈去二字。按晉紀王羲之傳。本無會字。徐僧權得

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僅存僧字。後人誤以爲會字脫

落。乃增添此字耳。

宋姜夔蘭亭偏旁註。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

口下橫畫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歲字有山字之下。

戈口之右。在字左人反剔。專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五

』處是曲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足凡三轉不

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

。不是捺。抱字右下己字開口。死生亦大亦字作匹點。興

感二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勾。未嘗不之字。反

挑脚處。有一闕。

明徐清觀季子徵家藏摹本。蘭亭曰。臨摹蘭亭者多矣

。惟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余閱茲本。不知爲何人。然

觀其露己筆意。必高也。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亦可觀天下之蘭亭矣。

相傳蕭翼竊蘭亭撤閱。百花一時盡開。載徐天池集。

蠻子營的故事 (續)

淳

(十)

我們這座古城，現正準備度過嚴冬開始的長夜。南門外，有一間出租牲口和大車的店子，它的位置，適當這條冷落街道的盡頭，又伶仃地孤立，在一個凹陷的角裏，好像建築時，要爲避免來往的人們注意，特地細心經過挑選似的。這時北風怒嘯，天末還留着一縷未破夜色肅清的殘霞，黑越越無邊的瓦幕，漸漸伸下來，龐大古城，和它附屬物的輪廓，已模糊地分辨不清。偶而有一兩星火閃爍着，不過表示未全盡停止活動吧了。

這片冷落的大車店，現在更顯出它的冷落和孤另。看來幾片破敗的店門，正在緊閉，一點燈光沒有，好像快要被那咆哮的北風吹塌了的樣子。忽然遠處轉瞬的聲音，由城外的大道自遠及近打破寂寞的空氣，這大車店破舊的門板縫裏居然露出一絲燈光來。剛才響着那架大車，現在已跑到，停在門口，跳下一個人下來，店內好像預知這人要來，呀的一聲，開了門。一盞手提的馬燈，被一個尖削臉龐，頭髮蓬鬆，穿了一件藍布棉袍，腰間束一條帶子，像是趕車樣子的漢子，高高地提着。見了來人，一聲不響，讓他進去。隨後便走出一個穿玄色短綿襖的店夥，將這架牛車牽進去。關上門。門外又照舊是黑沉沉的世界了！

來人被那漢子領到一間房裏，將門關起來。隨即遞上一把彈匣的刷子給他，彈去身上寸把厚的黃灰。并問他，「喫過飯沒有？」那聲音的神氣，冷靜而謹慎，好像故意放輕嗓子，說出來的樣子。

「你猜猜我在那裏喫飯的？何同志！」他把那刷子隨手摔在後面的土坑上，將那雙又粗又黑，滿是筋肉脈絡而多毛的大手，向臉上揩了幾揩，身上拍幾拍，便坐在坑上，雙手按在膝節，笑嘻嘻地望着那姓何的臉上，充滿着成功的得意。他是個黑黢黢飽滿結實的大個子，適當的高度，光線綴飽滿的前額，襯着一個稍大的腦袋，頭髮剪得很短，却讓它亂七八糟的豎着，一雙眼臉稍厚的烏黑大眼睛，一統鼻，豐厚的頰部當中，裂開一個菱形的大口，滿嘴是新剃長黑漆漆的短鬚，露着兩排雪白的牙齒，看來年紀還不到三十歲，雖是穿着得很壞，像鄉下種田的模樣，却不能掩飾他那副英姿爽颯的神氣。他是機智，大膽，剛斷，而具有樂觀主義的人。

「我怎能猜想你在那裏喫飯？隨你說是在天堂也好！地獄也好！反正和我想知道的問題，沒有關係。喂！楊同志！不要裝腔作勢了！你去辦的事情，解決了沒有？」

「我料你這個懷疑主義者的小鬼！那裏猜想到！我花了三十塊錢，買了一口渾身肥肉的大豬，沒處放迫着把它拴在窩子裏姑娘的床腳下，又迫着我研究豬的戀愛和性慾，與人類差別比較，我的結論，是人類到底比豬優勝得多。我和那個比我和那口豬還要胖的姑娘，纏了三天三夜，我依然一點沒有變化，它却已動彈不得。後來到底灌了數十筒鴉片到它肚裏，才翻過口氣來。今天，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研究的資料，并且問題已得了解決，便要離開葉鎮。那笨貨，還拴在這裏，沒有起來。胖姑娘忙了半日，打發我喫飯，我然後到三汊河，將那裏的事情解決了，隨後趕回這裏。

「只這樣，一點事情沒有表現！就花三千塊錢了嗎？你好慷慨！三汊河這裏，花多少錢？總不會比劉營這裏少，大約胖姑娘身上，也花了你選「大少爺」不少的錢，三百呢？還是五百呢？」那位姓何的同志，還是神氣冷淡，慢吞吞地，不自然的低聲詰問。

「哈！哈！哈！不多！不多！我只花了這個月的生活費，在這位肥胖的被壓迫者身上。我告訴她自己是販牛皮的客人，他歡天喜地的接受了。」

你別要小氣，三千塊錢，只是預約的價錢，還有一半是發動時才交付。六千塊錢，買五百個槍子久經訓練的正規軍去暴動，要她們取軍路上必需的據點。這種買賣，可說是大佔便宜。只要他們作戰能力能應付這時的需要，達到預期的目的，好幾大部份白軍到這裏，讓我們大部份的部隊從她們後面，靜悄悄地抄過桐柏山脈左邊的小路，到達鄂境，我們只在完成這項任務的使命，便算了事。我估計，從暴動那日起，至經過時間止，只要辛苦一個星期，便好結束這項工作。他討了這樣低價，我還暗罵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笨伯。就算雙倍的價錢，我也答應買下來。不過最可惜，丁營沒法入手，將他收買，將來解決時，不免費點氣力照實力比較，劉營比丁營差得遠，火力上是沒有問題的。訓練上，和個體「質」的比重上，便距離很大。那劉營長，簡直是個昏蛋！大概給雅片吹昏了！婊子纏得糊塗了！所以聽這一套簡單的謊話，便着了迷，若你拿這套謊話對我說，准先在你身上，成功了十數個透明的窟窿，再回答你，不過說來也可憐，聽說，他們沒有發餉已有六七個月了！

「够了！够了！誰高興聽你這一大篇的理論！告訴我！全部事實的經過。」這倒顯得不耐煩的模樣，趕快打斷這位成功者得意洋洋的表述。這時，這位楊大漢子態度，沒有先前那樣隨便，也轉了嚴肅的態度。便說：「全部事實經過是這樣。我到了葉鎮後，即忙找到陸政治指導員，聽取他工作進行的經過。知道在這裏工作，還算順利，沒有什麼破綻。他們小組的工作，都能達到相當完滿的程度。他并說：「劉營長這人，腦筋很單簡，沒有政治認識。還有許腐化行為，足為他職務的活動上，大大的牽累。」隨即替我們先遣下牽線，他心裏也很活動，縱沒有那封偽造的信件，也準成功的。談話後，即帶我找那位寶貝。我們在營子裏見了他。我的模樣，起初很令他不快，那副神氣，好像總司令，遇着小兵向他借錢要發作的模樣。隨即跑向他耳邊低低的介紹說：「這就是現在西南方面新委的豫鄂皖三省邊區司令參謀長，從前六十九路軍的參謀長，楊傑君！他驚異地「哦！」的一聲，急忙從煙床上起來，和我很親熱的握了手。我向他說過了客套的老話，恭維他幾句之後，隨即在身上掏出那封偽造的信給他看，他反覆的看了幾遍，問了一些沒有關係的話後，又躺下煙床，呼呼響地吸了有二三十口煙。便坐起來，開始發揮他的妙論。起初我以為他商談我們的買賣。誰知他吸了這幾筒雅片，藉着精神煥發的力量，來買弄他肚裏的經綸。從西南和中央對立的關係，說到國際局面。其中營業的話，着實不少。他說：「帝國主義有各種，其中最和平的，是白色帝國主義。比較殘忍的是粉紅色帝國主義。最殘忍不過的，是赤色帝國主義。他拿美國，代表白色帝國主義。德國，是代表赤色帝國主義。而俄國，不過紅色帝國主義吧了！」他滔滔不絕地說了個把鐘頭，好像向我示威地說：「你不要小覷着落伍的地方！也會埋藏着大人物在內呢！你知我，素性暴躁。然在吃緊關頭，却有忍耐的本領。儘讓他搜索括揚地講述，我在旁還不絕點頭見腦地讚不絕口。有時他說得有點生澀的地方，我也信口胡謔，替他補充幾句。經過這一套拍吹之後，我和他變了很知己的朋友。這晚，我們三個人便住在這婊子家裏，吃酒，豁拳，抽煙，胡調，盲動了一個晚上。我覺得我的糊塗，已套在這口豬的頭上了。第二天早晨，我兩人，在葉鎮郊外一個土岡的幾叢樹下，談判那宗買賣。我起首對他說明西南和中央對立的局勢，分析出國內各種勢力的元素單位，其次表出西南的要求與需要，這一套分析的理論，是我們黨裏慣用的精采播弄節目。只輕描淡寫幾句，便令這畜生五體投地了。最後將我們邊區的計劃，大略說個輪廓，他聽了，頻頻的點頭，隨後表示懷疑的態度，向我詰問說：

「單獨我們這營人發動，能濟事？其他方面的部隊，態度怎樣哩？」

「如果他方面部隊態度不明瞭，你的老師魏老夫子，還敢叫我給你帶信，囑你答應嗎？他是國內有數軍略家，政治家，開管不輕易動作，既經動作，可說是功成無疑。况且他學生在豫鄂各部隊裏，具有相當潛力，你是認識的。不過你們師長是反西南最顯著的人物。又且駐防豫鄂邊境，正是我們要活動的區域。上面已別有方法對付你們的師部，不但大體已得相當解決了。我來此地，正是為你們謀個安當的出路哩！魏魏夫子說連長陸營長，還是尋常的事，營長團長便有點不尋常了！我無數學生中，出色的能有幾個！劉全訓這人，學術科的修養，都很好，既有發展的路，為什麼讓他老蹲在窮山僻壤間？將來邊區軍向南伸展，鄂省正是四戰之地，兵家所必爭，也好讓他吐氣揚眉！替國家作一番事業！老夫子當我臨行的時，對我說了這番說話，難道還會讓死路給你走的嗎？」



蘇曼殊和我

村上知行作 鳳介譯

一看這個標題，或者有人以為彼我之間，有甚麼關係存着似的，其實不然，若勉強求其所謂關係，則只有七八年前我曾寫了一篇「日本人捨棄了的日本人——蘇曼殊」是，除此而外，便別無甚麼關係了。

我這部書中，曾對他有下述的記載：

「在南中國有堪誇為天下名勝的西湖之畔，以西冷橋為中心和名姬蘇小墓相對的一墓，墓前有雕刻之塔，上題「蘇曼殊大師之塔」墓前雖如是寂寥，但一到夏日的南國，西湖水面，波光千頃，有滿綴着露珠的紅蓮之花，一齊展開，正在曼殊墓前，恰似巨大的安養世界鋪上層曼陀羅的樣子，湖畔之樹，亦在此時，有濃翠欲滴的綠蔭，為此墓增色不少，此墳主的蘇曼殊究竟是何許人？」

我於是繼續寫出「他是日本人」他的母親係帶子出嫁，嫁於中國的蘇某，在中國長成，於是乎成了中國人把他的始末完全寫出，並有下述等語：

「塔銘之大師二字，已表明他為僧，但並非日本之僧，乃中國之僧，同時彼為變風的革命家，詩人，文學家，小說家，翻譯家，於中日俄兩戰役後，極端動搖的中國新文壇上，發揮其瑰奇之才，成為警人的曉鐘，彼且為畫家而精通英語，梵語，日本語，其為言語學者又無所疑，但彼常有無人可談衷曲之苦，彼於其自身之過去，雖常秘而不宣，而於言語之外，有重壓的懊惱，其靈魂的悲痛，直包圍此三十五年間的短短生涯，數奇至此，可云已達極點了。」

我出了此書以後，仍然是久久不能忘及曼殊，但是無獨有偶，在日本人中

又有如我所期待的出面注意曼殊的人了，其中殉情最篤的，有漢文學者，飯塚朗君，此君曾翻譯曼殊傑作的「斷鴻零雁記」入於改造文庫，不但如此，此後仍有人在繼續研究之中。

不過我的為人，是不甚殫心研究的，只是一見對象，趁著高興，便感興趣，如永久的繼續下去，是不能的，所以對於曼殊，也無例外，可說是已竟丟開的了，但是我的心靈上終究是像有曼殊的靈魂，在一角落裏鼓動着的樣子，這種現象，或者天下人人皆是如此，也未可知，但是我的性情似有變風的姿態，雖然想加以分辯而終究無從分辯，這也是我從幼時就有的一種癖氣，譬如蕭彭懷爾所著的「意志及表象的世界」為崎崎氏所譯的曾經讀過，當時年尚幼稚，何嘗有哲學的理解，然而從此以後

，約有十年左右，我的思想，總是和蕭彭懷爾相糾纏，而無法解脫，世間本有孤崇及妖崇之說，當時我竟幾乎是為蕭彭懷爾所祟，不過不能出諸口而已。心中的苦悶，無法排遣，更無詞可以形容，對於這個厭世哲人，以至今日，仍是如此，對於曼殊亦與此同樣，好像是使我心房破裂，又好像使我已經瘋狂，對他究竟應該加以何種言詞？才可以適當的表現出來，不得已，只好說是多情多恨。

中國現代的戲劇作家田漢氏嘗以曼殊和韋爾雷相比，以為「兩者都是絕代愁人」且以為都為天涯淪落之人，都是頹廢的生活，都是以尋常的死法而死的，誠然，但是我至今翻譯的韋爾雷的詩，還沒見有怎樣動人處，若曼殊則不然，對於曼殊身上的事，我多有所知。對於韋爾雷則除去他的於思於思的多鬆小像而外，別無所知的緣故也未可知。

韋爾雷的詩裏，有閨房餘香和參禪等句，至曼殊詩中則此等句子尤多，如

島舍凌波肌似雪

親提紅葉索題詩

還卿一鉢無情淚

恨不相逢未鬢時

這種調子的詩，其他尚有，觀此一

首，已可概見。

若是我愛曼殊，是因為他能作這樣的詩，那麼，韋爾雷也有這種詩的，豈不是愛好程度仍然相同，說到實際上曼殊尚有韋爾雷所沒有的，所以最能打入我之心灵的，便是他獨有的東西。

那是甚麼東西？

我在這兒，要希望諸位先想像日光（日本最著名的名勝）中禪寺的湖景，這並非一時的風景，當着冬天的夜半，湖畔有一望無垠的皚皚雪色，這是雪停了以後，所積的雪，晴空中冰輪高懸，寒月之光，映照著雪色，湖水之上，有扁舟一葉，舟中有曼殊一人獨坐，舟子默然搖櫓以行曼殊當時吟：

The isles,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wam

is

所吟為拜倫哀希臘之詩，舟子聞此，而現驚異之色，晚曼而顫聲的說。「先生，若是，先生！」

曼殊當然不加理睬，依然高歌，歌罷而哭，哭罷而歌，到後來竟是且歌且哭，歌聲和哭聲不分了。

舟子莫名其妙的

「唉呀，真是個怪人，真是個瘋子，真是危險」

於是汲汲的將舟擺岸說道：

「先生，請下船罷，我們固然是划船為業，可是有毛病的人，我們也不能伺候的」

這樣說着，把曼殊推下船來了。

以上所述的這件事，是他許多佚事中的一件，單就這件事說，可見他的胸中，是常常有一個拜倫的，這詩是很坦白率直的，就是下述的意思，

丹頓拜倫是我師

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絃休為佳人絕

孤憤酸情欲語誰

又有四句，可以將他心事寫出如下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倫

詞客飄零君與我

可能異域為招魂

曼殊是最傾倒拜倫的，且對於他的詩，漢譯的也不少，按拜倫和希臘的關係極大，拜倫由於迷戀愛情一變而參加了希臘的獨立戰爭，病死在瘴雨蠻煙之地，當他病死時，希臘軍曾按其年齡數字施放禮砲若干發，以示悲悼，可以想見其人之於希臘影響如何了。

曼殊為日本人所棄，不得不以中國為故國，這正和拜倫之看待希臘，完全

相同，這一點如果當時中國的革命家羣，作為明瞭的談話，與日本的國際上，當更有益，所惜尚無這一種的記載。要而言之，他的胸中嘗抱有萬斛愁思，以視中國，但是能並未得和拜倫一樣的參加過希臘獨立戰爭，他是和尚，他是緇衣之徒，他一手捧着拜倫的詩集，一手捏着牟尼之珠而已。

柳亞子所著的蘇曼殊之我觀一文，會有下列之一節

『就曼殊的思想說，若只看他的外貌，似乎和政治和社會的問題，都是很淡薄的，其實是非常熱烈的，只是在表面上看不出來罷了』。

以我的觀察，則又不然，不只是想像，就是行動，全可以見出他的思想所

傾向，他最關心的是中國，而且是一個殉情的愛國者，並是一個革命家，他有一首詩，把他摘錄出來。

日暮有佳人

獨立瀟湘浦

疏柳盡含烟

似憐亡國苦

我對他這首詩，看作是他的一切複雜，冷酷，和瘋狂的爆發，這爆發的力量，真也奇怪，真能使我無論如何，不能遺忘了他。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曼殊詩中最佳而最雅的就是他在日本作的這首詩，他的美麗而雅緻，真值得盡情的傾倒，有人說『這寥寥的二十八字中，已把他的人生，完全畫出，就像望遠鏡一樣，這就是望遠鏡中映片，其物雖小，已將無限的江山，全映入其中，這是何等的筆力』我亦同情這個評論，畢竟曼殊是個多情多恨的人，使我終身所不能忘情的緣故也就在此。

(完)

三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1. 國民政府各院部公報年鑑叢書經售處
2. 國民政府教育部國定教科書總經售處
3. 大日本帝國內閣印刷局官廳編纂圖書取次店
4. 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復興公司標準國黨旗總經售處
5. 國內外各大雜誌著名刊物總經售處

總局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電話四二二二六號
支店：四馬路門市部 電話九二六八七號

發行所

太平路七號（日本書籍雜誌部） 電話：二二一八八號
朱雀路八十號（中國書籍教科書文具部）

分局：北京、廣州、漢口、杭州、蘇州、蚌埠、新京、東京、以及全國各代理店

科學姻緣 (下)

柳若譯

「當心點，不要被她的發覺你的疏忽才對呀，她伯母和你談話益發要小心應對，年紀大的人，大都喜歡穩重的人呀！」

「是呀！」信博先生心裏想，介紹女人是多麼麻煩的事，不理不睬她纔對的。

△介紹▽

「你要大着胆裝穩重一點纔好呀！」

他姐姐也像藤田先生一樣囑咐他。而且早已站在門口等待着他的來，一看見他來到纔放下了心，首先告訴他今天怎樣應對的話。

「不要被她看出你是一個疏忽善忘的人，像昨天晚上失約的事，你也要說明因為研究所很忙，沒有工夫來，很對不起，這樣說才好！」

「是！」

「還有，對方的伯母很驕傲的，你和她談話更要小心應付呀！」

「好！」

等了一會她們果然到了，這方是信得和她的姐姐，對方是她和她的伯母。

「你大着胆吧！」

最後聽見他姐姐在背後還這樣再三囑咐他的話，他就跑進了會客廳，他姐姐隨後也進去開始給他們介紹了。

在介紹之前，信博看見她們突然嚇了一大跳，這時他已想起了昨天和她們交涉那件偷書的事情，這多麼難為情的事呀！

她伯母看見信博先生心裏也突然怔住了。

美彌小姐昨天因為看過了他的名片，所以便不覺得怎麼樣驚奇，只是低下頭微微地笑着。

「啊呀！信！你已認得美彌小姐嗎？」他姐姐驚奇地問着。

「是！昨天我纔認得她的。」

「怎麼啦？在甚麼地方看見的呢？」

「昨天因為在她伯母的書店裏，不知不覺地還未給錢，就把一本雜誌拿出來，幸而是她告訴我的呢！」

「啊！」

「後來我付給了錢拿了雜誌出來，不曉得怎樣又錯把她的皮夾子挾了出來，又勞了她追出來告訴我纔曉得的。」

「……………」

他姐姐的臉變成過紅了，她本來希望她弟弟能得到好的姻緣叮嚀地囑咐的，像這樣一來還能挽救嗎？

「真是要命，因他過於熱心先學的研究。尤其是他正在研究着蠶虫尾上的光亮，如果研究完成之後，大概他會好一點兒吧！」

「是的！她伯母很冷淡地說了一下。」

美彌小姐不知爲了甚麼事情好笑，繼續低下頭微笑着。

信博心裏感着有辯解的必要。

「真是，科學家總是很疏忽的，我的老師佐伯博士，是日本頂有名的昆蟲學者，也是很疏忽的人。」

「……………」

「有一天我的老師帶了他的小孩到澡堂去，洗過澡一同回家，但回到家裏的時候，才發覺背着的是傍人的小孩子。」

「……………」

「朋友都說，將來我也一定會變成他這個樣子，哈哈！」

「信！」他姐姐故意皺着眼睛表示阻止他往下說，「你不如說說你現在的研究的事講給我們聽吧！」

「是！」

「老太太！沒有甚麼東西吃，請嚐一點吧！美彌小姐也不要客氣呢！」

「哈！」她很嬌媚地應答着。

信博先生偷看了她一下，心裏想真漂亮，圓圓的臉兒，浮着可愛的酒渦，沒有一點令人討厭。愈看愈覺得可愛，但他心裏又轉想到要討好她的伯母爲最要緊，所以他微笑地問着她的伯母，想說討他歡心的話，但是，這位老太太反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這時候，信博想起了一回事。」

「很冒昧，」他向着她伯母說。「老太太很像我們研究所那位女人，曾似得沒有兩樣。」又「他很和善，都和我很好！」

他姐姐想他這次說得很動聽，心裏很高興的說：

「研究所裏面，聽說有一位女理學博士，是她嗎？」

「不！是傭工的老媽子，老太太很像她呢！」

「哎呀！」

「真的，這是真話呢！她也頭髮很少有點兒縐捲，相像得沒有兩樣。」

「……。」信博仍繼續地說：

「老媽很好，所以對老太太我也覺得很歡喜。」

老太太這時大概生了氣，坐還不到兩刻鐘就站起來說！

「美彌！我們回去吧！」

△秘密▽

「松井君！昨天晚上的經過怎麼樣呀？」第二天在研究所藤田先生就問他。

「糟了！我姐姐說我說錯了話呢！」

「怎樣？」

「我說那位老太太很像所裏面的老媽子，這說錯了嗎！」

「那當然的。」

「她很像我才說像的，社會的交際總是這樣的麻煩，還是科學好，我們開始工作吧！」

他一對着顯微鏡，所有甚麼介紹失敗的事都忘記了，藤田先生覺得他有這樣的脾氣，也不理他，照樣持着顯微鏡工作。

螢虫，夜光虫，柔魚等所發的青白色的光亮是「發光物質」和「發光酵素」兩種合成的已究出來了。但要怎麼用人工來把它分離或合成，如果能够知道，就可以做出和發光菌發出同樣光亮的東西。

兩人忘記了吃中餐，繼續着研究他們的先學，忽而藤田說。

「哼！」

「怎樣呢？」

「將成功又失敗了！」

「將成功？」

「對啦！照你昨天的辦法。」

「我看——」信博先生走近來看藤田先生的顯微鏡。

「晚上繼續夜工吧！」

「再繼續兩三天的努力吧！我想這樣大概可以成功！」

「喂！茶房！」信博先生喊了一聲。「不論甚麼地方打電話來，都不要理他，面會一概謝絕。」

研究兩人益發熱心了，他們對着顯微鏡的臉而表情宛似石刻一般，把全副精神貫注在工作上面。

傍晚所內工役大都回去了。別處研究室的技師們也回去了，研究所很沉寂，沒有一點響響，各室的燈光沒有幾處。將到八點鐘的光景，侍候他們的茶房，走到信博先生的傍邊說。

「松井先生！有客來面會。」

「我已說過，一概面會謝絕！」信博君依然望着顯微鏡說。

「但是，客人很堅決地要看你呢！」

「那位客人？」

「她說是你的姐姐呢！」

「更要拒絕她！」

「松井君去看看她吧！」藤田先生說：「她是特地來看你呢！」

聽他這樣說也有道理，信博先生很不高興地跑到會客室去。

但是，他姐姐微笑着說：

「信！恭喜呀！」

「怎麼呢？」

「美彌小姐答應了！」

「哦！」

「她伯母雖絕對要反對，但美彌小姐是絕對贊成呢！」

「……」

「我很喜歡又很奇怪。」

「奇怪甚麼？」

「她對你絕對贊成！多麼奇怪呀！」

「不是吹，姐姐不曉得我的魅力呢！」

「我問過的，我問她，你喜歡我弟弟那一點。」

「她怎樣回答呢？」

「她說秘密呢！」

「秘密？」

「她只笑着不告訴我。」

「她對我生了愛情嗎？」

「好奇心吧！」

「怎麼？」

「不！她既然首肯了，那末你也要OK吧！這事交給我來辦吧！」

「好！」信博先生很鄭重地點了一下頭，大概他也認為此是人生的

大事情。

「她伯母雖說絕對反對，你不用愁，她本人已OK了，從明天起，

開始你倆的婚前交際吧！」他姐姐很希望他早點成功。

「現在沒有這麼閒工夫呢！研究工作正在忙到極點！」他剛說到這

裏的時候，門被叩得咚咚響，也不等人家回答那人就進來了。

「松井君！成功了！」藤田君拿着玻璃筒跑進來。

「人工發光菌試驗成功了！看，這個光亮，是永遠不滅的光亮，而

且是無熱力的光亮，從此我兩人在人生上有了貢獻了！」

藤田先生淌着歡喜的眼淚，信博先生也同樣，流着淚的眼睛，注視

着苦心的結晶品發出青色的光芒。像集中幾十萬只螢虫一樣光亮，而且

是人工做成的永久光亮，而是貢獻世人永久不滅的光明。

「信！」她姐姐也為他們那種熱烈情緒而滴出淚來，「你成功了很偉大的發明，那麼，美彌小姐的伯母大概不會反對了。反而她們那邊要求我們呢！我頂佩服的就是美彌小姐，她竟願意嫁給你，她雖說是神祕，大概神祕就是指你能成功這件事吧？」

△良緣▽

研究已告了一段落，信博先生在星期日和美彌小姐到郊外去散步，雙方都已商定，再過幾天就要結婚了。

信博先生問她說：

「你愛我甚麼地方才OK的呢？聽說是神祕，請你告訴我吧！」

美彌小姐笑嘻嘻地說。

「我告訴你吧！」

「請你告訴我。」

「我看中了你的相貌呢！」

「相貌？」

「我很會看相呢！」

「怎麼樣？」

「我在百貨店擔任賣鋼筆。可以說賣鋼筆是頂難辦的事，有人喜歡長細的鋼筆尖，更有喜歡粗大的，軟的，硬的各等不一，其他鋼筆的形式大小，各樣顏色種種不同，所以要賣一支鋼筆就要拿二十支三十支出來，有時候多到一百支，我想這樣要想個辦法才對，所以我想怎麼樣能看出客人的性格，只拿一支出來就能得適合他的胃口。因此我就研究起人相學來，我研究出臉孔細的神經質的人，喜歡那一種的鋼筆，臉圓肥胖的人喜歡那一種，堅心研究果然應驗，現在我可以百發百中的了，一看面孔就曉得他的性格，也曉得他喜歡那一種的鋼筆了。此如要買去送贈給愛人的，我問了他對象的人相貌怎樣，便會揀給他大概終能使她心愛的。」

「哦！」

「所以我在我伯母店裏看見你的時候就決了心呢！」

「甚麼？」

「你不是曉得的嗎？大凡一個科學家的相貌，總有一點兒猥劣的神情。」

「啊呀！」

過兩天，她們倆坐着去熱海蜜月旅行的火車上，信博先生忽看見當

日的報紙上，突然嚇了一跳，報上刊着自己的照片，藤田先生也登在一

起，是登着關於科學發明的事說：「興亞的日本對世界所發明世紀的光

輝。」繼續刊載着，「發明者松井技師變重的喜事，新娘是有名的女相

家！」

「啊呀！這樣的事你給新聞記者說的嗎？」

「我沒有說，恐怕是藤田先生吧！」

「哦！你給藤田先生說了嗎？這樣的事。」

「藤田先生很喜歡說，這是我們天賜的良緣呢！」

「天賜的良緣？」

「他說我能够遇着妳，真是幸福，不因我的缺點而取我的長處，是

天賜的良緣啦！」

「啊呀！我們的事別再告新朋友吧！不要給那一個說吧！那是我們

的祕密呢！好嗎？」

「唔！」信博先生答應了。所以我寫到這裏也只得停手。

蘇成德廳長與新東方月刊

夢花

過去在我國出版界有悠久的歷史和卓越的聲名的，我們都知道有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在中日事變以後，精神上的糧食，極感到缺乏，一方面我們極需要一種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性雜誌，這個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和慾望的，就是南京「新東方」月刊。

新東方月刊已經出到第三卷第三期了，他的努力行進的步驟，在每一頁文字中，以及每一個鉛字中，都充分表顯出特異的光芒！內容的充實，質量的調和，取材的新鮮，以及編輯技術的精湛，都有極大的成功！

這不是筆者一人的私言，凡是讀過新東方，都會異口同聲的承認。除了編者的苦心外，我們就想到創辦人的指導，有極大成績的收穫！

誰是創辦人呢？就是首都警察廳廳長蘇成德先生。蘇廳長是當代的大政治家，追隨汪主席努力于和平運動，具有極熱烈的心膽和最剛毅的精神。試看首都警政的刷新，對於除莠安良的設施，在治安上已經有很明鮮的勞績！蘇廳長不但努力于和平運動，更進一步而努力于和平文化的推進，這個新東方月刊，就是和平文化的大本營。

蘇廳長說：「事變以後，文化事業為炮火摧殘殆盡，尤以長江流域一帶為甚！迨至汪主席發表豔電，創導和平運動，文化事業始重露復興之微芒，成德追隨汪主席從事和平運動工作，深知復興文化，對於建設「和平」，具有莫大之助力，故雖于公私喧煩之際，不辭勞艱，以復興文化為職志。」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所以創辦新東方月刊的原因，而新東方月刊之所以能精益求精，盡善盡美，其原動力就在于此。

我們看到蘇廳長所發表「一年來之新東方社」一文，觀察到組織的周密，設計的完善，在社會上已受到新的文化源泉的洗禮，所以寫出筆者的感想，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 (四)

二 渠

略謂：原南府自開禁以來，差事很齊整。外邊人藝業，比太監本強，究屬太監，當差事畢無別事故，外邊人別項事故，朕已難傳究竟，往後無益事出難辦，莫若全數退出。並不是為省這點錢糧，况學生等又不是白吃錢糧，當差又好，總言往後無益。其昇平署仍在太平村歸擁居住，開一隨牆門，出入西爽村門，究竟是園內，為的是管事嚴禁。不走太平村門何故！以先晝夜任其閑雜人出入，深究難傳。其昇平署太監，每逢皇太后萬歲爺萬壽與年節，不能無戲，若連臺大戲，一場上七八十人者，亦難，無非歸擁開團場小軸子小戲就是了。其錢糧處檔案房，現退出民籍人去，著加恩每處添三兩缺一分，俟後，如有首領缺出，就着食三兩太監好挑補首領之缺。再內學所定大糧之缺不得過幾分者，亦毋庸擬人引見，瞧誰好就放誰。其太監若有不法之人，著祿喜只管奏請裁去大糧辦理。再城內仍住南池子，仍開通西苑隨牆門，出入西苑門，所為嚴緊。著總管首領，用心嚴加約束。其中和樂禮節差事，亦少不得，著加恩再添三兩缺一分。今昇平署者，如同膳房之類，不過是個小衙署就是了，原先總名南府，唱戲之處，不必稱府。其昇平署總管，定例七品官職，其祿喜伺候先皇多年，自道光三四五六等年，差事很好，又

無別故，所以不裁錢糧官職，往後有總管缺出，按七品官為例，欽此。一用見昇平署之與南府異者，一為無民籍學生，二為不唱連臺大戲，若遇大慶年節之承應差事，則仍與南府相同。是南府為昇平署之前身，事極顯然。其始立年月，以乾隆五年為斷，而以道光七年為終止，其後即為昇平署時代。日記云嘉慶時有蘇揚籍人拔身入內者，往往得厚賞，至道光時一概屏絕，昇平署遂封禁矣數語。謂蘇揚人至道光時一概屏絕則是，謂昇平署封禁則非，蓋昇平署至是乃始告成立者。且遇大慶年節，照舊供應差事，首領太監等之居署內食錢糧，一如往昔，是又何得謂之封禁也乎？又所謂咸豐季年亦嘗傳民間戲班在內供應一事，當時僅將在京各戲班之名稱遞連，嗣後僅挑選各班名伶進內演戲，若整個戲班，則未嘗傳進，必至光緒十九年以後，始有此事實發現也。

總觀日記所載，知文恭原非嗜戲之人，對清廷演戲事，又深表不滿之意，而仍時有記錄者，用見演戲雖屬細事，而實亦清室致弱原因之一。若其對宮內演戲之地，演唱之人，皆一一寫出，多為外人所不易知曉者，此自是較好戲劇史料，正未可輕視之也。

紫金山 (五)

凡人

至無量殿又名無梁殿者，殆所謂不用屋梁之純乎石造者乎，壁間有吳偉之壁畫，甚奇，今已為陣亡將士墓所掩矣。此與哈爾濱普利司坦士官街，由於俄軍人獻金所築成「伊諾偉爾司卡亞」寺院之壁及柱，全為戰死者之名所埋沒，可謂無獨有偶。

國民政府將洪楊之亂所破壞一部，加以修理，名為正氣堂，以葬陣亡將士，各立碑碣。

【4.】大雄寶殿 本在無量殿前，大雄殿者即是釋迦堂，因對孔廟之大成殿而言，故用大雄殿之名，今日在無量殿東方者，係後來移建。

供有釋迦，阿難，舍利佛外十八羅漢，已經千八百年云

【5.】金剛殿 在無量殿前，今已無存。

【6.】鐘堂 無量殿右方有鐘樓，元泰定年間鑄，有趙世延銘，鐘文載在江甯金石記，鐘有三十六乳，乳各一音云。合懸在靈谷寺門內右方，左方有大鼓一。

【7.】說法台 在無量殿左方

【8.】琵琶街 相傳在說法台前，如一拍掌，則有絲絃之聲云，本指由山門至無量殿間之中路地方而言，現在則似為靈谷寺守佛殿右轉至龍王碑間之小路矣。

又登中山陵碑亭後方之享堂，在石階附近亦可聞美妙之

音，與日本日光之大猷廟（祀三代將軍）內有龍鳴之事相同。

【9.】誌公塔 在今日之革命紀念塔地位，係由明孝陵獨龍阜頂上移來，瘞誌公之遺骸，有塔五層，壁有三絕誌公像為吳道子繪，贊為李太白作，字為顏魯公書，其一方尙有趙子昂所書寶公菩薩十二之歌，均因年久碑碎，照原圖仿製而嵌於牆內，以保存之。又相傳有誌公之法衣雲履並有吳



漢中畫藤 曹涵美

佛子之佛印三教畫，亦無所存，又有鐵廟，廟上有天吳金三字，洪楊之亂，塔燬，覆而為亭，國民政府改設為革命紀念塔，又一說塔係由鷄鳴寺移來，未知孰是。

【10】掛衣松 詩公塔旁有古松，明高皇曾掛衣於此樹至今虫蟻不生云。

【11】龍神祠 在無量殿東方今之大雄寶殿以內，祈雨有驗，曾文正公重建，有公之龍神廟碑記。

【12】誌公堂 為無量殿西北之一小堂，供誌公像，藏有佛舍利，外廊仍存，雖已為白蟻腐食，確為舊物無疑也。

【13】雙龍碑 在誌公堂前，雖只剩有碑首，而其雕刻之工，在龍形中為最，薄暮過此，頗生淒壯之感轉而視其內面，有中國人新婚者二人所題名此種雕刻，至見匠心，所惜者只餘此一段而已。

【14】大白果樹 相傳明高宗幸靈谷寺見有白果樹盤根極大，數為樹王，曾解玉帶以賜之云，現已不復存在。

【15】繪畫館 民十九年春，按蔣介石提案，於靈谷寺東方，仿照歐洲油畫院意將惠州，汀泗橋，南昌，濟甯，濟南，大汶口，歸德各戰役，畫形描寫，更於上海事變後，令梁鼎銘加繪廟行一役戰圖（高二丈寬七丈）今已形骸不存。

【19】譚墓 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譚延闓墓，在靈谷寺東方，民二十年九月起工，二十二年春落成，有龍池，墓碑，大牌坊，享堂，寶鼎墓園等。

【17】陣亡將士墓，及革命紀念塔 民十七年十一月豫定建設公墓三座，於無量殿後方，五方殿舊址為第一公墓，復於無量殿東西方，各約一千尺之山坡上，設第二第三復



滇中畫勝 曹涵美

墓，純三角形，以萬公池北方舊山門地點為公墓正門，兩側偏門，砌石路，於天王殿址設牌坊一座，修復無量殿為祭堂，其前之大雄寶殿內，將東屋佛像移於龍王殿中。於祭堂後方，建一紀念館，館以北原為誌公塔地，設有六角亭以保存古蹟，後造成六百尺之紀念塔，以為公墓終點。

塔共九層，第一層蔣介石書精忠報國四字，第二層蔣介石所撰遺阡文，第三層為蔣介石撰黃浦軍官學校同學課序，其內部第二三四層為總理北上時之文告，第五，六，七層為總理在黃浦軍官學校開學詞，第九層無文字刊載。

書畫同源論之不可據

釋誤之檢討

無染

潘氏出書畫同源論之不可據一文，於吾國繪畫史，有特殊之見地。夫上古之史年湮代遠，雖未足為憑據，各家於繪畫同源之立論，雖「未免生出種種武斷與誤會」；然亦未必「何足為學術上的證據也」。至於河洛書，是否神話；而書畫是否同源，亦不敢妄斷是非，姑就潘氏於古說之解釋而論，似有未妥善處，檢列於後，以研討之。

本文第一章「在推理之自相矛盾者」第一節，引宣和畫譜序：「河出圖。洛出書，而龜龍之畫。始見著於時。後世乃有虫鳥之作。而龜龍之大體猶未鑿也。逮至有虞。彰施五色而作繪宗彝。以是制象因之而漸分。」

案：唐貞觀畫史敘謂：「虞羲受龍圖之後。史為掌圖之官。有物之作。」竹書紀年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水經注謂：「黃帝東延河過洛。備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據此知宣和畫譜序所謂「龜龍之畫。始見著於時。」乃指「河圖洛書」而言。龜龍云者，神龜龍馬之謂。畫譜序本意，「河圖洛書」均謂之畫；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而龜龍畫之始見著於時」。潘氏謂：「首二句。已將書畫界出分得非常的清楚。並繼續着說。龜龍的繪畫。」

就發現於出圖出書的那個時代。……倘便將首二句互轉來。作河出圖。龜龍之畫始見著於時。洛出書。後世乃有虫鳥之作。那更清楚了。」潘氏以「龜龍的繪畫」，與「河圖洛書」為二事；並以龜龍為繪之畫形，豈非大誤。「虫鳥之作」，非指「洛出書」後而言；下文「而龜龍之大體猶未鑿也。逮至有虞。彰施五色。而作繪宗彝。以是制象因之而漸分。」其謂「虫鳥之作」，指之於「河圖洛書」，而其時「書畫之大體」猶未顯然分清；至有虞氏明分矣。

同章第二節引歷代名畫記：「古先聖王。受命應祿。則有龜書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已有此瑞。庖羲氏發於滎河中。典彝圖畫萌矣。巢燧氏得於滎洛中。史皇倉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未分。象制肇而龜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傳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體。六曰鳥書。在播信上書端象「鳥形者。則書之流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故曰書畫異名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書萌焉。」

潘氏謂：「將滎河的出圖。溫洛出書。記明在庖羲軒轅兩時代。有巢氏遠比燧人氏為早，庖羲氏遠比軒轅氏為早。那圖與書的發現於人間。非但體體不同，並且時間一前一後。遠有相差。繼此書與畫而演進的。自然各有他的淵源。不能勉為牽合。……而他往下就接着「是時也，書畫同體未分。」非但在推理上出乎爾友乎爾。就是這「是時也」。到底是指庖羲的時代而說呢。還是指黃帝的時代而說的呢。也有未能明瞭之處。下面又頓然說明為傳意而有書。為傳形而有畫。以解釋書畫根本意義的不同。末又說「書畫異名。而同體也。」一翻一覆。真是讀者無從得其要領。」

案古人為文，時多略而不詳；固亦因時代文字所使然，

似不得據此即斥古說為謬。「蔡河之圖，溫洛之書，」所謂「赤文篆字」者，亦後人名之耳。以理推之，其時則無所謂「篆字」皆為花紋而已。「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倉頡狀焉」。狀者，因其形而圖摹之也。山水純謂：「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倉頡因而為字。書斷謂：「按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仰觀象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文字。是曰古文。」古文即象形文字也。書源曰：「六書始於象形。乃繪畫之權輿。」郭淳夫謂：「今之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形畫之法也。」象形文字，即畫也；故曰：「是時也。書畫未分。制制鑿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傳其形。故有畫。」佩文齋書畫譜序：「繪畫雖始秦漢。咸於六朝。而實脫於象形文字」。由此可推斷其所謂「無以傳其形。故有畫」之「畫」，是因象形文字而演進者「是時也」。自是指黃帝時而言。總諸家之說，畫為書之始，似無疑義矣。

同章第三節引山水純：「夫畫者。伏羲氏畫八卦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万物之情。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倉頡因而為字。相繼相更。而圖書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書畫同體未分。故文能敘其事。而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揆也一」。

潘氏謂：「先說明畫先書後。忽又說「書本畫也。」那還有什麼先後的分別。但下句那又接着「畫先而書次之」。又接着「書畫同體未分」。句句都自反背。」

案伏羲氏所畫，八卦也。印學叢談謂：「迨伏羲因畫八

卦。作龍書。」當是象形文字。於下文：「神農因嘉禾作穗書。黃帝見慶雲。作雲書。」可證其時書為象形文字。故曰「書本畫也。」書是脫胎於畫，故又曰「畫先而書次之。書畫同源未分也。」

同章第四節引豁山臥遊錄：「書畫本同源。昔聖人觀河洛圖書之象。始作八卦。有虞氏作繪作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之屬。稽其體制。多象形。書畫分而仍合。」

潘氏謂：「咸大士存着書畫同源的主觀。因開口就便無證據的肯定。後因河洛等事實。又不得不承認去書畫是兩體沒有關係的東西。故在不承認之中。漏出「分而仍合」的「分」字來。」

案上古之世，既象形為書，因象形而分為書為畫。至「有虞氏作繪作繡」，書法大進，故咸氏謂「書畫本一源」，「書畫分而仍合」，此溯源之言也。

第二章「因書畫意旨相同而發生書畫同源的誤解者」第一節引畫源：「倉頡造書。史皇製畫。書畫非異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六書始於象形。乃繪畫之權輿。形不能書。象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求之以事。事不能盡。措而後轉注假借與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畫可盡。則無事書矣。」

又引山水純：「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盡其言。存形莫善於書。載言莫善於畫。書畫異名。而一揆也。」

潘氏謂：「以上兩節，均先認明書與畫的體制不同。並且於效用方面。一屬載言。一屬存形。兩兩亦有所異。但書畫的「記載」「彰施」「存形」「載言」。都為古聖王施行

政教的一種工具。則屬同一的。故就總統的作「書畫非異也」。「書畫異名而一揆也」的模糊肯定，論斷。這種斷語。究竟是對於書畫的意旨而說的呢。還是對於書畫的起源而說的呢。其實書畫意旨相同。并非書畫同出一源的證據。這是討論此問題的人腦子上。應當明瞭的界限。故假定對於書畫的意旨而說的。那麼對於書畫的起源。當然無關係。如其說對於書畫起源而說的。那也當然不能以意旨相同。去推定書畫起源的體制。同發生於一個種子上。況且書畫最初的意旨。

實未嘗相同呢。

一案畫源謂：「會讀造書。史皇製畫。書非異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此語雖覺模稜，而下句：「六書始於象形。乃繪畫之權輿。」則認明「書畫異名。而一揆也。」此何得謂為模糊肯定論斷。潘氏又謂：「況且書畫最初的意旨。實未嘗相同。」此說空泛無據。「模糊肯定論斷」未足為定論也。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吳經伯
理事 鍾任壽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王西神 馮乃駿 徐公美 甯振銳
朱志鳴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朱庸齋	何海鳴	何顛齋	吳新民
李彌厂	沈任戡	汪運之	周雨人	周海澄
明 淦	季小波	金寶楚	金問蘭	姜可生
段無染	孫濟武	倪曉孫	高天棲	高見思
高鳳介	馬 午	崔雲潛	張次溪	張嗜蓮
曹涵美	曹見微	曹惘悵	陳柱尊	陳獻湖
陳達哉	陳伯治	陳巨來	陳耐充	陳大悲
陳荷子	彭威木	程白葭	程克祥	馮叔鸞
黃公孟	黃芳暨	黃劫之	蔡遐長	楊鴻烈
溥易廬	談月色	劉 平	潘叔璣	龍榆生
關企予				
月刊編輯				
鍾任壽	朱重綠	曹惘悵		

內場商央中

三花百貨公司

統辦日用百貨

婦女化粧香品

男女棉毛內衣

各種搪磁器具

上海同懋昌象牙雀牌號

篆刻名貴圖章定期取貨不誤

總發行所復興路中央商場
分發行所中山東路同茂商店

牙象篋·送禮能使受者每餐不忘

麻雀牌·公餘之暇使人消遣娛樂

南京發行所

新都飯店

『肉羊鍋砂』

『鮮醃筍冬』

『水划魚青』

『吧下魚青』

地址

夫子廟貢院街

江浙

老寶慶銀樓

地址

發兌加煉十足赤金上等白金

鑲嵌珠翠鑽石兼售賽銀禮品

南京中華路大坊

上海分京南洋大藥房

日夜配方

地址

經理 名廠補劑 定價從廉

專售 各國新藥 醫療器具

南京中華路大坊

南京市銀行

▲本行業務

- (一) 收受存款
- (二) 放款
- (三) 匯兌及押匯
- (四) 票據買賣貼現
- (五) 買賣有價證券
- (六) 代理收解款項
- (七) 代理市金庫
- (八) 辦理小本借貸
- (九) 保管市內各公共機關及團體之財產或基金

行 址 建康路二四八號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四時

電 話 經理室二二八五二
營業課二二八五三

價 定

每月一册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 格
零售	一册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七角
國內及日本	三分	一角
香港澳門	一分	二角五分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國 藝 月 刊

第三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總經銷處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分銷處 南通書局南京分局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電話：二二八五〇號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南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朱雀路八十號
電話：二二二八八號
南通書局南京分局
電話：二二二八八號
全國各地三通書局分局
及各地特約代理處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中文仿宋印書館
電話：二一八八六

廣 告 價 目

地位	墨色	底封面	
		一 套	二 套
全 面	全 面	二〇〇元	二五〇元
半 面	半 面	一〇〇元	一五〇元
四分之一面	四分之一面	六〇元	九〇元
普通	普通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附註	附註	六〇元	九〇元
均指	均指	四〇元	五〇元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指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華興商業銀行

資本金 法幣五千萬元

各種公積金 法幣四千五十萬元

總分支行地址

總行 上海百老匯路六十五號 電話四六二九三號

分行 南京建康路朱雀路角電話二二四八〇一三號

蘇州觀前街一七五號 電話三〇〇一號

支行 杭州新民路三三六號 電話一七〇一三號

蚌埠二馬路二四號 電話一三一號

辦事處 鎮江中華路 電話一一四一五號

營業綱要

存款，匯款，放款，國外匯兌，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存款不拘數額多少法幣軍票外幣均可照存